新女性

第四卷

第五冊

新女性 第四卷 五月號（第四十一號）

插繪

競馬場的馬車……德加（卷首）

水浴……德加（卷首）

贅話

女子們說……介子（六二三）

不知所云……陳光堯（六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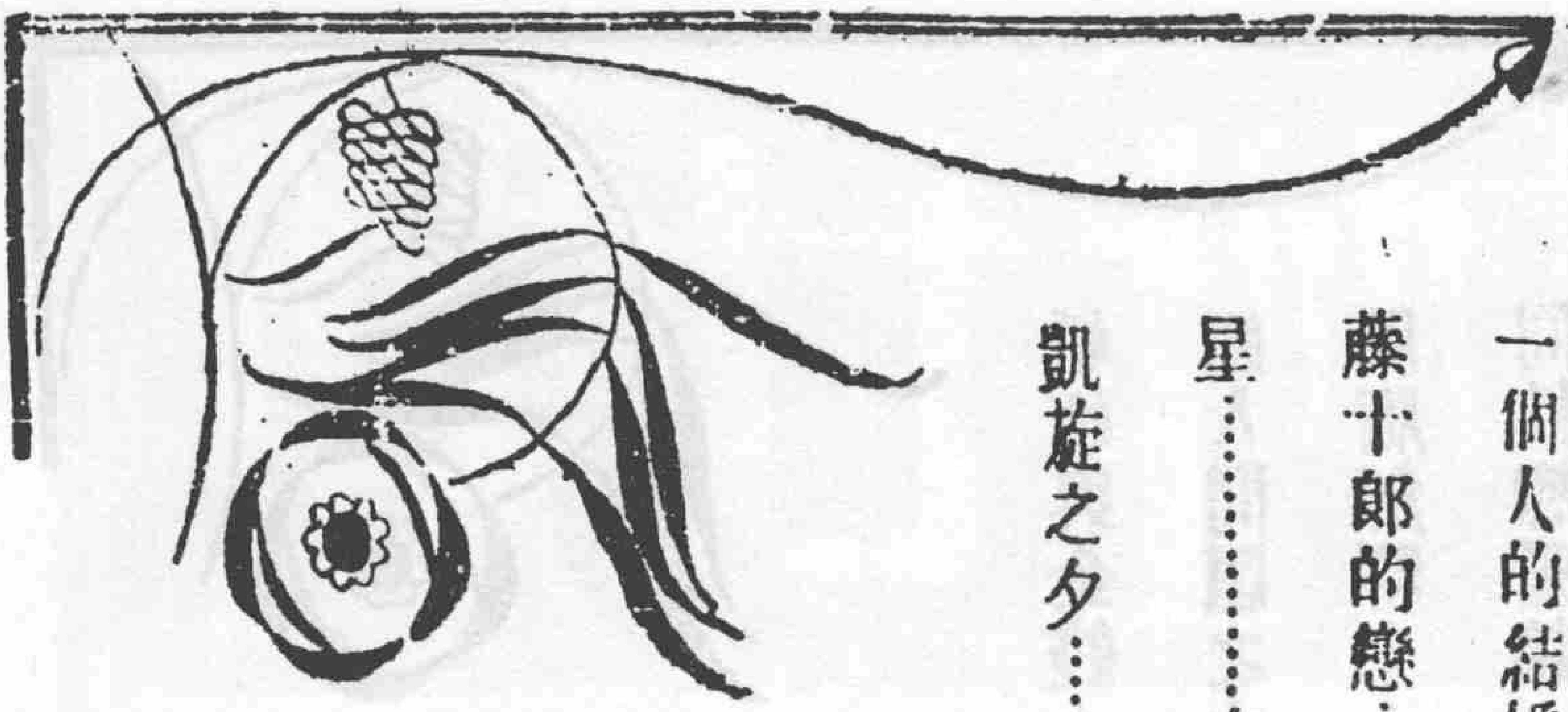
短筆頭……洪鈞（六二六）

婚姻與金錢……顧均正（五六五）

婦人問題之本質（續完）……陶父（五八七）

圖版解釋……錢君匋（六〇四）

同性戀愛論（續完）……秋原（六〇五）



一個人的結婚……章克標（六二九）

藤十郎的戀……胡仲持（六五九）

星……南池（六八一）

凱旋之夕……沈醉丁歌 郎望湘曲（六九六）

排完以後……編者（版權頁）

詩

勝歸山歸來寄……劉滄海（六八五）

午……黃運初（六八七）

慰語……陳竹影（六八九）

一生……陳嘯空（六九〇）

做……李建新（六九一）

補白

山羊……張載人（五八五）

晚烟……張載人（六八四）

杜克明醫師診例

診金

門診　兩元　（提早遲時按號加倍）

出診　柒元　（特按加倍　路遠酌加　附診兩元）

（外埠出診每日壹百元　旅費另計）

光療　每次一元　（以十分鐘為限以後每十分鐘半元不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電療　每次兩元　（以十分鐘為限以後每十分鐘一元不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注射　普通兩元　（手續繁難貴者照加）

接生　平產住醫院三十元　住家內五十元

（難產另加手術費等待時間過久酌加）

戒煙　每飲叁拾元至五拾元

（戒費先惠　不足一錢者以一錢計）

化驗　普通兩元　（手續繁者另計）

常年康健顧問　（門診免費　出診及其他各費減半）

（個人每年一百元　小家庭二百元　大家庭另議）

手術費另議　貧乏不計

診所　東有恆路合安里四十九號　電話四四三六〇

（朱家木橋小菜場東首）

分診所　南京路勞合路轉角　電話一九八一五

（精益眼鏡公司樓上）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東有恆路診所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南京路分診所

（星期日下午停診）

出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門診時間除外）

主治　內科　婦科　產科　花柳病

設備　高山太陽燈　紫光電療機　沙耆克司燈　電火燒灼機　電力按摩機　透熱電療機　法氏及加氏電療器等最新診療器械

附注　本醫師聘有女醫生襄理婦科產科醫務以便女界接生平產收費廿元　難產由本人親到診治

十八年一月重訂

婚姻與金錢

顧均正譯

本誌新年號曾由作者介紹紐約市衞生局調查二百個男女關於「結婚與戀愛事件」的報告。茲又把他們所發表的關於「婚姻與金錢」的報告譯出，以供注意於現代婚姻問題者之參考。又擔任這個調查的指導者是 G. V. Hamilton 氏，爲紐約的著名醫生，前文未經道及，特補誌於此。

一

這是兩百個男女所說關於他們的婚姻與他們的金錢的故事。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其中有十分之九曾經進過大學，並且大半在社會上擔任重要的工作。他們的結婚之幸福與否，也和我們大部分人一樣——約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對於他們的配偶感得滿足。至於他們的金錢——男子中有一半年得五千美金以下，女子中有一半沒有分文的收入。其中有半數的人沒有自置的家屋。有三分之

一的人沒有積蓄，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有五千美金以下的貯蓄。

這兩百個人很懂得怎樣去免除飢寒而度着協調的結婚生活。他們自認金錢的阻撓，怎樣地共動他們的結婚生活。他們啓示出對於微薄的收入，男子要比女子安心得多。他們論到預算表的失敗，與津貼或共同負經濟責任之對於妻子的幸福的影響。他們判定他們的對手，在金錢方面是浪費的，適度的，或吝嗇的。他們更進一步討論到那個爭論的問題，就是近代的經濟獨立的女子，是否較舊式女子爲幸福。

他們還說起關於結婚生活的許多另外的事情。他們回答了約有四百個關於夫婦間的密切的問題。他們回答這些問題，約費了兩年的工夫：他們每次一個，到測驗者的辦公處去，所費的時間自二時以至三十時不等。問答的方法固然不是將試題郵寄，但也不用心理分析的盤詰法，因爲這樣足以擾亂了自然的答覆，而改換了測驗每個人的方法。所有的問題都寫在卡片上，測驗者的工作，就是把男女所說的話，準確地記下來——共約二百萬字。結果得到許多的材料，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精確地分析和比較。

、這個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調查出一般的結婚情形。籌資主持這事的機關，與擔任調查的科學家，很知道要想實現這樣的一個計劃，必須費去許多的時間，金錢和精力。不過他們相信這一個研究至少可以知道一個大城市裏一大羣知識階級的婚姻關係的許多重要事項。這次全部的研究，便是

爲此。調查的結果，得到了許多的報告，如結婚的幸福與否，生育制限，妒忌，子女的負擔，家庭背景，…干三百五十八樁戀愛事件，酗酒等許多的事件的實況。而本文所論，便是關於金錢問題的報告。

二

很明顯的，金錢在結婚生活上有極大的權力。貧乏與富裕，不但說是對於密切的婚姻，就是對於人與人的任何關係，也都要受到影響。男子與女子的心理的態度——本能的浪費，本能的吝嗇，天性的依賴，脾氣的暴躁，以及一切人性的嫉妒——都加增他們的錯綜到收支的簡單的事實中去。便是穴居的野人，也感覺到這一個問題，嚴冬或飢荒，是以使寧特婁兒（Neandertbal：一種古代的穴居人）夫婦感到苦痛，這正和現代人的遇到窮迫，罷工，欠薪或破產一樣。

近代生活，尤其是混亂的大都市生活，其情形更爲複雜。自從一世紀前因機械的進步而引起工業革命以來，在經濟方面，女子在婚姻上的整個地位，便大大地改變了。她本來是在自己的一種家庭工廠中，是縫衣，製皂，裝罐，以及許多其他的工作，都在育兒室的旁邊。可是現在，她卻被雇到別的婦人的丈夫所主持的工廠裏去，或則竟死守在家裏，過着一種不自然的，無聊的生活。女子自己賺錢自己用錢，在她的經歷裏是第一次。因此她就用了一個完全新的觀點來批判婚姻的好壞。現在她不像本來這樣地依賴她的父親或丈夫了，她在家庭裏的操作，也不像以前這樣重要。已婚的女子要替自

己賺錢，不再致力於家事，她常常供給家中的費用，她不大依賴她的丈夫，反之他也不大依靠她爲內助了。這個賺錢的機械時代的複雜性，於已婚男女的經濟關係上，有莫大的意義。

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實，依據了弗洛特（Sigmund Freud）研究人類心理的報告，首先使金錢之影響於婚姻這個問題，趨於複雜。因爲弗洛特使我們知道，我們的經濟態度並不如我們想像這麼簡單明瞭。他告訴我們，許多人之吝嗇或浪費，並不因他生長於貧富中而然，卻因他的母親在他五歲以前將其性本能的嫩芽不衛生地損傷了的緣故。並且，弗洛特又告訴我們，爲什麼一個女子若在婚姻中得不到生理上的滿足，使易流於浪費金錢，其理由是因她的母親妨礙了她幼稚的性本能的平衡。又，從這個研究，附帶地知道自認浪費的女子，只有三分之一極度地享受結婚的幸福，而對金錢使用適度的女子，卻有三分之二得到完全的生理滿足，

這裏更有一個複雜的情形，將要使你吃驚於這個研究。那就是一大羣賺錢的妻子之影響於將來女子對男子的依賴。這個研究奇異地顯示出這樣的妻子，倒不像經濟較不獨立的妻子那麼幸福。但是你應該停下來細細想一想，這是否祇因妻子在婚姻中找不到幸福，纔出去尋求賺錢的滿足的。

三

測驗者在從事這個研究之前，久已覺得金錢在婚姻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他相信許多婚姻之

破壞，或因收入欠豐，不足以維持生計，或因閒散過久，流於放蕩。經了這一個研究，卻使他的意見大大地改變了。這兩百個人的誠切的自敍，強固地暗示出金錢的阻撓通常是婚姻的不協調的一個跡象。牠並不是煩惱的必然的原因。

藉這些有趣的材料，從研究到成人與其童年時的關係。他們一再地申述，一個男孩於最初的五六歲時，其所發生的事情，足以使他一生找不到一個滿意的婚姻。讓我們舉幾個例罷。有一個男孩，他無論做什麼與旁人毫無關係的事情，總常被他母親所禁阻，因此得了一種反抗禁阻的本能，並且以為一切女子都是要干涉他的。他抱着這種態度下來，所以到了結婚，便本能地與妻子意見相左。另一個男孩和他的母親非常親密，他必須要娶一個與母親同面貌的女子纔能快活，後來到了成年，因了某種趨向，使他不得已地和一個與他理想中的妻子絕不相同的女子結了婚。有些孩子生小就很怕異性，他們在基於性的親屬中，總覺得侷促不安。做父親的常常藐視他的妻子，會使他的兒子的幼稚的心裏養成一種鄙賤女子的心理，而減弱他後來愛慕任何妻子——縱使是他鄰人的妻子——為能力。

男子——或女子——的天性，在幼時被這樣地蹂躪，那末他的結婚生活，就決不會是幸福的。於是他就不得不去找什麼東西來出氣。他竟至不覺到他自己的不是，而只會藉出他妻子的不是。對於家庭收入的用途的不同的意見，便是其中的一種最近便的出氣孔。

在你結婚之後，而要想除去你在六歲時候父母所養成你的習慣，是一樁極困難而又費事的事。即使你僥倖地碰到一個很好的精神病學者，有時也不能改正這種已受的傷害。自然，理想的方法是你自己去矯正這種使你對婚姻中的某種東西不滿的特性；不過，因爲這種理想是永不會成功的，所以賢明的配偶，總要想到有許多表面上不滿的原因，是有免避的可能的。既然家庭經濟常是這些原因中的一個，那末對於一百個丈夫和一百個妻子所說關於金錢的話的一個分析，於我們自有一種實際的意義，並且覺得有趣吧。

四

你猜，在這兩百個男女中，有多少是生活在感覺金錢阻撓的婚姻狀況中的？據調查約有五分之一以上。其中約有四十二人，比其餘的更覺困苦。對「在你們中關於金錢有甚大的阻撓嗎？」這個問題，二十六個男女用一個尖短的「是」字來回答。其餘的說了「是」字，便又隱隱然轉向否認的方面去了。

但是男女兩方比較起來呢？哪一性更厲害地感到經濟的壓迫的尖刺？——是永遠繞纏着謀生的計劃，巔簸的危險的男性呢？還是與職業界比較隔離，以撫育嬰孩與料理家務爲日常生活的女性呢？使人詫異不置的是妻子在結婚生活中更感到經濟的阻撓。二十六個對這個問題不加說明地回

答「是」字的人只有四個是男子在說了「是」字而又縮回去的以男子佔多數，尙且總共計算起來，承認有經濟阻撓的，只有十七個丈夫，而對金錢事項感得不快的，卻有二十五個妻子。

有幾個回答——語極含糊，卽回答者自己也捉摸不定——會參入一些八類的性格到這些統計裏去。閒有幾個打開天窗說亮話，以爲家庭經濟只不過是一種通常的憤懣的一個出氣孔而已；其中有一個說，「其實是從來沒有什麼阻撓的。所謂阻撓僅不過是其他刺激的一種副產品罷了。」又有一個人說，「是的，果曾有阻撓，但是這阻撓的根源，卻是在我們間性情的相異——也就是我們對於人生價值的意義之不同。」大半的回答，都比較地浮淺，比較地近視，比較地敏感到金錢的出納：

「我生意做得不曾好過，而我的妻子卻不能原諒我。」「現在我相信金錢確是不幸的根源。雖則我們不常提起。」「她嫌我搭朋友太慷慨。她怨恨地說，當我同淘吃酒的時候，我總是先會鈔。」「我們除了金錢之外，從不曾有過阻撓。」「我想我們不曾有過真的阻撓，不過我如果再多賺一點錢，並且像她一樣地節省，恐怕她總還要快活一點了。」「我們沒有什麼阻撓，只有某天晚上，當我簽支票付月賬的時候。那天我發了脾氣，雖則我常常想到我是不應該這樣的。」

至少有一個婦人知道，「金錢的阻撓是別的事情出了毛病的反映。」但大部分的女子，卻非常地看重金錢，比男子更厲害：「對於金錢，弄來弄去要發生阻撓。」「我們不大談起金錢，但他知道我希望他更努力去多賺一點錢。」「一說起錢，我就討厭，我不喜歡向他要錢買東西，即使他本來叫我

去買的。譬如當我一經向他要錢買一頂帽子，他便常常坐下來似乎在細算日用賬了」—「我眞不高興，他費了許多錢在俱樂部，香烟，車子上，卻不肯拿這筆錢來替我雇一個僕人，更使我痛心的是我須在家裏灑掃洗衣，而他卻在外邊過其舒適的獨身生活。」—「只有一件事情在我們間發生阻撓，那就是收入不夠開銷。我們兩方都很驚恐地感到這種困難。我們還沒有確知這事究竟重要到如何程度——不單方在錢的太少，而是不能夠知道足以維持多少長久。」—「有過阻撓，是因爲他拋棄了報酬好的事情而去幹沒有報酬的事情。」「我想我們婚姻中最困惱的事情，便是生存的競爭。」「有過幾次阻撓，不過我想，大半的家庭的收入都是很少的。」

這兩百個男女，都是結了婚的，但他們彼此並不都是夫婦關係。他們來時也不是夫婦同來。有一半以上回答這些問題的男子，娶了也參加這次關於婚姻研究的女子。讓我們把其餘的話擱下，先來考察這些配偶的記錄罷！

在這裏，我們也見到煩擾着經濟的女子，與比較安靜的男子適同一現象。在五十五個與她的丈夫共同回答這經濟阻撓的問題的妻子中，有十一個很簡單地說，有過「關於金錢的阻撓。」其中只有兩個丈夫發覺到這件事，有三個丈夫是承認而又否認了的。只有一個丈夫承認這種阻撓，而爲他的妻子所沒有覺察到。這幾對配偶顯示出這兩百個男女全體的有意義的報告很明白的，大多數的這樣的丈夫，對於經濟的阻撓，即使是有的也不能夠承認——否則將要引起他們妻子的猜疑。

就這些男女而論，經濟的阻撓，似乎在結婚生活的初年比後來更甚。而男子所受的痛苦，也比女子容易解除。在這個研究中，下邊的問題啓示這樣的事實。第一個問題是問現在有沒有阻撓，第二個問題是問從前有沒有阻撓。一百個人中有四十二人承認現在多少有些阻撓，約有二倍這個數目的人說在已前有過。在這裏，男子比女子還來得忍受。有三十八個男子或回答「是，」或無確切的表示，而女子卻也只有四十個。不過在女子，其回答的態度都比較堅決。

約有十二個問題，去調查滿意於婚姻的男女的人數。其中有五十一個男子是認爲滿意的，但女子只有四十五個。這個，總，對於結婚生活的經濟阻撓供給出一個有趣的比較。滿意的丈夫中有百分之九十六人不大感到，的阻撓，滿意的妻子中，只有百分之八十六人不大感到經濟的阻撓。結婚滿意的丈夫沒有一個說，有什麼經濟阻撓，而同樣的女子中卻有六個覺得她們與她們的丈夫對金錢事項有意見相左的地方。

五

經濟的阻撓的原因，是不容易指出來的——這適足以證明「金錢事項祇爲各種懊惱的一個出氣孔」這個觀念之無誤。這些男女對於他們配偶的浪費這個問題的回答，都很馬虎隨便。惟值得提出來說的，是女子又比男子敏感些。這次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要想調查女子的浪費的研究。問

男子的是他們的妻子所費關於個人或家用的錢，是否過多；問女子的是她們的丈夫是否說她們浪費。一百個男子中有八十二個說「否，」但只有七十五個妻子說她們的丈夫說她們是省用的。

在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中，八十七個男子說他們的妻子對於金錢事項並不過度的浪費或吝嗇，但只有六十六個女子對她們的丈夫說這樣的話。男子中沒有一個說他們的妻子是吝嗇的，但女子中有九個覺得他們的妻子是吝嗇的。男子說他們的妻子過於浪費，有四個；但女子說她們的丈夫過於浪費，有十七個。三個男子說他們的妻子終天游蕩，但有五個女子對男子有同樣的攻擊。再者，女子所感受經濟的困難總比男子爲甚。

從夫婦間互相推測對方對自己的花錢是否浪費這一個問題，得到一個最有趣的事實。測驗者驚奇地發現，雖則只有四個男子說他們的妻子過於浪費，但有十五個以上的女子卻推想她們的丈夫是認她們是浪費的。反之——男子之推測她們的妻子是認他們爲浪費的，其數目卻比較準確得多。

這裏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或因妻子實際上比她們丈夫所推想的更爲浪費，而妻子們也自己覺到。或因丈夫故意張惶地甚言費用的浩繁，以促妻子的節省。更或因女子對金錢事項比較關心，對批評比較普通男子更爲易感認眞。

收入之多少影響於經濟阻撓有多大呢？假使有一個男子的收入每年在五千美金以下，那末他

的婚姻是否比收入增加時爲不幸呢?從這次研究中的男人方面看來，收入的多少似乎沒有多大的分別，五十個男子年得五千美金以上五十個男子年得五千美金以下。有錢的男子中有二十六個自認有滿意的婚姻，比較窮苦的男子也有二十五個自認有滿意的婚姻。要說最大的分別——其實也不極大——倒在與妻子離棄了或離婚了的男子。

薪水的多少，對於妻子則似有影響，至少對於參加這次測驗的一百個妻子是這樣的。有錢的丈夫有二十七個妻子享受結婚的幸福；但比較窮苦而幸福的二十五個丈夫中祇有十八個妻子享受結婚的幸福，用一個不同的方法總結起來，則爲百分之五十二個有錢而幸福地結婚的男子，對百分之五十個無錢而幸福地結婚的男子。在女子則爲百分之五十四對百分之三十六。對於這些女子，男子的薪水是十分重要的。

六

收入無論多少，在分配這種收入時，夫婦間纔可以發生許多的爭執。少的收入如其能夠公正分配於夫婦間，比之每年有二萬圓美金的收入，而全被掌握在一個吝嗇的，錙銖必較的丈夫手裏，是要快樂得多呢！

分配家庭進款的方法，普通的有三種。一種是舊式制度，丈夫有掌握經濟的全權，支付一切賬目，

並於妻子要求時酌給零用。另一種是比較近代的制度——指定一筆津貼給妻子，或採用一種完全的預算制。第三種是最新式的制度，流行於崇信弗爾涅士姆學說的配偶間：他們對於銀錢的出納是共同負責的，或者竟把金錢完全交給妻子掌握。

在這個測驗中有六十六個男女是用舊式的制度的——妻子沒有拿到津貼。有七十三個男女採用第二個制度，或指定津貼，或造具預算。有五十四個男女是共同掌握銀錢的出納的。還有幾個人則不易分類。

據測驗者的判斷，管理家庭經濟的方法，與這些男女之對婚姻的滿意與否，是有著某種關係的——雖則不是一種極顯著的關係。試記住，男子的百分之五十一與女子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幸福地結婚的，再看下邊的表：

家庭經濟制	幸福地結婚的男子的百分率	幸福地結婚的女子的百分率
沒有津貼給妻子的	五四	五三
有津貼或造預算的	五四	四二
共同管理的	四六	三九

是則舊式的沒有津貼的家庭經濟制，倒遠勝於新式的共同管理的家庭經濟制。又用津貼的方

法在丈夫則比一般稍覺滿意，而在妻子則稍覺不滿，至於在共同管理的家庭經濟制下，則男女兩方都感覺不幸。於女子最適宜的唯一的制度是沒有津貼的制度。於男子最不適宜的唯一的制度是共同管理的制度，換一句話說，津貼的有無，似乎相差很小；在共同負責的夫婦則兩方都感不幸，而把經濟的獨立逐於大門外的男女，倒是最幸福的人。

這個事實，當然祇可以說是因爲本來和合的配偶，必不會爲了管理家庭經濟的方法而生爭執。竭力設法免除關於金錢的不公允與可能的阻撓的人祇在那些本來沒有得到幸福的人。

由什詳設適關於金錢的阻撓的男女測驗這三種經濟制度，他們得到另一段有趣的報告，證明金錢祇是夫婦常鬧的一種出氣孔。試看下列的表，指示在這三種制度下的男女的幸福的百分率與各制度下男女感到經濟阻撓者的百分率：

家庭經濟制	幸福地結婚者之百分率		認爲有經濟阻撓者之百分率	
	男	女	男	女
沒有津貼給妻子的	五四	五三	八	三五
有津貼或造預算的	五四	四二	一七	二三
共同管理的	四六	三九	二四	一一

現在請注意，男子報告阻撓的愈多，則其幸福愈減少，這事成爲一個確切顯明的型式。至於女子——至少是在這個研究中的女子——則適得其反。有三分之一滿意地屈服於經濟之下的女子，覺得這種情形也有理由可說。她們或比其他的人更爲幸福，而她們的幸福倒並不是因爲經濟的分配得當，卻是把經濟看得淡然了。她們對丈夫的關係在別方面都很穩固。豈會爲了對經濟的共負責任而把他們生理上性情上的滿意，減少一絲一毫嗎？

這個研究又偶然地偵知有津貼的女子有百分之八十是能夠不踰越指定的數目。有半數的男女是造預算表的，而這些用預算表的男女的半數，都不能實現預定的計劃。

七

妻子受津貼是一件事。妻子有自己的進款——藉自己家庭以外之工作而獲得的——是另一件事。據一般的猜測，總以爲在現今，一個自立的妻子比一個完全依賴丈夫的妻子，無論在個人生活與結婚生活中要幸福不少。至少這是一種近代的觀察。在這個研究中所調查的男女，也大半抱着這樣的觀念，故關於這一點的報告，似乎特別有意義。

在討論關於金錢事項的阻撓時，有一部分男女抱怨妻子的自己掙錢。然而沒有一個男子說時帶着激烈的神氣。一個男子說，「我的妻子像我有某種活動，因爲她對於家庭經濟也有所貢獻。」另

一個說，「阻撓的事情很多。這個在我很覺奇怪，但細想起來，大約是因為她被兒女所牽累，致不能實現她經濟獨立的慾願。她自悔沒有賺錢而惹起的永常的失望，便是阻撓的最重要的原因。」

這裏是兩個女子對於這個問題的注釋，其見解恰恰和男子相反。一個說：「他以為我應該出去賺錢。」另一個說，「我們結婚纔不久，我因對於家庭收入的貢獻，已無必要，故拋棄了我的事務。現在他卻說我是依賴他而過活了。」

要說妻子須有多少的收入纔能使丈夫感得牠的需要，是有一點困難的。最簡單的辦法是把女子分為不賺錢的與賺錢的（不管賺的是多少）兩類。賺錢的妻子約有三十五個，不賺錢的妻子約有六十五個，測驗這許多的妻子——及丈夫——問他們對婚姻滿意的程度，是一樁很有趣的事。

妻子不賺錢的丈夫比妻子賺錢的丈夫，在婚姻上更為滿意，這在極端的婦女主義者看來是不足為奇的。妻子不獨立的丈夫滿意於婚姻者佔有百分之六十一，妻子獨立的丈夫滿意於婚姻者佔百分之四十四。此可見男子最喜歡順服他的妻子，故凡妻子絕對不能取得經濟獨立的，在男子是最為幸福。

但在妻子這方面呢？且撇開婦女主義者的學說不論，她們的意見倒和男子是一致的——或且更進一層。不獨立的妻子滿意於婚姻的佔百分之六十三，獨立的妻子對婚姻認為滿意的祇佔百分之二十五。又在分離的或離婚的女子中，賺錢女子的佔著大多數，這也是一件有趣的可注意的事實。

這個研究又從另一方面測驗這椿事。有兩個問題去考查男子究竟他們因妻子之共同維持家庭而煩惱至何等程度。問男子的是，「你可曾爲了你的妻子，用自己所賺的錢來供給家用或自己的用途，而使你不安嗎？」問女子的是她們可相信自己幫助家用，足以使丈夫感得不安。有十三個男子說他們對於這事有時曾感得不安，但祇有八個男子切實地說他們迄現在還感著不安罷。有十五個女子相信她們的丈夫曾經因此而感得不安，並且她們都堅決地說迄現在還是如此。

在他們的回答中，男子對於這個問題差不多不很介意。一個答道，「全然沒有這一回事。她之能夠自己賺錢，在我是以爲很榮幸的。在她也覺得自己不是男人的影子。我們從不同的活動中各盡自己的本分，以維持這個家庭。」另一個說，「我很願意他更盡力去幹她的事。我倒並不以供給她錢去花費爲榮。」這裏是一個略微覺得不快的男子的回答，「我時時覺得不安。她自己賺了錢，我不能夠勸阻她過於浪費。」另一個說，「她供給家裏的錢，比我更多，並且她的態度很至誠，凡是她所有的都是我的。不過我總覺得有點慚愧，因爲我賺來的錢不夠用。」這裏是一個抱折衷主義的男子，他說，「我也知道，她並不要使我不安，可是我卻總不喜歡她出去做工。」

女子的回答，較男子更爲複雜，易感和激烈，「當我賺得了一筆大注的錢，他常常要使氣，總之他不論見我怎樣賺了錢，他老是使氣。」「當我工作的年份，我是非常的快樂。」「我想，在首先幾年，我或曾無心地使他不安。要是以後一旦發生了這個問題，我祇有取不自私的態度。」「我竭力想不使

他感到不安我想一個男子，若是他的妻子幫助他供給家用，確是要感得不安的。他把錢浪費在小事情上，我恨他不盡維持家庭的責任。」「我常以能使他不安自豪，因為我能夠自尋自用。」「我曾經想，我如其幫他做些事情，他必定要更其愛我。但是我如今想來，卻適得其反，幫他做事是現的，望他愛我是險的。」「天知道！我怕已使他不安了。男人是這樣地敏感到這一件事。你要不使他感到不安，眞如走繩索般的不易。他有一個成見，以為女子總希望男子去養活她，我猜他就因此而煩惱的。」「我想我的丈夫對於這個之婦女主義者的觀念，竟比我還強。我們雙方都覺得一個妻子應該自己去謀生。有時候我賺不到錢，心裏非常不安。」「我的丈夫是一個很近代的人。他非但不因我幫助家庭經濟而覺得不安，並且還同意於互相合作這個觀念。他覺得這個時代對男子是不公允的，因為牠使女子獨佔了空暇的時間。」「如果我是一個被人供養的女子，我將要感到卑賤。我不要被一個男子所供養。」

這個研究中的女子，並不是都是賺錢的。其中還有不藉作工而靠遺產的收入以補助家用的。從這種情形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暗示，即女子進款的來源可以影響於她丈夫及她自己的幸福有多大。有二十個女子，在結婚後的不勞而獲的收入，總計約五百美金以上；有二十四個男子的妻子是屬於這一類的。這種男子是比出外作工的妻子的丈夫更為幸福，與百個男子全體的平均數相差不遠；他們中享受結婚幸福的百分率為百分之五十。住在家裏而有不勞而獲的收入的女子，比較更為快

樂——百分之六十——雖則其幸福率還比不上完全不獨立的女子。觀下表的比較，或可更加明瞭：

	幸福的丈夫的百分率	幸福的妻子的百分率
妻子完全不獨立的	六一	六三
妻子不作工而有收入的	五〇	六〇
妻子賺錢的	四四	二五

這個型式是非常顯明的。也許這祇是過去世紀（自小受女子治內的教訓的世紀）的型式；不過，無論如何，這總是二十世紀前半期中的兩百個男女的型式。最快樂的男女是妻子在經濟上完全不能獨立的。男人不拒絕接受女子的收入的，其幸福的程度屬於中等。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女子，樂於從遺產的收入中拿出一點來補助家用的，也可得到幸福；為因她們知道與丈夫同居，完全出於自己的意志，並不是因為不能自立。但是那些費精力與時間於賺錢的卻不能得到一個快樂的家庭。這種困難的原因似乎不在經濟的獨立與否，而在出外工作的願與。經濟的獨立似乎是不幸婚姻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雖則我們不能咬定地這樣說。這裏又使我們想起母雞與雞蛋這個難題。我們不能夠知道，究竟是經濟獨立的雞卵孵出一個不滿意的母雞來呢，還是不滿意的母雞生出一個經濟獨立的雞蛋來呢？但是我們知道，母雞比公雞更高興生雞蛋。她對於這事是很易動心的。你不曾經聽見她

喚醒的聲音嗎？

八

這是很奇怪的，約有三分之一的男女在結婚生活中沒有什麼積蓄。更奇怪的是有七個男子和十五個女子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否省下來。最奇怪的，又是最釋然的是其咎並不屬於妻子。十二個女子說，這是丈夫的不是，有十二個丈夫自認是自己的不是。有六個妻子深責自己，但祇有四個丈夫確實指出其咎是在妻子。九個男子與八個女子以為應由配偶共同負責。

這些男女之所以沒有省下應有的積蓄，若要歸咎起來，測驗者相信這個過失是在他自己的職業範圍以內的。換句話說，這乃是醫生的過失。他們向結婚的配偶徵取了巨大的稅額。在這個正式的研究以後，測驗者更作非正式的研究，在他的詢問中，知道這些男女之所以要負債，常常是由於醫生的賬項太多的緣故。這些配偶的平均收入，每年都在五千美金以下，但替他們治病的醫生，並沒有比普通人更大的才能，或更長的學習時間，卻無疑地有更大的收入。醫生每年賺二萬五千美金的，其設備與能力，並不勝過這個研究中的一百個賺五千美金的大學教授，或工程師，藝術家，教師，和著作家。

省下錢來的男女比不省下錢來的是否幸福這一個問題，與結果與這個研究的包含經濟方面的其他問題相同。女子的結論比男子為誇大。

在沒有積蓄的男女中，能夠享受結婚幸福的很少。祇有百分之三十七以下的沒有積蓄的男女，可以列入幸福地結婚者之中的。而丈夫沒有積蓄的女子，其幸福的百分率更低——約百分之三十二。沒有積蓄，似乎是與婚姻的不幸有著密切關係的，而女子對於這事比男子更過甚其詞。

九

就大體而論，這個研究似乎顯示關於金錢與婚姻之要點有三。

第一，金錢在不幸的婚姻中，比較公不重要的因素，並不如測驗者的預想。

第二，女子之看重金錢比男子爲甚。且撇開從這個研究所得的一般的印象不論。此外還有一個指數足以暗示出妻子都喜歡帶火腿回家的男子。有百分之五十五嫁給商人的女子是幸福的，沒有別的一類的妻子，其幸福率能夠超過百分之四十五，若是把其餘的妻子的幸福率平均起來，便更其低下了。

還有第三——在這裏，做丈夫的可以從這一個研究中得到一點有實際價值的知識——女子對於金錢事項比男子爲敏感。她們更甚地意識到經濟的阻撓。她們對收入的微薄與貧窮的逼迫更感不幸。她們無理地怨恨她們的丈夫嫌她們過於浪費。她們敏感到經濟的依賴，然而賺了錢，似乎使她們在結婚生活中比丈夫更爲不幸。她們因省不下錢來而感得不快，但是應負責任的卻就在她們

自己。

最顯明的結論——為何一個丈夫所應當記住的——是舊式的經濟制度，並不是婚姻中唯一的可能的制度。男女間的煩惱，通常只歸之於金錢，但實際上卻有許多的原因——還造成於遠遠的過去。所以男子必須深思熟慮地去免除所有的金錢的煩惱，使男女間已經很複雜的關於婚姻的難題，不致更其複雜。天下沒有醫治百病的萬應方。每一個情形，是一個特別的情形，尤其是由過去一世紀的一個父親或母親所造出來的東西。

山羊

張載人

山羊如像少女，披着白色的衣裳，
在滿貯着同情的口邊，招呼誠樸的同伴；
在眼邊，我看出她們的意思了；
有一種恐怖與懷疑，並着這懇切的悲哀：
唉！殘暴的力，在自然柔和的創造裏，
你對這山羊的兩眼，返照自己罷！

許傑	子卿先生	二二八	32開	.五○	這是許先生的短篇小說集裏面所表現的現代生活的苦悶可以使讀者引起深切的共鳴而作者的表現手段的高超更爲愛好文藝者所驚詫
丁玲	在黑暗中	二五○	同	.八○	新進的女作家以其處女作震驚一代的文藝界的就是丁玲女士此書含有作品四篇都是描寫女子的各種心理用纖細的思想深刻的手段高超適可壓倒一時的創作家
廢名	桃園	一七○	同	.四五	周作人先生序文說「作者的小說中的人物身邊周圍境遇各點含有的空氣而其文章之簡潔美妙爲現代文壇所少見」其價值可以想見
周作人	兩條血痕	二○六	同	.八○	周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和他直率的筆法無須我們細說他那清閒淡雅的作風評日本小說是最恰當不過的本集含有石川啄木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諸家作品
鄭[illegible]澤 魯迅等譯	血痕	三二二	同	.八○	本書凡含短篇小說六篇作者是身爲二十年前俄國革命時代的同志也就大半作大都鼓吹革命使我們讀時可以感到心底的跳動和他們的血花的飛濺
夏丏尊譯	國木田獨步集	一九二	同	.八○	作者與信子戀愛本因不和而離婚是日本文藝史上有名的事件因爲他是悲觀失意中人所以集中的幾篇小說都帶着淡灰色的煩悶反映出作者的環境
夏丏尊 魯迅等譯	芥川龍之介集	三二二	同	.八○	日本近代大文學家芥川龍之介於一九二七年自殺他是那時所謂三大柱石之一誰想不到他一死後要知他的作品的真價不可不看這部魯迅夏丏尊方光燾章克標譯
魯彥	猶太小說集	一三六	同	.五○	猶太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中國壓迫同情他們同時對於他們的文學應有深切的了解本集有賓斯奇等四名家的短篇小說十四篇我們可以看見他們的血淚
徐蔚南	法國名家小說集	一四四	同	.四○	本篇所收爲法國小仲馬高貝莫泊桑法朗士四人的作品小仲馬的幽默莫泊桑的刻畫高貝的反對國內戰爭法朗士的諷刺深刻都能發揮而當時讀者都由此傾出
沈雁冰譯	人	四八	同	一.○○	本集係代表十九民族二十二作家如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猶太等弱小民族的現代作家均有一篇作風各別但全體仍保存統一的情調

婦人問題之本質（續）

堺利彥著
陶父譯

八　男女之分業　男子之經濟力　女權之沒落

人間社會之發達，大體可分為如下的三時代：

蒙昧時代——天然的採集（漁獵），火，石器，弓矢。

野蠻時代——牧畜農耕，石器，陶器，鐵器。

文明時代——製造工藝，文學。

男女關係之變遷，大體也和這相應；羣婚為蒙昧時代之特徵，偶婚為野蠻時代之特徵，一夫一婦為文明時代之特徵。

然偶婚何以變為一夫一婦呢？這卻不由所謂性交之制限而起，而是發因於別個動力——即財產——的。

元來，男女之別，雖如前述爲生殖作用上之分業；然女性當作種之根蒂，在這個分業上，要比男性具有特別多大的任務。所以當男性從微弱的附屬物，漸漸進化到強大的對手時，爲了生殖上之負擔輕小，他們的智力體力愈有發達的餘裕。到了人間之蒙昧時代，女子以分娩育兒與家事爲任務，男子以漁獵戰鬪爲任務。卽在農業稍稍發生時，也以此爲家事之一部分，而屬於女子的任務。

然當漁獵變爲牧畜，由戰鬪發生奴隸，而由奴隸使牧畜農業皆大爲發達的時候，纔開始有餘裕之富可以蓄積。奴隸這樣東西，也便是重要的富。這種富，在最初雖當爲氏所共有，但漸次爲氏內之各家族所分有，更逐漸變成了私有財產。

這樣，在生殖以外，於男女之分業上發生極大的輕重。當家事與一部分的農業屬於女子，漁獵屬於男子的時期，在經濟上，也以女子爲占優勢。然如今一旦牧畜當作狩獵之變形而成男子的事業，奴隸也當作戰鬪之結果而供男子的役使，於是經濟上，居有力活動的地位者只有男子，女子在這方面幾乎變成完全無力。因之，在氏內及家族內的男女之地位，也自然變化。卽女權漸衰，男權代之以起。氏之支配，家族之長，也由女子之手移於男子之手。

又從來因一切子女屬於母親，故從男子方而來看時，自己的兒女，是永遠住於別個氏內的。從而雖可有自己的財產，也不能讓於自己之子。子女之所屬由是漸成爲問題，終於發生子屬於父之事。到了此時，也不是男住在女家，而是女被迎到男家來了。就此，愈發變成了男性中心，男性支配之社會組

統。母系制變爲父系制，女權衰滅而男權確立，男子旣私有家畜，私有奴隸，同樣復私有女子與兒女，以前，男子之強大的體力決不爲了壓伏女子而使用。對於男子之選擇權，到底是握在女子之手的。今則形勢一變。女子爲男子的體力所壓服。女子一任男子所取舍。以前，夫是妻之奴僕頭目，今則妻只爲奴隸之一人。如斯，社會漸入於文明時代，因文明之進步，女子之屈從墮落，萎縮差不多達於極點。自後雖有所謂婦人之美之發達，但這所謂美，也不過爲適於男子玩弄之美。與男性開花之不自然的裝飾同爲柔弱的，輕薄的，阿諛的，病態的，不自然之美而已。

然這個女權沒落，是怎樣地實行；這種具體的事項是不明白。只是必非和平行使之證迹，是到處可見的。大致女權是處處與男權之興隆常相關爭的。

在日本神話中的天照大御神與斯沙拿卜拿之爭，或可解作女權與男權之爭。又伊奘那其·伊奘那米的戲話中，有著女神先發言，生出不善子；其次男神先發言，生出善子之一節，平常解釋起來，終以爲日本是從古就有了以男子居先之習慣的；但實際若解釋爲是女權與男權爭先後的過渡期之情狀，當較真確。

九　父家長制　掠奪婚　賣買婚　一夫多妻

當從偶婚至一夫一婦之過渡時代時，父家長制之家族發生了。因偶婚是在女權優勝的母家長

制之下所行使者，故一旦女權衰滅，男權興隆，自然會發生父家長制之家族。

父家長制之特徵，在爲家長的男子，奪他氏之女子爲妻妾，而對於妻妾及家人奴婢，掌握絕對的家長權。所謂家人奴婢原是奴隸或半奴隸；但妻妾也當作家長所有的財產，而爲奴隸之一種。

然父家長制之家族也不一定全如上面所述。大概所謂氏這一種社會生活之單位，爲了人口增加等之理由，分爲數個小氏；這些小氏又分爲數個家族（即戶）；如今一家族（即一戶）作爲經濟單位以造成共產團體。這個家族共產團體從母系制變爲父系制，到底遂生出父家長制之家族。故最初的父家長家族還是共產的，或半共產的，女權也不完全墜地，夫婦當作二家長而並立的情形，亦會發生。日本古代史上有許多所謂彥媛的男女相並的兩酋長，恐怕就是這個。然因爲這種樣的父家長制一直發達，共產的家族團體變爲私有的專制家族，男權愈發確立，女權益發衰落，終於爲妻的在絕對家長權之下而奴隸化，財產化了。

又在這個時代，發生了所謂掠奪婚，賣買婚之制度。男子既不復走到他氏之女處，於是得妻之方法只有掠奪或賣買。爲什麼？因女子在氏內是她的父兄之財產故。由此在各地發生了掠奪婚及賣買婚之種種形式，以後這個習慣雖經修裝，但他的儀式還永遠存在。日本之結納與投石之習慣等等，即爲賣買婚及掠奪婚之遺制。

又，父家長制一般是一夫多妻制。這或者爲維持父系之必要上，或者爲與別個有力的氏族相結

合的政策上，故族長有納許多婦妾的家長於正妻之外，有玩弄奴隸或半奴隸之女性家族的；或以姊爲妻時，跟著也以其妹爲妾的；像這種種羣婚之遺風或復活的事情是常有的。然雖在這種時期，下級的家族員怕也有仍照以前的偶婚制，行向別個氏內居住的。今日在日本以尙有古昔大家族之遺風出名的飛驒之白川村中，家長迎外來的妻；但家族之男女不行所謂結婚之事，男到別個家族的女之處所，女則迎自別個家族過來的男，由是所生之子卽在家族中養育。

十 一夫一婦 貞操 犧牲 奴隸之奴隸

當家族共產制讓之父家長制充分發達，由半共產制（半私有制）漸漸移於明白的私有財產制時，纔有一夫一婦制產生。私有制之第一期爲奴隸時代，主要的財產卽爲奴隸。於是生出占有多數奴隸之富裕的貴族與不占有奴隸之貧困的平民之二階級。平民之多數更落於類似奴隸之地位。女子在各個階級內全處於對男子當奴隸之境遇。這便是一夫一婦制。

一夫一婦制雖與一時的之偶婚有別，而具有永久的之性質；然在男子方面，仍得自由地去妻。又一夫一婦制，對於妻雖責以極嚴重的貞操，然男子仍可於正妻之外，蓄妾，更可在外與諸種之女相交。畢竟，所謂一夫一婦，是把由羣婚時代以來的自由性交之風，僅對於妻加以限制，而男子還是可以實行羣婚的。故一夫一婦制實只爲單純的一夫制。一夫一婦決不是男女和合之開始，乃是男女反目之

初步。

歐洲古代史上希臘之雅典國女子之地位，大致如次；女子以學習紡織縫紉爲主，稍上些的女子，稍學習些少的讀寫。她們只禁居於家庭之內，只與別個女子交談，她們的居室是在樓上或後房，除主人以外，任何男子不許入內。倘有男子來客到家，女子皆當隱於居室。女子決不能單獨外出，必須有女奴隸陪伴。又外出時必覆面，著極樸素的衣裳。又女子雖在居室，也必常受嚴重的警衛。卽有去勢的看守者，住在旁邊。其已甚者，覺有畜猛犬以防通姦者的。而男子則不拘何時都可自由地玩弄女奴隸。要之，雅典的女子，除爲男子做產兒器械以外，只不過是家婢之頭。甚至對自己所生的男孩，也須當作主人侍奉。這實爲男權確立後一夫制之典型。

中興是封建時代，爲領主武士占領一定的土地，而搾取領土內農民之制度。這種領主武士似的結婚是他們一家族之政治的行爲；不是個人與個人之結婚，而是家與家之結婚；故與其說是重青年男女之人格，無寧說是重親家之門第；青年男女常爲了家族之利害打算而犧牲；特別是女子全當作貴重的財貨或用爲釣敵之餌，或用爲緊住友好之綱：像這種種事情在東西歷史上幾乎皆表示同一的形態。就在市民間，或在農家，也差不多是同樣，只不過政治的行爲換爲經濟的行爲罷了。

在日本有所謂千姬者，是德川家康之孫女，家忠之女。十一，卽做了豐臣秀賴之妻。後來大阪落城之時，她爲德川之臣坂崎出羽守所救出。坂崎卻要求履行這個誓約：有救千姬者以千姬與之。家康便

到將千姬與他。這時候千姬說出「我又將成爲祖父的進貢物嗎？」的警句來，加以拒絕：戲劇作家這樣寫著。要之千姬雖未致成爲第二度的進貢物，但當時婦人之全爲政略之犧牲，終可由此明白。

又在日本馬琴之小說「八犬傳」中，有一段話：「當里見義實與敵作戰，懸賞取敵之首級來者與以女兒伏姬時，他家的飼犬嚼敵首而來，不得已以伏姬與犬，伏姬與犬皆關在山中。」由此可見武士家之女兒，甚至成爲可以給犬的賞品。

然以上所講，皆爲上流地位的婦人之情形。至在下層社會，大多數的女子是與大多數的男子共過奴隸或半奴隸之生活的。惟既是女子，除所謂與男子在一起以外，還是立在男子之下的。私有財產制使社會生出貧富之懸隔，其結果少數的富人幾爲治者以壓伏多數的貧民，終於驅使貧民落於奴隸之地位；同時，男子又驅使女子化爲家庭之奴隸與性慾之奴隸，上流的婦人是美麗的奴隸，當作裝飾物的奴隸，當作玩弄物的奴隸；而下層的女子則當作奴隸之奴隸，被置於一切虐待一切酷役之下。男雖陷於最下層的地位，顧尚有在自己下面的叫做妻之奴隸；只有窮人之妻，纔真是落在底之底的二重之奴隸。

十一　自由性交之一時的復活　賣淫　姦淫

一夫一婦制之本質，大概如斯。在男性支配之下的宗教家及道德家，雖舉之爲極神聖美善；然當

初行一夫一婦時，倒是違背舊有道德習慣之行爲。因之就有對此之復古的或謝罪的之行爲。

當行某種祭禮之時，一村之男女在神殿或其附近自由性交之事實或傳說，雖至今日，尚留存於日本各地。類似於此之事，是世界到處都有的。尤其在野蠻人種之間爲特多。這是無疑的，爲古昔羣婚之遺風與復活。在某種蠻人之間，所謂酋長或神官者，平日雖獨占許多女子；但行某種祭禮之時。或在某種集會之時，有把所有女子通統公開之習慣。這顯然是對於平日獨占的謝罪之意義。

又古代巴比倫尼亞的女子，每年一度，在米沙泰之神殿中，供一般男子自由享用。這也是對委身於一個男子成爲他的妻之一種謝罪的意味。又在某古代賢民之間，有將女送往神殿，使在那裏數年間與一般男子性交之後，纔許結婚之習慣。這也是爲了做他人之妻的一種謝罪法。另外，這種謝罪法一變，不供一般男子的自由享用，而對於代表這個社會之一人或數人，彷彿納稅般先叫她勤身的辦法也是有的。酋長，神官領主等之行所謂「初夜權」者，須是這個。

日本有所謂歌垣者，曾說：「春花秋月之頃，在都則市，在鄉則野山，年輕男女相集合，互相歌唱嬉戲；」「其時男子呼出我所思的女子，取正名，訂婚約。」這也確是羣婚，偶婚之遺風。而最有趣者，是在歌垣之歌中，尙有「我也交人妻，人也交我妻」與「神之告誡」一類的話，想見這還是古昔被許可的正當事。

這樣，可見一夫一婦是反於古代習慣道德的新行爲；但同時也就發生了所謂賣淫，通姦等的新

現象。

希臘之女子雖因嚴重的一夫制被關禁在家庭內，有如前面所述；但希臘又以稱為 Hetaera（藝妓）的娼妓出名，這是太古自由性交之風，雖至偶婚時代，一夫一婦時代還是存留，終於一變而發展為賣淫制度。又上述在神殿中女子之一時的公開，也可說是賣淫之起源。大概這時候，受公開的男子們，要對神有所進貢；這種以貢物而受公開之事，以後成為出祭贊而與神殿的巫女自由性交；再一變而為賣淫，為娼妓了。要之，不管怎樣，賣淫制度之為一夫制度，私有制度之必然的隨伴物是確實的。希臘有名的雄辯家德莫卜內斯曾說：「我們為得嗣子及得忠實的家事監督者而結婚。其次當以作日常的役人而置妾數人。再為了戀情而求那藝妓。」今日的紳士諸君想必對此大有同感的吧。

所謂通姦這種事情，在性交自由時代是不得有的；惟當女子做了妻為男子所占有，要當作服從這個所有權之標識而被強制守嚴重的貞操時，纔發生所謂通姦。通姦與私有財產發生，纔有竊盜的事相同。故通姦要受竊盜同樣的嚴罰。

十二　女大學　女子之屈從　萎縮之徹底

在日本之古代史中，母系制之存留，群婚偶婚之存留，從而女權之存留，是很多表現的，大體雖當是父家長制時代，然在中流以下，尚多男子前適女家之習慣。垂仁天皇之皇后狹穗姬甚至嘗其兄狹

想彥叛變時，說愛兄甚於愛夫，特往兄之城內一起燒死，可見她之如何看重自己出生之家了。

以後天智天皇之時，爲到模仿唐之制度，移植唐之文明起見，實行所謂文化之改革；由是在大寶令中規定一夫一婦制度。遂漸漸形成女之爲男家所娶，又被深閉在家內，而責以貞操，終於把一切束縛加在她的身上。

在德川時代，有叫做貝原益軒的這位儒者所作的「女大學。」這可視爲封建時代男女關係之思想的結晶。當時，這種女大學當作一般女子之寶典，具有非常的勢力，其一言一句差不多爲一切人所訖取。今將重要部分抄錄於左：

「婦人別無主人，常以夫爲主人，敬愼事之。一切婦人之道在於從人。對於夫之顏色詞氣，要殷懃，謙恭，和順。夫若有教訓，不可違背。有所疑惑，當問於夫；夫有所問，必須正答。返答曖昧，是爲無禮。夫若忿怒，當恐懼順從。不可怒諍而逆其心。女以夫爲天。不可屢次逆夫而受天罰。」

「嫉妒之心決不可起。男若淫亂，當諫；不可怨怒。若犯不義，當和顏怡聲以諫之……必……勿對夫叛逆。」

、「女須常常切心，謹謹其身。朝早起，夜遲寐，要不晝寢，用心於家內事，紡織縫紉不可怠。又不可多飲茶酒之類。不可觀聽歌舞伎小唄淨瑠璃等的淫事。官寺等一切人集合之處，在四十歲之內，不可常往。」

「年輕時，不可與夫之親類，友人僕役等的年輕男子公然接談。要堅守男女之防。任有如何事情，不可與年輕男子通信。」

「身之裝飾及衣裳之染色模樣等，都當不惹人注目。」

「不得夫之許可，任何處所都不可去。不可暗中對人有饋送。」

「女不繼本親之家，而繼舅姑之迹，故視舅姑要比本親爲重要而盡孝行。」

「雖有僕役供使役，一切事仍自忍辛苦勤務，是女之作法。……常居家內，不可擅自外出。」

「凡婦人之心的惡病，是不和順，恨怒，謗人，妬物，智慧淺；這五種病，爲十人中有七八人所必有；此是婦人不及男子之處。……女爲陰性，陰是夜而暗，故女比男爲愚，雖眼前當然之事也非所知。……古法，若產女子，使臥牀下三日；這也是男象天，女象地，故對萬事終是夫居先，婦在後。……又雖爲人所欺侮，也不可忿怒，當忍受戒懼。」

這不待一一註釋，是政治上社會上君臣主從之封建的關係，以最極端的姿態適用於男女間者，故爲使女子屈從，隨將萎縮到頭徹底的男性支配之道德。

十三　現代之婦人　夫婦之關係　家庭奴隸

過去的婦人之地位境遇雖如上述；但現代的婦人果如何呢？

現代是封建時代崩壞而在其廢址上出現資本制度之社會。領主武士搾取農夫之時代過去，以富豪資本家搾取勞動者爲中心之社會產生。因此，對於婦人，封建的束縛也被除去，而資本家的新壓迫與搾取重新加上。無論是封建的也吧，是資本家的也吧，終之不外爲私有制度之壓迫與男性之支配，而且在日本，因資本制度之發生較遲，政治上及社會上都有封建的諸種關係，多量存在；故[illegible]婦人之封建的束縛仍未被除去。

先看在政治上，婦人是什麼權利都沒被給與的。稍稍以前，婦人連列席於政談集會之事尚被禁止。加入政黨之事，雖在今日也受禁止。選舉權仍全限於男子。

其次在社交上，道德上，婦人仍未脫卻從前「女孩子」「女子與小人」「男外女內」「女總像個女」的待遇。即在服裝，飲食，言語，舉動等上面，倘若婦人稍有自由的模仿，馬上會受到「是女子呵」的責備。

就親子之關係言，婦人是無財產承繼權的。婦人要結婚，必須經親長之許可。雖無如封建時代那樣的已甚，但女子還是爲了親，爲了家，而被強制討厭的結婚，被販賣爲賣淫婦的。

夫婦關係自然仍是一夫制。貞操只責於婦人，通姦只對婦人施罰。法律一點也不責罰男子之放縱。對於結婚之親的許可，在某年齡以上，雖無必要；但實際上，許多婦人是爲了生活的逼迫而行非所願望的結婚的。總之，實情是如此：婦人當作生活的方法，當作一種的職業，是要做男子之妻的。離婚之

自由雖不是沒有；但離婚在大多數例子上，是有失卻當作婦人之生活路道之意味的。雖然並不用貞女不嫁二夫之格言，強制在夫死後仍守貞操；實際上，要再婚三婚仍是非常困難的。當離婚時，婚約不履行時，婦人得從男子取得賠償費，以及夫死時，爲妻者得享有遺產之分配，像這種規定之產生，不過是今日婦人所僅有的利益。要之，雖在今日，爲人妻者，在上流社會，是男子之玩弄物，家庭之裝飾品；在下層社會全是一種家庭奴隸。主持家務的女子，靠丈夫養活，就須替丈夫做育兒裁縫燒飯洗衣等事，從朝到晚地忙迫，還須伺候丈夫的意旨，既無餘裕，又無自由，只是一身的束縛。差不多所有男子，上流社會的不必說，就在比較明白的中流社會，在今日也仍不脫自封建時代傳來的男性的偏見。甚至居於奴隸境遇的下層社會之男子也未忘男性支配之態度。尊夫人也好，太太也好，老闆娘也好，實乃全是男子的所有物，奴隸，半奴隸，奴隸之奴隸罷了。

十四 賣淫職業婦人

賣淫婦，在現代益發增多。國家依然許可妓院之設置。人身賣買之舊制度，實際上依然存在。稱爲藝妓的高級賣淫婦，在現代最最流行。貴族之閨房中，像從前那種蓄有許多婦女之風已經沒有。娶妾之事也像減少。妻妾同居之風幾乎絕迹。一夫一婦之外貌，看似稍稍整齊了。然有如許多的藝妓在增加，妓院在繁昌。妓院實是資本家社會的共有閨房，共有金屋。下級的公娼私娼之增加，大概是獨身男

子增加之結果。中流以下的男子，漸漸感到生活之困難，漸漸傾向於晚婚，這是明白的事實。從而一面發生賣淫婦之增多；一面又使婦人也傾向晚婚，或使獨身婦人增加。

有既不爲男子之妻，也不爲賣淫婦者，另有職業婦人。職業婦人之起因，固爲上述婦人婚期之轉遲與獨身婦人之增多，但也因從前受養於父兄而靜待婚期之少女們，如今爲了父兄生活之艱苦，只好自賺生活費（或結婚費）的。也有因男子一人所得不足供全家之生活費，或因屢屢失業而乏收入，故以妻之共同謀生爲必要的。

然還是由求職業者一方面觀察，反之從另一方面看，今日之資本主義制度，也在要求多數的職業婦人。

第一種職業婦人要算女工。因機械進步，工作變成簡易，可以不用許多男子，就改用兒童與婦人以代之。這因婦人一來從順，究易役使；二來工銀可以便宜。其他有事務員，看護婦，教員，交換手，開車，打字，新聞記者，等等各種各樣的職業婦人被採用，也都因工銀便宜而役使容易之故。其結果在男子一方面爲失業或工資減低，在女子一方面爲過勞，爲疾病，爲獨身生活，或爲職業與家務之二重負擔，以及發生其他種種的困難與悲慘。

十五　無產階級運動　無產婦人運動

以上我已把婦人之過去與現在說過，由此可以見到在太古占優勝地位的婦人之地位何以會得低下以至於今日。知道牠的根本原因是在於社會之經濟事情，即財產之私有，特別是財產歸於少數男子所私有。這是婦人問題之本質。只要婦人問題之本質明瞭以後牠的解決之道自然也可見到了。

解決婦人問題之婦人運動，雖爲對於男性支配之反抗與鬪爭；同時也爲對於封建支配的遺制及資產階級支配之反抗與鬪爭。今日社會上雖發生著種種的婦人運動，但其中有僅想及對於男性之反抗者，有僅熱中於封建的思想制度習慣之全廢者，而忘記對於資產階級支配之鬪爭者，殊有不少。這些是資本家的或是小資產階級的婦人運動，是不能解決婦人問題之根本的。故真的婦人運動，徹底的婦人運動，不可不爲那當作以資本家支配爲正面之敵的勞動運動或無產階級運動之一部分的無產婦人運動。

人類社會之進化，由太古之共有制移於私有制，經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制度之諸種形態，如今將移於另一個大階級。資本制度是私有制之最終，而下一個大階段便可視爲出現新的大共有制的。現在的無產階級是以根本的變革資本制度爲目的者，又是帶有當實踐這個變革的自然之歷史任務的。故婦人運動只有當作無產階級運動之一部分，纔得達到婦人解放之目的。

十六 未來之婦人 新社會之婦人

最後我將以僅有的紙面，極簡單地推論未來之婦人。

在新社會的未來之婦人，大概是都要勞動服務，而從國家社會受到足以維持生活之報酬的。因在新社會中，無貧富之別，無人搾人之事，大家平等協力以過共同生活。故女子沒有賴夫以生活之必要。也無為資本家所雇用之必要。所謂資本家，也不復存在。她當為姙娠分娩等事不能勞動的時候，社會當能充分保護。為什麼？因姙娠分娩為最大的社會任務之故。她對於子女之養護教育，也將不費什麼心思。因社會自當充分地保護兒童。

這樣，婦人生活既能獨立，她自可沒有非所願意的結婚。她必可與自己所愛的男子結婚。至於成為男子的所有物，受男子的束縛，被男子強制以守片面的貞操等事，自可全然沒有。從而男子中心之一夫一婦制也將消滅。

又在新社會中，所謂賣淫這種事情，將完全沒有。一切的人，男子也好，女子也好，皆大家勞動，皆能確保生活的時候，自無所謂賣淫等事情發生之理了。

又在新社會中，所謂獨身生活這樣不自然的現象也將沒有。生理上，喜歡獨身之人，或在何種事業上以獨身為便利之人，自然將安然地過獨身生活，然在經濟上或偏从的道德上，被逼得非過獨身

生活的事情，將完全消滅。

又在新社會中，婦人之身心，當有大大的發達。她似將回復在數千年間男性支配之下萎縮已極的身心。自由的生活與充分的教育，將強大她們的肉體，明敏她們的智力。她們將成為身心兩方都與男子相並的人。她們之美將成為與今日婦人之美大有差異之美。

然因為說是男性支配滅亡了，男性中心喪失了，就有女性支配再興，女性中心再現之理，怕是不會有的。女性雖是怎樣發達，男性當也有不劣於她的發達。女性中心是動物界之現象，女性支配是原始人之現象。在新社會中，男女將因自然之分業而行其正平等的協作。生殖上，婦人盡了較大的負擔；反之，其他生產事業上，男子當盡較大的負擔。而且男女將相等地擔任行政的事務。所謂婦人不適於政治之思想，全出男性支配之偏見。只要想想上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酋長會議是由婦女四十四人，男子十一人所成立的，就能知道。

不過，像男子代表社會之變化性，女子表示調節力這樣的差異，或者有之，也未可知。在那裏，或者仍表現女性本來的選擇力，也未可知。又母子之密接關係，無論如何，到底非男子所得模擬，故在家庭生活之形式上，或者稍稍發生女性中心之形，也未可知。在這裏，多少仍表示女性為人類之根幹的情狀，也未可知。然這樣的事情，是關於將來的自然的發展。今日之急務，只在從根本上除去由資本制度與男性支配所發生的一切不自然之弊害。

一九二九，一二，二四譯。

圖版解釋

錢君匋

一 競馬場的馬車

愛特茄・德加（Edgar Degas, 1834-1914）一八三四年生於巴黎，他的父親是一位銀行家，起先他父親想使他成爲一個法律家，然而在一八五五年他卻入了官立美術學校，終於成爲一個描寫動物與風景有巧妙的結構的印象派畫家而不曾成爲一個法律家，他也曾到過意大利，他起初並不直接隸屬於印象派，不過與Manet這輩人的步調有一致的傾向而已。他早年就出品於Salon，本來他很致力於古典的歷史畫，後來與一班印象派畫家相交，於是漸棄古典的歷史畫而從事描寫當代的社會生活；競馬場，洗衣婦，舞女，浴女，都是他最喜歡的題材。這裏這幅「競馬場的馬車」正是這些題材中的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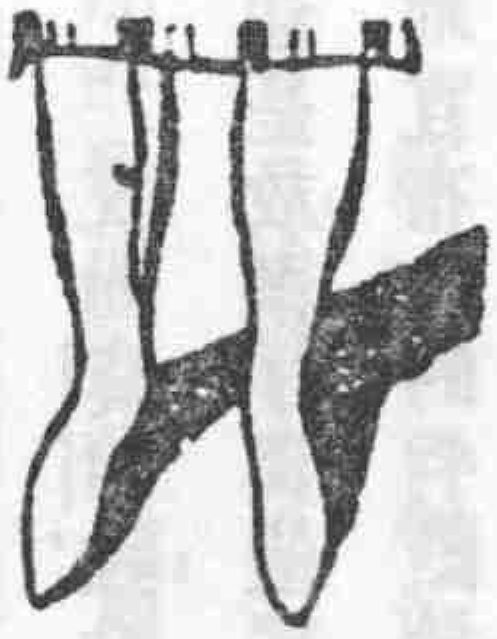
這幅「競馬場的馬車」有力描著活氣潑剌的馬，用巴黎附近的寬廣的草原爲背景，遠處有幽雅的別墅以及翠綠的小山等等。此畫作於一八七三年。

維多利亞風的馬車中乘著一個家族和一隻愛犬，愛好養馬的主人，他自己在執著馬韁。競技既始，有四五騎手出現在那裏，這種構圖的奇拔，都是得力於日本的版畫的，所以他是印象派作家中最有教養而最洗練的一個。

二 水浴

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德加曾展覽過他的裸體粉畫，他描裸體畫的開始，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那年他曾在印象派展覽會中出品一幅「出浴場之女」。

這裏題著「水浴」，這幅畫是描著一個背面的青年婦人蹲在浴盆中。她伸著左腕，支住那亞鉛的浴盆，右腕握著海綿在擦背，並且還見一點水。粉畫在德加的手中描出，便覺得非常生動，自由而且巧妙。



同性戀愛論（續）

卡本特著
秋原譯

一般對其同性有顯著的專一的偏愛的人們其大概情形克拉夫特伊屏有如下之言論：「這種同性愛的性生活，正如普通性愛情形一樣，其必須改變者是已改變了……這些 Urning 的愛人，對於其男性的所愛，奉若神明，恰和對於婦女求愛的男子，對於其所愛完全一樣。於他（指 beloved）他是能作最大的犧牲，受歷一切不幸的苦難，往往毫無報酬地，對其愛人矢盡忠誠，鍾愛，嫉妬……諸如此類。他的一切的心力，是備備被其男性的美好所縛了……那些女性的妖媚，對於他，如不遭其白眼，其光景感覺也是大有不同。」於是他又繼續的論下去說那一種的男子，不顧他們對於接近女性真實的嫌惜，終於是要結婚了——或由於倫理的關係，這是很常見的，或由對於社會的顧慮。但是極堪注意的——如像顯耀同性愛本能的深摯與堅定（註三十九）——而且也是令人傷感的，是他舉出了這些事情的記載；因在他們許多人中間，在一對結了婚的夫婦中間的真實的友誼與尊愛之情，仍無益於克服他，她，性交之無快感，也無法去防止在那性交以後身體不快的感受，亦無益去阻遏對於同性的某一者的永續的情愛之流；我可以說，雖然是不顧意地，這種偏性終久是永存著一個痛苦

創傷的根源。

我曾說，先前這種同性愛的情緒，他的本身是被聽做爲病態的，及認爲大抵往往和顯明的身心的疾病有關；但是研究的進步，逐漸將這種觀念廓清打消了；而這也是很可注目的，在最晚近純潔地科學的著作家，其主張這病態的學說的傾向，其程度也是最小的。

克拉夫特伊屏還首肯這一種意見。以爲大都是有少許機能性神經病 Neurosis（註四十），或是一種神經中樞的衰弱，或是承繼那一方面的傾向，是與這種本能有關：這也是眞的。在其所著性心理學中一九〇頁及二二七頁中，他說，簡直可說是游離彷彿之詞，是由於什麽「一種遺傳的神經病或精神病的傾向」—— Neuro（Psycho）Belastung 但這是對於這議論一個很顯明的批評：在現代人生中，恐怕祗有很少數的人們，也說不定一個人也沒有他能夠大膽宣言絕對地得以免於那麽一種的「傾向」罷，而且在這些地方如古希臘道蓮人（Dorian）或波喜尼西亞羣島人，或阿爾班蓮（Albanian）山居民（註四一）以及其他著名的剛毅健強的民族，在他們之中，這種愛情是異常的發展，如果都是特別地爲神經衰弱而顚倒，這可叫我們要大大的懷疑呢！

又如莫爾雖說（註四二）及這本能似乎是病的（或者是勢所必然的感情），但這是最堪注意的，他是放棄了與他病症關連的見解的立場——他說這種見解斷不是永遠成立的；而又很胸有成竹地宣布他的判斷於其「判決」，說這種本能僅僅的缺點在對於種族的蕃殖上，這就他自身的病性

——這一個「判決，」必然地，明白地推論出科學家未審以前的預決，就是生殖爲愛情唯一的目的（註四三）這個前提如果要堅持下去，可要累及聰明的博士們在一個棘手的狼狽兩難的情形之下了，那麽，舉個例來說，個個工蜂都是一個病性的標本了。

最後我們再看愛理斯——一個晚近在性愛問題上有權威的著作家——的意見了，在其所著「性變」第六章中，極力指擊謂這種氣質必爲病態的這觀念，同時他提議這一種傾向，與其謂之爲Disease（病）毋寧謂之爲Anomaly（變異情形）之爲當，故對於「性變」的情形，我們應當加以"Sport"（一種動物，或植物，或其某一器官單獨地由於自然地變形與平常稀式不同）或是Variation（變象）等類公正光明的稱謂，這是我們在生命的大自然中普徧於動植物界，到處都見的一有機的異常現象」之一。（註四四）

再談到神經衰弱說的理論，鍾情同性是不罕見於聯著特殊神經質的人們，這是可以承認的：不過我們必須記著，這種與神經紛亂或病恙的偶然的聯繫，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爲那一種的紛亂，恐怕應當看作這種性變的結果，與其說是他的原因。自然，這是很難的事，要從未親身經驗這種事情的門外漢，如實地真正感覺到這種神經的偉大的緊張與熱烈——在這種情況下的男子和女子，從他或她們的兒童時代到成年時代，他們發覺他們深刻而濃烈的本能，是在圍著他們的社會底禁示之下；他們在沒有明白了解他們自己天性的運命以前，發現他們不知怎樣地已從他們最親近的人們

的同情與了解所割離；同時他們知道除了他們索性暴露他們於突然的行動，常著可惜的罪過底恥辱之迹，是永不能表示他們（或她們）最溫柔最慈愛鍾情的戀慕之心了（註四五）那麽一種的強壓，對於一個已經或者是一個神經質的人所起的作用，必然要引起神經沮喪以至於心神錯亂，自然是很明白的；又，如果那麽一種錯亂在同性愛人中實在是較之平常人們更爲普通，那麽這種社會的原因，大概足以爲這事實充分的解釋了罷。

再在這種關係上，尤其爲我們所不當忘記的，是這些醫學科學的研究者，是拘於一隅地去面接那些「是」病態的事例，而那些顯露的感情完全是健全的他們是沒有大遇見了；實在地，因爲他們委身研究的材料，是在前者的那一個圈子裏。又因他們探討蒐集的範圍，尋常是在一個大的都市，是否因此使他的結論染上了病的顏色，這可是一個小小的問題。就莫爾博士來說他完成他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柏林警察局的導引之下的（他的相識對於此事的滿意的一面，自然必然地是最稀少的），但可驚異的還是他的判決，卻那樣懷著非常的好意。如克拉夫特伊屏在他自己的序中所說的，「永遠注視人生不幸的一面，留意人們的孱弱薄命與苦難，是醫學，尤其是精神治療學最重大的恩典。」

從科學在這事件上逐漸變動了他們的意見的一方面看下去，這用以來形容同性愛的癖性——即普通戀愛情感趨向於同性之一人的——的述語「病」這個字，在最近的將來，或者將要取消，還是不難看到的。這裏可有過度的情慾發生——如普通性愛一樣，簡單內體的需要變爲一種狂

慾——我們自然是承認的；但是，拿離婚法庭的證據去裁判結婚的清淨純潔，那卻不見得是公平的罷；所以，在研究中根據那些最觸目，或者爲衆目所視的例證，去測量這種戀愛的眞與美，也是一件令人駭怪的事罷。如在一切的推論以後還要仍存留著大多數的事例，在他們這種本能的表現，由全體上觀察起來，是具有這正當而健全的品性，那麼，我們的爭辯就是勝利了——事實上，卽充分足以肯定這是「兩性之情的一個明白的變形」這個問題，自然地，不在這種本能是否可成爲病的或縱慾的表現——因那是一切本能都能有的——祇是這種本能是否能夠成爲一種健全而合理性的表現，而據我想，他的本身，是充分地富豐地表明他是這樣了！

無論如何，科學實地考察的成績，是已經打破了自來從前那種流行意見獨斷強橫的態度，同時也使這個問題的全部，得從層層無數誤會之下解脫，而比較先前大白於世了。如在一種觀點；以爲他的結果主要的是一種不良的品性，這自然祇證明其不了解這種戀愛的眞正地位與基礎！在另一種觀點，因其認識普通一種親密的愛情關係所給與的深刻而有益的影響，則也要承認，有許多人們對於他們這種不可少的反應僅能由他們同性之一而來的這個事實能。

莫爾說：「成功的戀愛，鼓勵 Urning 一種有益使其向上的感化。他的心靈與體質的品質提高，工作能力才智增加——正和普通的青年與其所愛所發生的結果一樣。」後面載著一個這類的男子的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字句：「我想，情熱的力量是那樣的偉大而爲不可缺，正因一個人對於一

個可愛的男子，希求所有的一切——愛，友誼，理想，感覺滿足……以此，我現在是痛切的感受一種深刻的不寧的苦惱，使在如在熱睡之中為夢魘所驚醒一樣。同時，在心境之中，我意識著這肉體的苦痛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同性另一人的愛情某種限度以內幾分肉體（註四六）的表現，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是健全人生與活動的一種必需，一種情景，如在男女愛情中較為尋常的情形一樣。

至於身體的原素(Physical element)，在我們所謂的這種戀愛之中，有時確是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和絆腳石；但我們要知道，這是一個自然給於我們的難題，而是不能僅以詛咒或懷疑了之的。這唯一的學說——從烏立處到愛理斯——在這問題上是完全確定了它系統的理論，大致謂先天性變的現象，是男女兩性原素，混合於同一人身之中；因此，舉個例說，在同一胚胎之內，情緒與神經的部分，可以延著女性的一條線上發展；同時他外部的軀體和官能，卻決定了他們是一個顯然的男性：或者，互更一下，即情緒神經的部分，延著男性的一條線上發展；而軀體和官能，則是一個顯然的女性。這樣交錯的發育，顯然地可以發生各種不同的方式，而如是即可以解釋 Uranian 氣質各種各色的變形了。但在這樣情形之下，就發生了這麼異樣的問題，這問題就是天然的生出，難以歸咎於那坦直地去背著他們的十字架的個人身上。因那些個人感情的表現，成了自然的，天性的，而且還是必需的，不可拒的不可免的：這對於他人，是風馬牛不相及。一味去否認那些人類一切情緒底表現，恐怕終久要引起更大的擾亂突然的爆發罷：我敢提醒大家，像我們英國關於行為舉止的規律，嚴禁少年與成

人之間些微親愛的發生，他必然引起的反動，將恰與其原意相反；無非驅迫神聖的親密之情，到一種不十分坦白的狀態，或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溝之下而已！

論及這身體的原素，我們也必須牢記，因爲同性愛情——無論男與男女與女——發生於這樣特殊的天性——那是絕對找不出那麼自由地，完全地肉體方面的表現，如在普通性愛情形之中的：他比起後者，自必更要奔趨深入於情緒的深淵中，而在社會生活與朋友情誼之中尋找其安身立命的安慰。如一個人仔細研究希臘影像的表現（參看前面）和希臘文學的教訓，他就可以明白看出希臘人生的理想，是一個怎樣非常中和純潔的理想：男性的教養訓練，競技角力，中庸有節的生活甚至於是極端貞節的，這都是提高他們精力和才智的，古希臘人燃燒著他們的美妙情緒之火花，就是在這種信念的範圍之內。那卑劣放縱的淫亂，是絕對地排斥於他們愛情範圍以外的，他們的愛情是這樣，他們固然不見得時時刻刻堅守著他們的理想，但是他們卻是有這一種高尚的理想。我是傾向於這種思想的，願以爲這同性愛本能（理由已如上述）終局應該勉力做到趨向於這一個方向，這種情熱在過去（如西蒙士在其「但丁與柏拉圖式的愛之理想」一文中所指出的（註四七））事實上是曾激感了那麼多量的英雄氣概和浪漫故事——誠然，祇有騎士式戀愛足以與之媲並，這自然由於他們的特殊品性，而是屬於一種相似變質的——也就是在這種軌道上所產生的事實。

在這一切事實上，一般民衆的意見，大概是大大地受了這種淺薄無理的思想的影響，以爲愛情

的功能，僅限於兒童生育；於是某種戀愛無關於種族蕃衍者，就被以曖昧可疑的性質目之。而為這種觀念張目的，無疑地，希伯來同基督教的傳統意見，是鼓動了一個有力的影響。——自遠古時代，當種族蕃孳是每一份子第一天職，是社會生活最初的必需之一的時候起，差不多一定是這樣做了。（註四八）但時至今日，這種需要已因其他關係而動搖而失其神聖了，我想將來民衆對於這「無生育」底戀愛 Non-child-bearing love 的地位與目的的觀念，要發生一種相似的革命，不是不合道理的罷。（註四九）

· · ·

雖然同性愛的關係，還有許多不大明白的地方，雖然它也可以陷入一個特殊的陷阱與不規的行動之中——防禦其在肉體方面過甚的放縱，是十分必要的——然在道德的與社會的方面他是含蘊有深長的意義，在各時代歷史中他是有著富豐的辨證：我想去指明這事，我已說得頗夠了。如平常性愛在種族蕃殖上是具有特殊的功能，則同性愛在社會的英雄的事業上，亦有其特殊的作用。而他雖不能產生有形的兒女，但是「心底兒女」(Children of Mind)，那感化我們人生和社會生活的哲理的觀念與理想，就是它產生的寧馨兒。西蒙士在他私人印行的小冊子「希臘道德之一問題」之中，企圖再造如像古希臘時代道遙人中之友愛的創生。他說：——「沒有伉儷之樂，沒有家庭生活的神聖道遙的武士，為 Achilles 的紀念和他們祖先 Herakles（註五十）的尊崇的熱感所激動，特別

地高揚激的友誼的神聖，到了一種狂熱的程度。殖民外國發生的一切非常事變——航海的危險，跋山涉水的艱辛，襲擊城市堡壘，登仇敵的海岸，在熊熊的營火之旁守夜，奔走刼掠糧食，鬪玩紙牌，守伺敵軍——包含無數奇險驚心動魄的經歷；足以放射友誼底浪漫的榮光。這些情景，給弱者以同情和德行，給美者以柔愛，給幼者以保護，與這相對的感激，獻身；行爲動作之中無往而不流露的可讚美的情愛包合起來，在男性與男性之間，造成一種如膠如漆的結合，不亞於結婚的盟誓之堅實……」接着著者又主張，雖然在那種關係中，肉體方面或者有少許成分，然在那時候，比起情緒的精神的要素來，那實在是微乎其微了：而且到了後來的那種汚爛低劣地步以及嬌柔如婦女的態度，是當初絕對不會有的。

在斯巴達，這種愛者名爲 Eispnelos，即英文 Inspirer；被愛者叫做 Aites 即英文 Horer。單憑是這一點，已就表明在那種友誼之中所含有的一部分教育的意義了。從古代文學中，可以引出一千段來證明這種愛情爲社會的義俠英雄生活之搖籃，是如何深入於希臘人心。最後，這是柏拉圖好意的教義，說這種關係如特別加以指導，則心中眞實哲理的啓發，神聖的理想與熱愛，天國之美的各種形式的靈魂的實現與復燃，都將漸漸引出，他說這種愛情在愛人靈魂之中，是引起一種「Generation in the Beautiful」。（註五一）透過了愛人的心，經過那種高上幽深的地方的被愛者的想像，得與那永遠的神美的純良的本體——可說是一切創造的淵源——結合而移到實生活上來，喚起改變

了一個爲這種情愛所感而洗練了他的心的人底高尙思想和衝動的永久流傳。

在以上的一些考察當中，如果有一點眞理——就是一分兩分——這就很容看出，我們所特別討論的這種戀愛，在社會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子了。而對於其忽視，阻壓，或是粗鄙的誤解，在國民生活上，將是一個了不起的危險和敗壞！如在一方面，男女結婚對於國家是一個不可少的重要，無異供給兒孫生育教養的工廠，則另一種形式的結合，爲給與他種社會活動的基礎，也是差不多一樣不可少的：這是很容易看出。每個人是意識到，沒有某種親密愛情的結合，他的生活是不完全的，他的能力是跛足的，而他的精力也是不足浪費的。然而，這不是希望（雖然自然也會遇見的）那已經互相奉獻他們自己於家庭生活的男女，應該捨棄他們的兒女，放棄他們在家庭必做的工作，爲去完成一種遠僻的，久分明的社會的職務，雖然這或者是更高峻的品性。亦不是希望一個獨身的男子或女子，在困難時節沒有一個商量或幫手，在寂寞時節沒有他或他的情人來安慰，就覺得應該去勝任這些廣泛的活動。

如果——再引證古代的故事——哈爾屠弟斯(Harmodius)〔註五二〕的愛情是在於家庭的一個妻子或兒女，恐怕他就斷不到，而也不至於去做那暗殺暴君的事情罷。而且，在另一方面看來，不是朋友中每個人都有這種友誼的愛去維持他們，則他兩人也難能激勵他們自己這種剛勇不拔之氣，去幹那種一身是膽，永爲人紀念的，那驚天動地的偉業罷。這樣看來，使我們難以相信，還有什麼東西

能夠供給，發揮那對於最必要的社會的和心靈的活動最需要的力量和精神，能夠像友誼結合那樣好；這使兩個情人從家庭生活的負累與阻礙之下，得到自由與解放。

如以誅戮暴君這件事，不是今日社會什麽主要的使命，但是無數多頭的惡魔，至少是有如古代暴君一樣的多，而且是更難於對付的，而且需要同樣的勇敢去抵抗的，卻是臨在我們面前了。而且，即是除了一切罪惡的掃滅以外，我們還有更堅實的事業要有長期永耐與畢生努力待於完成的，如社會的新形態：思想的新體系，以及人類全體的新組織的建設與創造——一切這些的產生，自必要遇着無數的反對，非難，譏嘲，憎恨，甚至於暴力的防害。這種的戰士——雖然上面所述的道蓮山民的武士是不相同——是需要同樣的剛毅果敢與勇氣，而且需要一個朋友情誼如需要真實與魄力一樣。還有，是否一個國家的高尚的英雄與精神生活，除了這種戀愛確實的肯定，對於這愛情的可能性加上一種新的排列與範圍；十分能夠建立起來，真是一個大大的疑問。（註五三）

華爾特惠特曼，差不多可以說是民主主義的觀念與文學的新世界的創始者，又是——有數的我們的批評家最好之一——現代文豪在精神上和實行上最有「希臘精神」的，不斷地極力主張「熱烈的與情愛的友誼，男子與男子的人格與熱情的愛戀」底社會的功能。他說，「我要在太陽光輝照臨的地方造成最燦爛的種族，我要造成神靈的磁石的（能引人愛之意——譯者）國土，……我要造成互相手挽着頸的親愛莫逆的都邑，藉那朋友的情愛。」他又在我之民主主義觀（註五四）中

說：「我尋求那足以與物質主義的與大衆的美國民主主義平衡相抵的，以及與這民主主義底精神化相稱的，只是那熱誠的友誼（這種膠一樣密切的愛情至今包含想像的文學，如不超越男女相悅之愛，至少是可以與之頡頏了）的發展和盛行。……我說民主主義包含那種親愛多情的友誼，不啻是它的不可缺的孿生兄弟或配合物一樣，沒有這種友愛，則所謂德謨克拉西就是不完全的，空殼的，無濟於事的，其本身也就不能永續持久了。」

再者，假如惠特曼不會充分地認識在廣大的民衆間，這種戀愛是曾經生動而有作用——雖然無疑地，是在一個多少被抑壓的，與不自覺的狀態，——假如不是對於這種戀愛在他自身和與他有關係的人所生的效果和影響曾有廣大豐富的認識，他必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像他那樣說的中肯而有重點。像所有偉大藝術家一樣，他亦但只能對於那存在民衆心中陰暗蒙昧而未完成的給與一種新觀念與光明。這種同性愛熱情的支流是廣布於現代的全社會，而在各種各色各階級民衆之中，以至在英國禮法的戀慕與顧問的表面之下，情書來往，堅韌的戀愛是建築起來，與在同一情形之下男女互相結合的和好沒有什麼顯然不同的關係，這對於那些曾經完全深入於這方面的內心的人們，將是很深知熟稔的事了。但是，到現在這種關係有時發生程那可恥的事情，由警察的報告之類，入於公衆的注意了，而其更健全更精神底的表現，卻從未被人認識呢。

一個重要的主張，如惠特曼所說的關於這種友誼，是有「普通政治上極深的關係，」這個意見，是

足以說服我們深信不疑了同樣，這種對於政治極深的關係也是可注意的，那在文明世界逼地發生的婦女對於她們自身的自由解放運動，不就是作著女性間一種高度的同性愛的熱情麼？還可以說由於婦女日益覺悟她們是被男子所壓迫及不公平的待遇，及對於她們不平等結婚日益增長的嫌惡，必然要造成兩性間關係不可免的破裂，而這一種破裂，即引起婦女界互相親密地團結起來，在她們同性間造成一種堅實牢固的盟合。無論如何，那種「朋友同盟」——而且是十分熱烈精誠的——日益變爲普遍，恐怕特別是在受了教育的婦女之中——她們性的自由的大成效是使著她們不斷的努力而做出了，這是十分必然的。這也不難看出，這種同盟在這種選舉中的重要。在合衆國，婦女獨立戰爭，到現在還在繼續，上面所說的傾向，是充分地表示出來了。

關於法律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此處要略爲說一點。現代法律思想最重的國家，在德國與英國，實在是禁止這件事情——半由上述的一般誤解，而半由於立法者討論這問題時荒謬的憎惡——這是很被人注意的。當法律正當地求以防制公共玷辱與暴亂的行爲之時，若要企圖干涉成人間互相的私人的與出乎良心的關係，那可要抗議，這就出了它的權限的範圍以外了。同性的親愛之情，是一種有價値的社會勢力，而也幾乎是高尙人類品性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一八八五年所頒布的法令，差不多將這種情形的親密之情，當作一種犯罪的嫌疑來處理了。這法律，無疑地在這問題上是有從前的法典爲其固定的根據——對付那可有的淫惡行爲的——但是，那麼嚴厲地將男性間

極少的親密之情即斷爲犯罪（註五五），我們覺得這與離題太遠了。在個人道德上吹毛求疵（完全不顧一切社會的結果。）實在是出乎它職掌的範圍了，而且即使那是它的職掌，這也是不能發生什麽效力的（註五六）；它對於一種眞正的最嚴重的社會的罪惡與犯罪——屬於敲詐勒索事件——都比從前還持一種寬容的態度；而即使那由我們的研究，知道在國民生活上有偉大價值的一種最單純而普通的戀愛表現，卻投上了一個黑暗的陰影。

同性的感情，如異性的感情一樣，可以造成自由與禮法底公共的敗德與醜點；他需一種嚴肅的自制：而豐富的教養與指導在這問題上是不可少；這我們自然不能否認，但是，和男子與女子間的情形一樣，法律本身祇應由全體上觀察起來，只限於公共秩序的維持，保護弱者免於狂暴無禮的侵犯，幼者之無經驗（註五七）；因此，我們想來這纔是應該留意的地方。在這問題上給與多方的指教與眞實的道德，自是必須的——這亦是僅能給與的——然而只能藉正當的教育與觀念的傳播，而不能靠法律條文的愚拙的標榜（註五八）。

同性的戀愛，或朋友的戀愛在一些地方，在國民生活上既然如此重要，那麽在此刻，現代公民應當在社會生活特質中認識其眞價值，至少亦當在共衆意見與教育系統中企圖去了解這種因子而給以一個正當的地位，現在就是一個不可失的時候了。在這種關係中發生的無疑的罪惡，如像在學校及共同生活中的，它的由來，都是由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是被棄在一個陰溝之中，就是說——在黑

暗昏曚，隱瞞自欺之中。沒有一個人貢獻一個爲善的南針，沒有一個人指出一條免於放蕩的正道；而就是因爲這種糊塗，這種情慾，就由正道陷入不正的邪路上，到了一個不能令人滿意的陰溝中了。一個人可以說，一切的愛情，必須有其責任心，不然就容易流爲頹廢低下，而僅沈於殉情或肉慾之中，是耗損他自身的，普通男女間的接婚，造成當家和家庭的基礎；這親子間的情愛，亦包含雙方的義務與愛護。同性戀愛，因爲一向被人誤解，自更易喪失其最高尚的品性，而變成一種瞬即消亡或腐爛邪惡的東西。然而，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和我在下一章（註五九）所指出來的，當這種戀愛在一個較長者和較幼者之間發生的時候，實在可以證明是一種無比的宏大教育力量；同時，在年相若者之間發生的時候，可以發生熱烈的與英雄的事業，這以在普通結婚之中所不得，也難於希望的。民衆的意見深切地認識了這些事實，我想，那眞是一個新的時代：而且，因爲大衆的認識，對於這種戀愛必給以神聖莊嚴的尊敬，而一種一定的規範與大概綱則，亦必從大家對於這件事一致首肯的觀念和標準中引申出來。這是常常聽見說的，男女關係一些共同的意見，其中的一些大家公認的行爲的準則，對於普通結婚的道德，是如何的不可缺少。退一步說，難道沒有同類的某種東西（如在下章所提出的）可以是同性戀愛的眞理麼？同性愛在古代和較早時期的各社會中，它會有它的地位，好像一個大家認許而保護周至的慣常法則；那麼，在將來的社會中，它將回復它的同樣的地位，也總是十分可能的罷。

（註四十）Neurosis，醫學上病理學上名詞，爲一種 Functional 神經病，在神經組織上，並無若何可覺之變動者，

與軟通神經稍不同、

〔註四一〕Dorian 古希臘主要民族之一，其性以保守堅毅著名。

Albania 爲巴爾幹半島西部之一國，境內山川峻險，其性對於同族感情極強烈，好戰。

〔註四二〕原註見 "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二版二六九頁。

〔註四三〕原註參看 "Love's Coming-of-age." 二二頁。

〔註四四〕原註：Otto Weininger甚至於還進一步主張這種氣質爲一種「自然的中間的形式。」（卽加本特戀愛論第二章三十——三二頁）

在一封私人的信中，有如下的話：「我有一種關於「間性」事件一點意見——但我不以爲這是新奇——將來總要到一個發展的時期，到一個人類天性完備的時期，存在男子中的女性質素與男性質素是一樣重要，雖然先前沒有它的地位。這就是說，他是破除了一切的障壁隔膜，一樣也破除了性的隔膜，這是到完全的人性之路——圓滿一體。」

〔註四五〕「卽在我良心之前我不能責備我自己；雖然必須一定反抗遭遇世界對於我的裁判，而我所遭逢的苦痛已經以言說了。真正的，我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我保持我的言論活動的愛情，希求一種神怪的愛，正無異於平常修身的男子。但是在這種不幸的命運之下，我們沒有人寬容，沒有人了解，我所遭的創傷，實在已不是我的生命所能忍受的了。」

——克拉夫特伊賓從他得到一封信中抽出來的一段。

〔註四六〕此處「肉體」二字，不過是英文 Physical 本來是「體」的意思，與 Spiritual 相對待的。肉體二字在滿載思想的中國，是有另一種的意味，但是除了這二字以外，一時想不出一個相當的字眼。譯文中很有數處都是這個樣子。因爲恐怕有神經過敏的人看着有什麼褻瀆的意思，所以特別申明幾句。

〔註四七〕Platonic Love 純潔的精神戀愛，以其著作中及表現上理想得名。Dante Love 也是這個意思。但丁一生崇拜 Beatrice，作新生（Vita Nuova）頌之，對愛情持神祕主義，對 Beatrice 的崇頌，亦如神明，以爲英善合一，

而愛則入神之途。全世界名著之一的神曲 (La Divina Commedia) 亦以 Beatrice 爲其永實傳神怪之愛者。

原著者在此處附註云：J. A. Symonds 的 "In the Key of Blue" 按篇中很有幾處提到西蒙士西氏爲英國散文大家，以研究文藝復興，古希臘文化，及翻譯著名。對於我們所在的這種愛情的同情實得其力甚亦至偉鉅。

〔註四八〕因爲聖保羅的意見，猶太的法律，對於同性愛認爲犯罪，甚至處以死刑，實在因爲在那時代，人們的猜忌成了社會組織傳統的觀點，這是猶太法律的根據。在羅馬第四世紀的時期，在法律中屢屢採入這種反對的規定，從 Constantine, Theodosius, Valentinian 以至 Justinian 各帝的法律中，都反對這同性的愛情，因爲在那時代，羅馬民族沉溺於荒淫無度已久，民族已入衰頹，人口亦日衰微，同時基督教帶着「猶太系保羅」的反對同性愛的主義，急遽的傳播；當日政治家切迫的想去恢復已經垂亡的國民生活的精神，即利用這基督教的感情，謀人口的恢復，於是後來竟制定火刑的刑罰。但是，現在是不是與當日羅馬的情形相同呢？難道現在還感到人口的缺乏麼？即令是如此，就應該取這種手段麼？這樣野蠻的手段，就又能夠滅絕這種愛情的種子麼？而且因此而釀成的更惡劣的反動與不幸的結果，這種法律不當負責任麼？

〔註四九〕此註可參看 "Love's Coming-of-age", 6th., pp. 173, 174.

〔註五十〕Herakles 爲希臘神話中強健武勇富冒險性的人物，具備之國民理想英雄，而顯向勝，沒入體之美，歸之於神，又竟現這樣，故仍歸於人生之樂。神話中諸神，愛恨鬥爭，亦如人類。基督教之理想人物，皆爲聖保羅耶穌等聖賢或隱逸；但希臘系統，則如 Achilles 與 Herakles 皆美貌勇猛兼全之士，有 Arês（戰神及愛神情人）之全德者。Epicharmos 有詩，言人生四願，首則美貌。Solon 謂如得健體全面貌美好，子孫繁盛，無疾病災禍，以終天年，則人生之全福。

〔註五一〕原註見 "Symposium" 中蘇格拉底的演說。

〔註五二〕Harmodius 與 Aristogeiton 爲雅典之二公民。Harmodius 爲一美少年，熱烈地愛 Aristogeiton，友

皆說它異常暴君之子 Hipparchus 遂用種種方法，以破壞二人之感情，欲得 Harmodius 為友，但終因其對 Harmodius 妹之無禮侮辱，遂完全失敗。二人途設法謀殺 Hipparchus 及其兄 Hippias，Hipparchus 雖被刺，Harmodius 亦同時被其衛兵所制伏。Aristogiton 遁亦被逮判處死刑，Aristogiton 雖慘受種種非刑，終不供出其眞正同謀者，後 Hipparchus 兄亦被逐，二人受雅典人尊仰，塑像永誌不忘。

(註五三)原註：在這種關係中，注意這一種常常連結着同性的愛人，歷長久歲月不衰，其互相的厚愛與纏綿的繩帶，那一種極端的熱烈，幾乎是很普通的，與最成功的結婚毫無二致，我還記在很有趣的觀察許多那些男子的愛情，「在少年中發展，往往支持延續直經過某個的生命，我知道那些男子很久不曾見到他們的初戀，卽令是愛情冷淡了，遇見的時候，仍然顯示他與愛熱的舊火，其他一種親密的「親愛知己」，持續於不破裂，到很久的年月？」

(註五四) Democratic Vistas 惠特曼一八七〇年刊行之名著。

(註五五)原註：很不屑地關於女性之間卻又一字不提。

(註五六)原註：莫爾極力主張同性間親愛，如有不法行為，不道德行為，自棄下流的行為，那卻是法律大應當干涉的。見 "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二版三一四，三一五兩頁。

(註五七)原註：是否「結婚法律」能做到了這些事，卻是大可疑的。

(註五八)原註：在法國，因拿破崙法典的採用，性變態者在與平常性慾同一限制之下，是還容許的；前法國公安局勒期的總長 Carlier 之報告，在這事件上，巴黎並不比倫敦還敗壞些。意大利於一八八九年亦採用拿破崙法典原理的觀點。

(註五九)下，章即指本書第四章教育上之友愛(Affection in Education)一篇，敘述同性愛在教育上之歷史價值，及著者自己的主張甚詳。

一九二八年八月卄日譯校竟於江灣。

書話 (2)

目次

女子們說……介子
不知所云……陳光堯
短筆頭之續……洪鈞

女子們說

介子

女子們說，女子一切一切都變成落伍者，是因爲替男子在家庭裏犧牲一切的緣故。

女子們說，女子在各機關裏辦事，成績不見甚佳，是因爲女子的教育權和社會辦事的機會被男子剝奪了幾千年的緣故。

女子們說，女子熹歡修容，而且喜歡時髦，對於事業上，職務上，或學識上倒不大注意，是因爲男子恭維修容美麗的女子，和批評女子容貌的美醜的緣故。

女子們說，女子和男子共同努力革命事業，但見解上，思想上，耐勞上……女子往往落後，並非是女子自身之過，乃幾千年來男系制度造成的。

女子們說，女子和男子發生兩性間不道德的關係時，男子應多負些錯誤的責任。（以上節錄婦女共鳴第一期男子們說一文。）

是則女子的一切過失，她們都希望男子來負責了。是則婦女的解放運動，她們都希望男子來替她們做了。

在我個人覺得「靠人不如求己，」女子原諒她們自己的不爭氣，而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在男子身上，叫男子們去解放婦女：這樣的婦女運動是再隔一千年也不會成功的。

婦女共鳴第一期有「今後的婦女運動」的徵文，在她們的「說明」裏說：

「婦女運動，向無正確的理論爲之指導。婦女們係憑自身直覺的觀念，以求解放。到底怎樣去解放？如何纔叫已經解放很少精確的研究。在已往的口號是：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打破束縛女子的舊禮教，女子應有承繼權，女子要婚姻自由，要求教育平等，要求各機關任用女職員……等。在現在，就表面上看，以上的事都不成問題了。但實際上婦女仍處在被人卑視的地位。……」

不錯，在現在，就表面上看，男女是已經平等了。新法律之保護女子和保護男子一樣；新道德之律女子也和律男子一樣。但實際上婦女仍處在被人卑視的地位。這是什麼緣故呢？豈不是因了女子自己做到被人卑視的地位嗎？「中學畢業的女子非大學生不嫁，大學畢業的女子非留學生不嫁，留學的女子非博士公使不嫁，」在現今已是一句習熟的話柄了。這不是女子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一個明證？

這何怪有一位憤慨偏激的男士要在清華週刊（第三十一卷第四五五號）上這樣地痛斥女子，他說：

「西洋教育普及民治發達，所以婦女要求參政。在中國事事仿効西洋，於是也高唱婦女參政。殊不知在中國男子尚談不到，那裏談得到女子參政。單拿以前清華考送女生一件事來講，中國有許多有為的男子，尚無機會受高深教育，反用許多金錢資送女子留學。清華前後送去留美的女生也不少，女生學成回國，除極少數人尚能作相當事業外，多數祇能作賢妻良母，國家化了許多錢栽培她們，試問她們對於社會國家，有些什麼建樹？……中國大學畢業的女子也不少，除能當教員以外，多數祇希望嫁得一個地位高些的丈夫過她們的安富尊榮的生活罷了。」

自然，這位先生的結論是太近視些；不過他所舉的事實卻總是事實，你有什麼法子來否認呢？

所以，要是我也是一個女子，要是我也是一個「先知先覺的女子，」我將要希望時時有男子來監督我們，批評我們，給我們以一種永恆的刺激，使我們立刻能打破幾千年來男系制度所設下的禁錮我們女子的無形的鐐銬，令男子們刮目相看。可是現在的新女子卻並不作如是想，這還有什麼辦法呢？

不知所云

陳光堯

向來西洋人以征服自然為主義，中國人以服從自然為主義；但中國的女人則不然，試看棕

子似的足和平原似的乳，就可以知道了。

通常女子比較富於愛情，男子比較熱於性慾；但我覺得要改善目下中國男女間的關係，須得把這種情勢翻過來一下。

所謂求服裝相貌體態之美麗整潔的「愛美心，」無寧說是求異性乃至於同性之愛的「求戀心。」有許多女性之致身求戀，都被這種所謂的「愛美心」寬恕了。

學校生活如處女，社會生活如婦人，官僚生活如娼妓，老人生活如石女。然而生活於社會上者都喜歡生活於官僚中，則許多婦人中亦不敢，保無自願做娼妓者矣。

短筆頭之續

一

先前有許多女人很羨慕一般作男人的，以爲男人可以娶妾嫖娼，性慾上有絕對的自由，而且男人又可以幹大事做大官。……但是男人既要負自己和妻室兒女的生活責任，又要受外界種種憂患痛苦的襲擊，這都不是女人們所能夢想得到的。

現在又有許多男子很羨慕作女人的了，尤其是在雜誌報紙上時時可以見到男人欽羨女人的文章，其意不外以爲女人的肉體神聖，舉止可愛，可以享男子之福，可以顚倒玩弄男子於掌股之上。其實女人也是極不好做的，小便既不便，懷胎更等於受刑，這都不可謂非女性的大累。

洪　鈞

男子說女子太不中用，女子說男子太蔑視

她們。他們兩方面的話都有理由，——除非女子能做到沒有一個男子敢蔑視她們時。

二

有數十年如一日的兩個男子，沒有數十年如一日的兩個女子。

三

喫慣了甜的想喫鹹，喫慣了鹹的想喫甜；所以獨身時盼望有一個愛人，有了愛人時羨慕獨身者的無係累。

四

新有愛人的人，最怕人家知道，而又最希望人家知道。

五

女子之所以不能經濟獨立，許多人以為是由於男女之教育不平等。然而現今各工廠中沒有受中等以上教育的女工的數目，倒遠過於各機關各商店的女同志女職員。而每年由中等學校畢業出來的女學生的數目，也遠過於這些女同志女職員。可見大部分女子（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女子）之所以不能經濟獨立，當另有幾種原因，而安心做太太小姐，也許是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六

女子遺產承繼律實行後，將見報紙上多幾則律師啓事。

七

未結婚的男子總希望娶一個善於交際的妻子；已結婚的男子總悔未娶一個母性的妻子。

八

百貨商店中男子用品只占十分之一。

柴霍甫著 趙景深譯	悒鬱	二六八	32開	·六〇	柴霍甫的短篇小說是愛好文藝者所共喚的本書所選都是作者最得意的上品從苦悶中表示諷刺從寂寞中表現苦悶可見作者獨特的手腕
左拉著 徐霞村譯	洗澡	一六八	同	·四五	左拉作短篇小說很多但短小精悍的恐怕只有這一集本書含十三個美麗的短篇其中如洗澡的描寫的新創禁食的諷刺和我的鄰人雅各的悲慘都是名作
屠格涅甫著 樊仲雲譯	畸零人日記及愛與死	三六八	同	·六〇	是兩篇中篇小說畸零人日記描寫一先天癆病青年在自殺以前的心理的狀況愛與死敍一少女戀愛一少年本因不被了解而自殺後來少年親往訪問也發狂而死
沙多勃易安著 戴望舒譯	少女之誓	一六〇	同	·五〇	作者為法國唯一的浪漫派作家本書即其最著名的阿達拉與核耐以北美洲為背景全部着涼秋的芬芳其文如讀塞外胡笳使人愛好欲絕
莫泊桑著 章克標譯	水上	一四〇	36開	·四〇	本書為莫泊桑傑作之一用日記體寫他在南地中海所得種種感觸章先生根據法文原本譯出非常忠實文筆尤極流暢
法朗士著 杜衡譯	黛絲	二五〇	32開	·八〇	本書寫一個高僧去度化女優黛絲使他拋棄了奢侈的生活去過苦修行而他自己卻因為墮落了終日思念着黛絲對於教士的愚昧虛偽諷刺得十分深刻
陀羅雪維支 胡愈之	東方寓言集	一三三	同	·四〇	本書共含六個短篇小說性質都類似寓言均由作者的幻想創造出來假設是發生在中國實際其實是諷刺俄國當時政府之黑暗的
施託謨著 朱偰譯	漪溟湖	一〇八	46開	精·三〇 平·二〇	這是茵夢湖的第三種譯本譯者譯此書的動機便由於覺得意門湖和茵夢湖兩部譯本都不大妥當序中將郭譯的謬誤逐條指出可見譯者的用心
屠格涅甫 黃維榮	十五封信	一〇〇	同	·三〇	這是一對男女往來的情書他們起初很戀愛她後來覺得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戀愛互相分離但終於因為執着於憔悴患病而死從這裏可以認識戀愛的真義
哈代原文 方光燾譯注	姊姊的日記	一〇[illegible]	32開	·八〇	此書為極著名之戀愛小說譯者方先生譯注對於文法及複雜的句子都有極詳細極透徹的注解可選作英文注釋本與[illegible]作字典式的簡釋者完全不同

一個人的結婚

章克標

在這裏我要記述一個人的結婚，我頂知悉這個人的這一件事，因爲這個人就是我自己。不過須得聲明的，我是在這裏寫小說，不是記事實。我的記載描寫，也許和事實完全不合，那卻不能算是我的過失。我祇要寫得不錯，而且寫出了事實以上的眞實，就滿足了，這眞實我卻決不躲避，偸過或枉曲的。我要把全個我碰到那眞實上面，即使我一碰之下，會腦漿迸裂，血肉模糊，顯出了我全個人的醜惡，我也不想規避退縮的。我有勇氣，我也想着我赤裸裸的自己。這樣我開始我的小說了。

假使我能寄出這一封信

（前略）……

現在我已經不能顧算了，寫出這樣的一封信來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應該的，是不是可以的，我是沒有辦法不寫這樣的一封信了。這封信的結果雖則我也能看得很明瞭，我知道這將使我的老年

慈愛的父親吓，你要怎樣地煩惱彷徨而手足無措啊！而且你也祇得一個人獨自煎熬，不能和別人去商酌以解決這個難題。你未曾知道你兒子的心情之前，你的一切措置原是當然以上的當然，但你若了解了些你兒子的心情，你必要感到無法可想的煩惱了。而且那事情差不多已經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實在是再也沒有辦法了。我也知道不把這一番心情表明你是比較可以少受些苦悶，但是無奈在我這事情又做不到，因為這差不多是我臨死的掙扎。

說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已經非死不能時的情形，而我卻是在生死決戰之境，決不能說哀善的話，而祇能有求生的猛烈的狂喊。俗語有一句「狗急跳牆，人急跳濟。」我正是在這樣急的時候了。我的說話，我祇恐其不能十分猛烈，而決不會嫌忌牠的過分的。對於我是慈愛無限的老父，我也不能夠有分毫的假借，因為在這時光，我們已是人和人的對決，而超越了這一種人倫的關係了。

在這問題發生的當初，我始終取一種「我不關焉」的態度，但是這個「不管」以前是很奏効，而這一回卻分毫不能阻止事件的進行了。這就是表明你們，父親吓，母親吓，你們對於我的結婚一事是如何着急，如何關心的了。也是因為我年紀一年年大去，而對於這問題自己卻毫無把握，而且也沒有什麼關心或着急的樣子。這一點是你們受傳統思想支配着的人所不堪的。「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一種教訓，從幾千年來已把子女婚嫁的責任加在父母的雙肩上，而且，

事實，你們已經幾次要完成這責任過的，不過我有了第一次的反抗，而且自己出馬解除了幼訂的婚約，逼得你們祇得暫時放棄責任。這在你們心中是怎樣地煩惱吓！這個我知道的。但是你們看我回國以後，並不像傳說那樣已經有什麼意中人，而且對於婚事也並不提起，這是使你們益加難過了。你們看他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還不會有一點要舉行這終身大事的模樣，問問看又祇是不得要領地回答「慢慢地」這是使你們耐不住了，不但你們覺得年紀老去，而且也見你兒子的老去，而且也看透了你兒子的沒有找一個女人的能力，所以你們又決然地起來了。這是你們愛護兒子的至意，你兒子很明白曉得的。在舊社會習慣中，到了將近三十而尚未結婚的光棍，加以怎樣一種輕蔑的眼光和不平的待遇，我也是知道的。你們的進行此事，完全出於慈愛的本懷，是實在的。卻是無知無感的天，也知道這一點。

我的「我不關焉」的態度，不發生一毫的阻力，我是束手無策了。要我像從前一樣取斷然的態度，現在我做不到了，因為我對於父母的心情有些理解了。這是使我益加苦惱益加懊悶的。這實是和切斷我生命是同樣的舉動，而卻是由父母慈愛地微笑着在手中舉起那一把明晃晃銳快的鋼刀！

這事情的成立是宣告我精神生活的破產，思想的全部倒潰。那我雖還能繼續吃飯而存命於世上，也不過同活屍是一樣的東西了。一個人的生活，並不是就是物質的生存的意義，這是和草木石片的存在於世間有些不同的，人有他的感情思想，人有他的信仰理想，就是有他生活的精神方面。這是，

父親，你從我很幼小時節就教示我的。我的能有現在這一種的思想，這一種對人生的態度，可以說大都是繼承感受了父親，你的教化而來的。我也敢以此自傲，我不像現代一般的淺薄的人，專一蠱惑於物質的。但是父親，你陶育我成了這樣的一種人格，現在你又要親手來打破牠！

對於婚姻的見解，我已經有了一種思想，我已經有了一種理想，而我祇是耐心在等牠的實現出來。並且我深信這一種理想的合理，所以我是坦然地等候着，一點也不覺得焦燥的。婚姻因爲有牠的理想，所以是存在的；沒有什麽思想背景的婚姻，是不合理的婚姻，是不成其婚姻的婚姻，那是我所輕蔑的。對於新流行的所謂戀愛結婚，我始終沒有欣羨過，因爲那不是我的理想，對於舊來的問名納采三盤六禮的婚姻，我也早已認爲不合理的，我的結婚觀的基礎，是建築在自由意志上面，而是絕對負責任的結婚。我雖則還不曾能將我的見解公表，但我自身卻已深信不疑。而且我想，父親，你也一定是贊同我的見解的。

你現在卻因爲愛而盲目了，現在是不顧一切，在替我進行結婚的準備了。啊！我還有什麽話可說！你要我精神生活破產，你要我思想的根基崩潰，你是在斬絕我生命的根元，而且這又是你自己所陶冶訓育而成的生命。啊！你自己一定也要覺得悲傷了。

父親，你讓我自由吧！我現在要求得你的許可，而決不像以前那樣取自由行動了。我太了解你們的心情，我不能不顧一切地鹵莽從事了。但是也請你了解些我的心情，讓我自己建設我生活的營造

吧。

我不願意破滅了理想而繼續存生在世度過半生半死的生涯！與想做一個人的人，誰都不甘願拋放了精神一方面而去維持他的物質的生存。但是你們已經在進行來打毀我精神生活的基礎了。啊！天！

人世間的悲慘，還有這以上的麼！我們都是好人而現在卻在微笑地互相殘殺。我知道這信將怎樣地刺痛你的心，在你性靈上加上怎樣重的打擊，但我不能停止筆底下的一句句寫出這樣苦酒一般的說話來。並且我自己又覺得那是怎樣地可以悲觀，因為我不能鹵莽地寫得粗暴強蠻，致使你會無可如何而中止此事，祇能憎怒我的非禮；因為你若怒我的非禮，由我的一裝悔謝就可以消除你的怒氣，使你再得平靜的。但是現在我差不多把全副的重擔子都推到父親你老年的身上。這在我又是怎樣的一種苦痛而懊惱喲。

但欺誑作偽是我不喜的，也是父親，你所不希望我有的，那麼除了這樣以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現在你們以為是該當的當然而決不會使你兒子困惑的，又那知在他是以為有性命出入的呢！這樣真要使人疑心相互的理解，是不能增加相互的幸福了。假使我沒有對於你們的理解，我還可以像上囘同樣來一次，那又是多爽快的事啊！但是替你們一着想，我實在沒有再反覆這舉動的勇氣了。不過你們倘使能不理解我的心情，仍舊看着進行上去，以達這事情的實現。這是一方面我固然願你們如

此，而別一方面又是嫌惡的，因爲我不願我父母是這樣不顧及不理解他們的兒子。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有積極的表示，關於這事情母親曾是怎樣耽心過來，上一回的解除婚約曾是使她怎樣不適過的。我想起了她滿與斑斑的亂髮，我是什麼勇氣都萎縮了。

………………

由你們去辦吧，我來反逆了這時代的潮流，做一輩子孝子順孫！

也曾這樣想過；但這就是「哀莫大於心死」的心死的意味，我決然還不肯自殺哩，我是怎樣的苦悶，經過了無限的思慮，我祇能有一個辦法。

這就是使我寫成了這樣的一封信。

這信將使你老眼下淚也未可知，但是我已經寫了，預備寄給你看了。我們祇能抱頭痛哭吧。啊！殘酷的運命之神！

我這樣勇敢地決定吧。我決不能承認這婚事，我一定要得你的許可去破棄牠，你一定要許可我去破棄牠，因爲這是我唯一的生路。我還不想就死。

你自然要非常傷心。或者還要關懷到我的將來，那是可以不必的，一切都由我自己來負責好了。世間總還有一個人會適合於我的，即使沒有，那麼不結婚也不是人生失敗的意味，我們在結婚以前，先得是一個堂堂的人，是了堂堂的人，不結婚仍然還是堂堂的人。請你們放棄了來管這些事的厚意

吧。

我知道這幾句話是我怎樣鐵硬了心腸纔說得出。你們把兒子的婚姻看成自己分內事，是由於傳統的習慣，在你們是很當然的。請你們不要干預，也許感到侮辱，感到不可抑制的忿怒，和無限的悲哀。但這也不過和叫我依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婚是同樣的一種難堪。這是我很知道的，但且請想我是知道你們這一種心情而還是不能抑止說出這樣說來的我的心情，那麼你們也許有一種別的念頭可以想到，別的感情可以觸發吧。

請爲我的精神生活之故，給我以我所希求的許可，你們的兒在這裏哀求。

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又是一封信

我曾經幾次出去寄這一封信啊！但是想起了這信所要引起的悲哀，以及若照我的話再破約後父母所必受的世間的批難，總躑躅了幾步，把信再放入衣袋中的。但是這樣一天天挨延過去，心裏益加煩悶，我不得不向朋友吐露苦衷，洩寫些胸中的牢騷，於是有以下的一封信。

光濂兄：

我已經一天天逼近那個結婚的關口，這是由時間之神帶我去臨近牠，並非我自己走近去的，須得先向你聲明。我現在的心境，對於這結婚已經達到了無可無不可的地步，此地我在開頭就和你講明。以前對於我的結婚，你是曾經屢次關心過的，所以我要寫這一封信報告你，可以使你安心或者悲觀也不妨，總之我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中。我可以把心情的推移仔細和你談談，也許你比別人更能理解我這一種矛盾的舉動。

記得我們在東京的青少年時代，在櫻花爛熳的道路上，我們如何夢見將來的黃金時代啊！我們口上談着人世間最熱的戀愛，心裏描着人中間頂美的女人，懷抱着人心中頂純潔的感情，那時是怎樣的狂喜而有希望啊！但是祇不過是六七年的工夫，我們的歡夢已經打破，即使是鏡花水月一般的空想，也不再存在了。那還有什麼話！

雖則直面了社會的事實，知道我們理想沒有實現的希望，但是在我心底裏還固守着我的理想，我說，「我寧可不結婚的！」這頑固引起你的不是訕笑而是肅然起敬，你也還逃不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啊。但是曾經使你一時起敬的理想，現在卻要同沸湯澆雪一般地奔解了。

我是頑固的，這一點卻由你虛譽為毅力，現在我知道那真是頑固。你祇看事實，我是要結婚了。上次我對你說將要結婚，你還以為是騙你，而我也沒有真個去結婚的心思。但是有這樣一樁事實，你也明白了，卻想不到會有這樣一個結果的吧。這是怎樣的結果，我現在也還不明白，不過再過二個星期，

就可知道了。我要把我現在的心狀告訴你。

當初我因爲解除了幼小時所訂的婚約，那是怎樣的欣獻！囚人的得了特赦，籠中鳥的完復了自由，我覺得像可以滿天空亂飛了。世界上那一個女人是不可以成爲我的女人的？每一個女人我都有可以去愛她的資格了，那是多麼愜心的一件事啊！我的努力是不虛的，我的奮鬭得了報酬了，當時我很這樣想過。

那知道不過是青少年時代的夢幻，童話世界中仙妙的虛境，決不能出現於我們實世間的。我對於實世間有了一點點認識之後，就這樣想了，我仔細看，竟不能發見一個合於理想的女人。這是很不好的，我曾經咀咒理想過，我以爲倘使沒有理想作祟，我便可以和別個人同樣地歡樂。那知道又不對，我以後就發見在我的性格上有一種不能做戀愛的缺點。戀愛是沒入於忘我的境地，而我無論如何不能拋撇去我的自我。戀愛是要有些看不清四圍和將來的愚昧，而我卻有些不能欺瞞自己的洞察的知慧。在我想做一件戀愛的時刻，我已經看見了牠悲慘的結果，因爲這一個緣故，我斷了戀愛的念頭，這在我並不是鬆事，你可以知道的。

還有很抱歉的，是我見了那些所謂情侶的結婚，一切祇覺得醜而肉麻。又是因此，我對於戀愛二字，並且起了反感。我開始輕蔑戀愛。這不一定是由於我的得不到所愛因妒羨而起的一種反動，你也可以明白的。我以爲那是我還不能忘情於青少年時代的幻境而然，對於實際上原不過是如此這般

的戀愛當然是要解放的，因爲對於戀愛是已經沒有什麽可以作爲我理想的根據，我便趕緊把結婚的一件事來建築在自由意志之上，這是我思想上所不能避免其出現的一變化，究其原因還是在於要把青少年時代的理想保留形骸之故。你對於這一點，自然已經很有些不同感情了。我卻實在還不能忘卻青少年時代的理想，也可以說不能忘卻近於夢幻的理想境中的戀愛，這你或將覺得有些可笑，但我仔細內省自己的心狀，我不能不這樣告白。

後來我普泛地對於一切女人起了一種憎惡之感，那正是你頻頻勸我結婚的時候，而我卻坦然過着獨身生活，對於別人的戀愛的欣歡，一點也不表現出羨慕的精神，這在你是已結婚了的人看來，要作爲我的空架子吧。但我的確不曾羨慕過，我對於女人的愚鈍，狡猾，貪慾，虛榮，欺詐已經能看得很清楚了。那當然是我錯的，我祇注目了她們壞的一面而忘卻了好的一面。

從那時候起，結婚問題在我已經是一個平平凡凡可以毫不關心的問題了。

我覺得我的思想總比年齡走前了幾步，這個也許是成爲我無限悲哀的根元的。後來我對於女人卻像開了另一種眼睛，我開始感得每一個妙齡的女子，都有一種共通的美。這也許多半是由於你的啓發的，否則我在這方面的覺醒更要遲些。我以前看女人，祇用童話國裏的夢幻的眼睛，現在卻不能完全這樣了。所以在我又生了另外的一種問題出來。由這一覺醒我又多理解了世間的許多事實，我已經再不能是住在童話國裏的大孩子了。這在我思想上要發生一變化是當然的。

但是一思想的發生以至構成，是要些時間，不是驟然之間可以成功的，真不巧，在這中間卻發生了我的結婚問題，我真個手足無措了，我不知道怎麼樣應付纔好。以前的青少年時代的熱情激行，是振不起來了；要根據於現在的心境而取一種態度，卻是我現在還不能有一種可以使我取斷然的態度的見解。要回復我從那個老調子，再唱一次高調以應一時之急，也提不起嗓子來。這便使得我取了現在的「我不關焉」的態度了。就是我所說的無可無不可，也不過是這「我不關焉」的毛病更深進一層能了。我知道這種態度是不對的，但是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的結果是拖延，拖延拖延就到了火燒眉毛地事機迫切。事件將要怎樣地進行展開，我是不知道的。還有兩個星期工夫，總會解決的。我心焦又坦然地在監視着自己的態度和心境的變化。

我現在所要做的，是在求一個思想上的出路，我可以根據了牠而行動的。起頭我也曾費心去思索過，現在卻因爲時日迫切，我很心亂，已經沒有思索的餘裕了。我祇是莫名其妙地懊惱，以至有時很有些得罪於同住着的程君和孫君的行爲態度，好在他們總能諒解我，我可以不十分耽心或抱愧的。我的束手無策的煩惱，請你閉目一想看。

我以前曾經種種想過的，不憚詞費地一一和你談談吧。當初你赴法的時候，曾經答應寫一封長信來，但在船上你就發見了這在你是不可能的，那且讓我用我的這一封長信來引動你的文思筆趣

吧。你或者因此而能實踐了你的約，豈不是好。不過我這裏所說的所寫出來的，都是毫無道理的傻話。

一 結婚與戀愛的分立

結婚是人間社會中的制度，戀愛是人性中的感情，爲什麼一定要使牠調和而達到所謂靈肉一致的結合呢？若使這可以很不費事地達到，我原也可以不提出什麼抗議，而在現下的中國社會中，是費盡了一個人所能設以上的力氣，還是達不到的，又何苦而努力於此？這個豈不傻極！結婚儘結去，不管牠的動機形式，祇要社會上承認牠是一種結婚就算數了。戀愛也儘戀去，祇要兩人都很滿意，便可以不顧到旁的人而做兩個人中間的私事。這樣便可以沒有問題了。我結婚，是然要結婚了；我戀愛，是可以再戀愛的。那麼天下太平了。爲什麼一定要踏襲人家的思路，去想到什麼結婚與戀愛的關係，再用什麼自由意志來自繩自縛呢！不是照事實做去好了麼？結婚便結婚好了。戀愛如有對手，可以，何苦多用那些無謂的心思呢！那都是受了概念的縛束的人，自討苦吃的一種行動，你現在要做一個絕對不受什麼拘束的自由人。你不妨大膽地結婚，你可以大膽地戀愛。道德家的說教算什麼，世間的閑話算什麼，你祇要勇敢猛進！

我心裏發生了這一種的呼聲。我暫時還不能去判別牠的正否，不過牠是積極而不是消極的我卻知道。我還得再想想，再考察一下。

二　試試看的態度

和上面不同的，卻還有試試看的態度。那是我且不去求什麼思想上的根據，也許那女人就是心目中所期待的女人，結了婚再說。因爲我實在沒見過那女人，所以好惡愛憎是無從說起的，因此一定要說不行而反對也是不合理。因爲我也經驗到過，曾經在街頭看見些女人，以爲她們是有些可愛的，這就是使我再不敢閉上眼而空喚理想上的戀愛了。萬一那女人是屬於可愛的一型的，萬一那可愛不但是在姿態上而且情性上也是可愛的，那怎樣？豈不是非常省事了麼？可以無須多所周折，爲什麼一定要弄到失之交臂呢？所以說試試看啊！但是倘使不行呢？行的祇有萬一，其的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不行。那麼不行時，怎麼辦？這個很容易，法律上要離婚那一章是做什麼用的？但是這句話好像使我不爽快的，我心中還有那些虛妄的永久的愛，等等概念盤據着。而且試試看的態度太輕淡了，雖則我並不是把結婚看做一件終身大事，但是我想對於每一件事總須有些真誠的態度。預備着離婚的又何必結婚！所以我對於離了婚而再去結婚的人，是很覺得奇怪的。同是一個女人，爲什要特地和甲女離了婚而再去和乙女結婚呢？結了婚而離是笑話，離了已結的婚而再結婚更是笑話。這一個試試看的念頭，雖則在我心中一湧現，卻就被我喝退了。是不是一喝牠就會絕跡的，我卻不知道。

三　屈服於舊制度

我也想過，就是依照舊制度有什麼不好呢？從幾千年前已行到如今的制度，如其有什麼不好，早該改革過了，到現在定是經了無數次的改良和洗鍊，所以舊制度未必一定不好。反而是新式的結婚卻很危險。時常聽得別人的頗可慶賀的戀愛結婚之後，不多久卻是相見於法庭而提出離婚的訴訟了。況且舊制度也自有牠的妙味，牠的補救方法。第一是少麻煩，一切可以不管。而且舊式的女子對於家務等等總比新式女子內行，是很可以做成一個舒服的家庭的。即使對於女人不合意，也可以照舊式的做法，便有嫖妓納妾等等事情，那是舊式婚姻上所當有的補救，所以去做了也不是什麼罪惡，這樣就得救了。所謂服從舊制度，原祇要能隨機應變，也是無礙的。而且還有最後的一着，可以離婚，不過這念頭太卑下了，我自己立刻覺到。人生是要向上的，這樣因循墮落是不行的。而且屈服於舊制度下的一事，即是表示了一人生的破產。這是什麼都完了；何必再去想什麼補救呢？對於已經死滅的用不到什麼補救，也無所用其補救。不過若快心屈服於舊制度之下而去赴死，那到也是可以佩服的，至少使人覺得有一種悲壯的美，那也是可以的。不過我現在還不想就死，所以這念頭，也祇閃了一閃就躲開去了。

四　我不關焉的繼續

還有我曾想到把現在的這個「我不關焉」的態度接連下去，即使到了結婚或結婚以後，仍舊保持這一種態度，我照老例看做若無其事的自過自己的生活。這是我謹守自己分內之事，而且也不去干涉別人，一切用冷淡對付。這個如果能做到，到也不失是一個方法。不過恐怕很難實行，照我的心腸恐怕不能夠那麼樣冷而且堅。並且這一種不負責任照理該在事前聲明，但怎樣聲明，卻是很爲難的一件事了。即使如此聲明，也決不是去積極阻止這婚姻的意思，所以他們還是要照舊進行去與個要看看你以後是如何辦的，他們會使先結了婚再看吧的手段。這樣一來就很麻煩了，因爲已婚之後的終久難以如此冷酷，我也還有些自知之明，這麼說，就是我承認了這辦法雖好，不過辦不到不好。

五. 賭博的興致

我還想，我的結婚若是作爲一種賭博看，或是買彩票一樣，到也有趣。打白心寶時的一聲「開啦！」一搖彩時的一聲「得了！」正同揭開新娘面幕時的第一聲喝彩。那時贏是贏，輸是輸，再也無法可以挽回了。但這結婚是我終生的關鍵，我差不多感着是和生命一樣的重大，那麼在開彩一剎那的緊張，以及過後的失望和欣悅，想想看也很有趣味的。都是一種頂強有力的刺激，比嗎啡比鴉片比酒比香更強更厲害更新鮮更新奇的。而且也不但在肉體上，在心神上有更強烈的激動，是比什麼賭博的下注更大，所以趣味是更加濃厚。不錯，這很有趣，同把生命打賭一樣。但這是要人生遊戲化了之後纔能成

到的，否則也是徒然的所以如果可以做到那是我已經成功了改變一種新的生活態度，是採取遊戲人間的形式了。那也好，本來的我雖則在某種意味上已死，卻又產生了一個別樣的我，那我也還是仍舊能彀生活下去的。這賭博在開了彩以後，一切決定了，也比試試看之流的態度光明些。不過對人生取一種遊戲的態度，和我的本性似乎是不相近的，所以很成問題了。若使我可以有遊戲於人生的本領，我該是早變過了，我在人生的路程上不知顛覆過幾回了，到現在還不曾取過這種巧妙的遊戲態度，足見我是不能成功的。這樣一想我又束手無策了。

最後的一條路，祇有斷然反抗的一策，那是和現在的心情不合的。現在祇能無可無不可。因為一取了反抗的手段，事情就得鬧大，家庭中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我父母都是已近六十歲的人了，他們實在不能再受此種軒然大波了。父親是很古板的性質，什麼事情都很拘泥，是新近纔決定的婚姻，又反悔有點太說不過去；是很使他老人家難以處置的。母親上一次曾經嘔氣過，那是她已經替我預備成婚了，卻因為一抗議而事件中止，後來不久又強出頭把那婚約解除，曾經使她心痛肝氣發的，現在我祇看了她些白的頭髮，半個不字也不忍出口。這樣我確是無法可想了。我若一提出抗議，那事情必有一番變化，要起波瀾，那是一定的。並且我心裏還有一點躊躇，以為我若然強硬起來，我的主張一定可以貫徹的，想當初我還是依賴了家庭而生活的當時，也曾有過解除婚約的事來，現在我至少能彀

自活了這們什麼不過反而是因此，我強硬不起我的主義，你也許要想這是奇怪的脾氣，但我有這一種脾氣，又有什麼辦法！父親現有如此老齡，還在一個地方學校教書，為了每月很微細的一點點薪水而工作，我祇想想此事，也不便再有什麼動作了。我的青少年時代的鹵莽無思慮的蠻橫，現在已經振作不起了。這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悲的。

老友，我所謂無可無不可，原不是眞實的情形，我祇是束手無策而已。倘使你在此地，你一定可以替我籌劃出一個好辦法來，或者在思想上開道我一條新路，或者在行動上指示我一個方向，但你是在三萬里外了。逢到了有事情方纔知道朋友的必要，那是眞的，為什麼在當初我祇把事件約略地一說，而不把我心中的鬱結向你一吐呢！我現在眞有點懊悔了。

還有一句話，我應得更明白地說明些的，就是上面已經提起過的我對於女人的覺醒，這當然不是最近，而是一二年以來的事情，不過我疑心我的所以不斷然反抗，隱隱中怕還有心上在希求女人的肉身那一種勢力的蠱動。這個我雖然反省過，卻不十分明瞭，因為有些時候我覺得是要求異性，而有時卻和以前一樣是坦坦然無所動於中的。並且我覺得此種要求總是瞬時的，不能構成思想上的一體系的。所以我也不敢明白地說受有什麼要求異性的影響，有也難說，沒有也說不定，我不明白。

不過專為肉慾而結婚的見解，我總是不贊同的，那是太成了唯物的人生，實在就是把人生的別一方面抹殺了，這個我不幹的。

總之，我是無法可想，我祇能無法可想地拖延過去再說。啊！暗淡的人生！

最後問你，你的吳國情調，究竟如何？請告我一二，是很盼望的。問你康健，並祝新年恭禧。

寬怡在逼近結婚的時候，十八年一月二日。

獨自問答

其實在這以前，當這件婚事初由媒人來提起，就把年庚送了來時，我爲探求自己心裏的眞實，用問答的體裁寫了若干對話，現下把牠抄在底下吧。那很可以表示我當時的心狀，不過我始終不會把我的心抓住，問淸楚，終於緊要地方，都滑稽脫了，所以這也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直到寫給方光燾信時，我還在想這會話如何展開，但是無論如何不能有進一步的展開，我眞煩惱極了。寫給方光燾信的那一天，距定出來的婚期祇有二星期了，我怎能不又悶又急又惱呢！但請先讀我的也是不得要領的會話吧。

一八，三一，五。

1 你要結婚了麽？

A. 聽說你要結婚了；有其事麽？

B. 也許有的。我還不十分明白。

A. 什麼！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能這樣回答麼？

B. 爲什麼不能。而且事實是這樣的。

A. 那麼這一次你不是絕對否認的了。

B. 不能絕對的否認，這一種勇氣已經消磨完了。我說這一句話，你總可以理解了我的心情吧。

A. 不。我不懂你的舉動。若是你將要結婚這話不是謊言，我老實不能理解你的行爲。

B. 爲什麼呢？

A. 因爲我不曾聽見你有了戀愛的對手，而照你一向的主張，是傾向於把戀愛作爲結婚的基礎的。

B. 沒有這些話。戀愛結婚我固然認爲很好，對於非戀愛的結婚，我也沒有看牠爲罪惡的勇氣。

A. 你真有點出爾反爾了！你當初是爲什麼緣故而解除本來已經訂就的婚約的？現在卻又卑怯地逃躲。往日正直的你？

B. 決不，決不，往日我正直，現在還是一樣的。否則我還可以強蠻地反對結婚，因爲正直，所以不行了。正義善道往往是頂劣弱的東西。

A. 那麼，你承認你是弱的。

B. 不錯，我不能像蠻牛一般地蠻強。

A. 我總不能理解你。莫非你已找到了戀愛的對手？不過因爲我未曾知道之故。對了！快把你的浪漫

史賓佈出來吧•

B. 沒有，沒有這些事。

A. 不要賴，不要說謊。莫非你想把這件做成小說的材料而祕着麼？不說也不妨，反正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B. 請你不要代我悲掩了。事實上我不是這樣會漂亮到去做戀愛工作的人。但是現在我對於這個並不覺得遺憾，其實即使嫌恨也是無法的。

A. 什麼！今天你有些異個不同平常。一定是在什麼地方吃了虧了，但是放開心懷吧，好事總有一天成功的。

B. 咦！你還是這樣胡鬧。

2 你也結婚好了！

B. 你這幾天爲什麼這樣意氣消沈呢？

C. 眞有這個樣子麼？

B. 好像有一些。不過那是爲什麼呢？

C. 一定要爲什麼的麼？那麼你的將要結婚是爲什麼呢？

B. 唉！這是從那裏來的話！但同你的意氣消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我的結婚是搶奪了你的愛人麼？

C. 哈哈，有點相像的。你想，連你都準備結婚了，我不是完全成了一個落伍者麼？倘使我還有什麼強固的主義主張，我也可以硬了頭皮說是忠實於主義，但當初所抱高潔的理論，已經被你感化而破滅了。你看，我在這樣的境地之中，不應常現出意氣消沈麼？

B. 有理有理。那麼你也結婚好了。

C. 正是，祇不過對手不容找呀！若是一貫地主張戀愛結婚，那麼一味先去冒戀愛的險潮好了。也不是十分困難的。可是戀愛已經不是我們所希求的了。所以選擇一個對手，就非常麻煩起來。

B. 正是。因此我取了一種放任主義，萬事不管，聽天由命。老實，一切不負責任，現在也不管，將來也不管，正如敗軍之將的解了兵權一樣。

C. 你以為這樣是好法子麼？

B. 並不，祇是因為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

C. 但是我還不大願意納降哩。究竟心裏覺得不好意思似的。

B. 我勸你早些收場吧。萬事總有一個結束，除非你決心抱什麼獨身主義。

C. 為什麼要抱獨身主義呢？又為什麼不？不抱獨身？難道可以抱獨身以上的二身三身麼？我說，最要緊是須有徹底絕對的自由。

B 這句話我承認。不過在現下的社會組織之下，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C 有什麼做不到呢！現社會上有幾個乾淨人？有幾個道德上的無缺者？實際上不是早已成了自由時代麼？我近來對於社會的內情有些看得明白了，時時深深地這樣感到。

B 不錯，但是社會祇許私下有這種交涉，而決不許公然顯露出來，這是表明制度的形式已經硬化，但是要改革卻很不容易。那麼，你打算自沈到舊社會的一切汚穢惡劣的底下去麼？

C 這也不一定，要看機會怎樣了。

3 你喜歡怎樣的女子呢？

D 我近來很喜歡談婚姻問題了，請你做一個談話的對手吧。

B 可以。我說還是談談女人更好。

D 對啊，咱們男子自然喜歡談女子的。

B 你想女子也喜歡談咱們男子麼？

D 這個我不知道，你說女子是否是必要的。

B、自然是必要的，否則天又何必生出女子來。而且已經有了女子這一種存在，縱使不必要，你也不能叫造物主收拾回去。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要怎樣的女子，而不是女子的要不要。

D. 是，你的話全對。那麼你要怎樣的女子呢？

B. 這個我不知道。當初我也曾想過要怎樣怎樣的，現在我把那種見解都打消了。還是你不說要怎樣的女子，我可以附加一點感想之類，補正你或贊成你的見解。

D. 那麼我說，第一是要美貌，女人不美貌是失了女人之所以為女人了。我主張把一切不美貌的女人投諸東洋大海，在我們是拔除不祥，在她們也是脫離苦海早日超生。醜女人活在世界上實在是活受罪。

B. 你的話很徹底。不過所謂美醜有共通的標準麼？我說好看的你也一定會說好看的麼？情人眼裏出西施，不就是說喜歡了就覺得好看麼？你的計劃有點不容易實行了。不過你推崇美貌的雖是不錯的。美貌的人大抵是聰敏健康，這兩件卻是無論什麼人所不可少的。除了美貌以外，你還要求什麼呢；

D. 我承認了美的至高無上的價值，照理不該再要什麼了。不過若不妨再貪得些，那麼美是天成的，我在人為上要求她有相當的財產技能。

B. 哈哈，你眞大膽，不怕人家嗤笑麼？往往大家都諱言金錢的，你到說要有些財產。雖則這話並不曾錯，有財總比無財好，目今又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不過你要留心她會靠托金錢勢力來壓伏你呢！

D. 嚇，你在譏諷了，那麼你的意思怎樣？

B. 我說：你要結婚，先要選擇門當戶對的，

D. 哦，原來你是一個大守舊黨。

B. 不要管守舊維新，祇要話說得有理。我見了許多配錯了的夫婦，所以覺得這古訓的不錯。一個貧家子愛上了一個富家女，因戀愛而結婚了；不久他們就會乖離，因爲家庭生活在一家絕然不同的情況之下。我有幾個朋友，照他們的境遇所要求的妻，應該是個良妻賢母，但不幸他們有了戀愛，結婚之後，小家庭總弄不好，女人奔走於革命工作，做婦女運動，丈夫便大遭災，雖則原知道這些女子原不會理什麽家務的。不過愛情可以替代麵包的事情，卻亙古今中外不會有過。

D. 好了。你怎的大大地罵戀愛結婚？

B. 那裏？我怎敢！我絕對沒有這膽量，而要罵也不是這們罵法的。我祇能怨艾天的作惡，罵女人的不爾才子，不垂青及我，我決不是反對戀愛的。你知道我會怎樣地對戀愛口涎直流過。

D. 還是冷峭的尖刻話！我要你眞正指導我前進的方向啊。

B. 當眞？那麽你揀美貌的，揀有錢財的。

D. 你這樣瞧不起錢財麽？但我是有一點微意的。照理該注重謀生的技能，以求經濟獨立，這你同意吧。而所謂謀生技能經濟獨立不就爲了幾文錢財麽？要現在的女子去謀生服務，是比駱駝穿過針孔更難，所以我直截爽快地用錢財來替代了。有了錢財還不是一樣的麽？在這個資本主義文

配下的社會中。

B. 你對，你對。你趁這青春正盛之際飛開去找你的愛人吧，要美貌的頂美貌的。再要她有許多財產，那麽你就幸福了。但是留心不要就結婚，結婚時你還要有別種的考察纔好。

D. 那麽不是爲了結婚去找愛人的麽？

B. 對，若爲了結婚而去找戀愛，一百個中有一百個要失敗。告訴你，我便是一個這樣的失敗者。

4 你也覺得了女人的可愛麽？

E. 近來漸漸覺得女人的可愛了。

B. 你也這樣感到麽？

E. 以前我們喜歡女人，祇是概念的喜歡小說中所描寫的女人，而用了這副眼鏡去看社會上實際的女人，所以碰見了實社會上真實的女人便覺得她的醜劣，而益加追求理想中的女人。但現在這迷夢漸漸打破了，一切的女人都像有些可愛起來了。

B. 了不得！你要變色癡了！

E. 咦！爲什麽？

B. 你不是說一切的女人麽？

E. 因爲我們是男人，男人中有一切男人所共通的，就該歡喜女人中的一切女人所共通的。

B. 哼！再露骨一點，我代你說，不是女人的肉體再令人欣羨麼？

E. 對了。你也已經這樣感到了麼？啊！悲傷！在這裏我們夢幻的黃金時代已過去了。我們的靑春空過了。沒有一點點綴而突過了。啊！悲傷叫做戀愛的那一種美妙的東西，是再不能經驗到了。我們所有的，將要是一種血和肉結合的眞實切迫的愛了。決不是純潔的遊戲，而是拼命的爭鬬了。從十分緊張的實生活所分化出來的愛，不能是靑少年時代的夢幻般的美妙的戀愛了。

B. 你的話眞對，但又有什麼法子呢？靑春又不是能去追蹤的。實在近來我也覺得女人的需要了，不一定是爲性慾的緣故，是因爲我們棲息在這樣一種社會組織底下，好像不成家是活不下去了。

E. 那也是有的，但我還是在性的方面覺得女人的需要。

B. 這你隨時可以得着滿足的，在現在的一種社會狀態之下。

E. 我知道。不過心裏總老是有些內疚的樣子而不敢實行。

B. 這是傳統的道德觀念之故，我們很不容易脫出概念的束縛的。那麼，你還是趕快結婚吧。這是頂安全穩妥的法子。

E. 那麼，請你做大媒可好？我的確有點想結婚了。比我年紀小的朋友，許多已經孩子都很大哩。

B. 那麼我馬上替你物色去吧。

E. 可是我不自己看見總覺得不大放心。

B. 那有什麽關係！你不是說女人總有些可愛的地方麽？

E. 這是我爲要結婚的你代說的話呀！

B. 是我要結婚了麽？

E. 不是你是誰，難道是我不成？

B. 謝謝你告訴這樣一個消息，那麽我就預備結婚吧。不過媒人卻要辛苦你做了。對不起，本來是我答應替你做的。

E. 但是女人眞有可愛的地方呀。還是你替我做媒吧。

B. 那裏，現在世界還用得着什麽媒人！

5

我不知道。

F. 你該要預備結婚纔好哩。

B. 是，老伯，我是時常預備着的。

F. 那麽，爲什麽你歷來這家不好那家不對呢？

B. 這因爲原來是不好不對之故。

F. 你父親現在替你又找了一家了。

B. 眞的麼?我還不會知道嚜。

F. 就是叫我做媒人的來知照你一聲，求你的同意。

B. 唔。

F. 怎麼樣?可好?

B. 我不知道。

F. 我對你講，她是你知道的×家，在縣中也是世代望族，和你家正是門當戶對，還是頂好的一頭姻緣。

B. 那裏，我們高攀不上。

F. 等我說完你再說，小姐今年二十多些，和你的年齡也相近，書讀了不多幾年，字也認識幾個的，可是一切家務很能幹，針線手工也好，我看很不錯的。還有相貌也好的，這一點你放心，我決不騙你的。

B. 但是我們高攀不上。

F. 不必客氣了，你也算此地數一數二的人才，什麼人會對你有不滿足呢?眞的那×小姐是很賢慧又能幹的，包你可以滿意。你意下如何?點個頭吧。

B. 我不知道。

F. 原是你尊大人說要問你的，什麼你又說不知道呢？

B. 我又不知道那×小姐是怎樣的一個人，長的短的，兇的善的，怎麼能叫我回話呢？若使一定要叫我回話，我就回答你一個不字。

F. 你不要這樣固執。你知道年紀一年年大起來了。我眞着急要吃你的喜酒呢！一個人總免不出要辦的得情早早舉辦了纔是。一方而免了你兩親大人的耽心，爲了你的事，你知你雙親是如何不安着。至於那個女子，你要看我可以去想法把照片取得來。

B. 誰要看什麼照片！照片上的叫化婆會都是美人的！

F. 那麼，不必要照片了，你就決定辦麼？

B. 我不管的，這些瑣屑的事情，請你不必費心了。

F. 那麼你預備怎麼樣呢？

B. 不用你的多管，這不干你的事。

F. 但是我問問你的心思預備要怎樣的纔對了，我可以再替你訪求。

B.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待續）

白蕊先女士編

進行曲選

十六開本分上下二冊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

錢君匋邱望湘兩先生校

本書係搜羅西洋各國最上乘的進行曲而成。旋律活潑動聽，且頗皆易於彈奏，該書共含曲約一百首左右，分爲上下二冊，由編者懇錢君匋，邱望湘兩先生詳爲校勘，毫無錯誤。印刷，形式，與西洋刊印者並美，堪稱國內不可多得之書也。中等以上學校用爲風琴教本，極爲適宜；愛好音樂者，似宜人手一編。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藤十郎的戀

菊池寬著
胡仲持譯

人物

坂田藤十郎　都萬太夫戲院的主角，稱爲「三津總藝頭」的名人。

霧浪千壽　主要的旦角，美貌年青的戲子。

中村四郎五郎　同戲院的名角。

嵐三五郎　同戲院的名角。

澤村長十郎　同戲院的名角。

袖崎源次　同戲院的年輕的旦角。

霧浪 Afuyu　同戲院的年輕的旦角。

坂田市彌　同戲院的年輕的旦角。

小野川宇源次　同戲院飾小生的。

藤田小平次　同戲院飾小生的。

仙藝齋五七　同戲院的丑角。

服部二郎右衛門　同戲院飾惡人的。

金子吉左衛門　同戲院的編劇者。

萬太夫的若太夫　萬太夫戲院的主人。

戲房總管。

戲房助理員二三人。

其他許多飾小生和孌童的戲子。

宗淸茶館的許多女侍者。

宗淸茶館的女主人梶娘。近四十歲的美麗的主婦。

其他不重要的人物二三人。

時代——元祿十年頃。

場所——京師四條河原中島。

第一場

四條中島都萬太夫戲院附鄰宗淸茶館的大廳。二月末的一晚。都萬太夫戲院的演員們正在會

聚舉行三月節新劇上演式的饗宴。許多銀燭臺燃了大的蠟燭排列著。舞臺上首嶷龕的前面，坂田藤十郎悠然地坐在一個中間鋪一塊緞子的蒲團上。他是一個白臉的美男子。把髮結成了茶筌的形式，穿著一件下截附有鼠色縐綢的長袍，上穿一件兩面繡著芥子人物的加賀式花紋的黑綢外套，束的是宗傳的中國茶色的疊帶。藤十郎的右邊坐著該院主要的旦角霧浪千壽。他在白綢襯衣上面，加一件紫色縐綢的袷袍，又罩著天鵝絨的外套，頭戴「野良」帽子，那風情宛如女子一般的豔麗。兩人的左右並排地坐著中村四郎五郎，嵐三五郎，澤村長十郎，袖崎原次，霧浪Afuru，坂田市彌，小野川宇源次，藤田小平次，仙臺彌五七，服部二郎右衛門，金子吉左衛門。宴席的兩端，陪坐著飾小生和變裝角色的美少年們。萬太夫戲院主人若太夫，在疊上杯盤之間，向衆人們周旋。

幕開，飾小生的美少年們打著鼓，五人一齊依了「隆達節」的調子合唱左列的小曲：

「倘若你和人家立誓了，輕輕地立誓而堅守到底，罷看那楓葉哪——薄的葉散落呢，還是濃的葉散落？是濃的先散落阿。」

（歌終，演員們拍掌喝采。同時左首的「紙門」移開，宗清茶館的女侍者便拿了貼紅紙條的信箱進來）

女侍者……到了一封信，給藤十郎先生的。

若太夫　（中途接受）　好像是什麼火急的事呀。（遞給藤十郎）

藤十郎　（接受）　哦，看來真是什麼火急的事啊。我來看一下看。對不起諸位。什麼！什麼！「遜子君，自巢林客。」哪嗬！這是近松先生寄來的信！（口中默誦，臨末提高聲音唸著）「因爲這回新排的戲我正在掛念，所以由快遞送這信給你。萬一你這次比不上少長君，那是不獨你自己失面子，連稱作『歌舞劇』濫觴的京都歌舞劇的名譽也倒榻了。所以爲望你勿要大意，盡心竭力做一番功夫。」（沈思片刻，又重讀一遍）「京都歌舞劇的名譽也倒榻了」——呃，我決不會比不上人的！哈哈哈！近松先生這樣的操心，無非爲的是藤……

千壽　（說話宛如女子）　是呀，很有本領的近松先生對於這回新排的戲，也會絞了三日三夜的腦汁。他的好意委實是不該輕輕看過的，

彌五七　（小丑假的誇張的姿態）　這所以算得破天荒的私情的戲啊！在日本扮演蕩子的一等好手藤十郎，現在是要改變樣子，扮演情夫了。倘說蕩子是春宵的戀態，這就是酷熱的盛夏的戀。是猛烈到燙焦身子的戀啊。

四郎五郎　說是夏天的戀，不如說是可怕的冬夜的戀。這是拼性命的戀啊！

三五郎　拼性命的戀，的確不錯。倘若碰了大晦氣，這簡直是使人磔死在粟田口的可怕的拼性命的戀呀！

源次　昨天我路過宮川町，有兩個好像賣香具的商人在我的面前走，高聲談著天。他們起勁地說道，那熟透了向妓女用情的花把戲的藤十郎，這回扮起情夫來，想必有一番好本領獻給看客們看的。

長十郎　那些每年來藤十郎飾浪蕩公子浮薄的丰姿說壞話的公卿們，看起這回新排的戲來，一定也要了不得的驚異嘿。

二郎右衛門　我想這回的戲做起來，一定能夠使入春以來大賣座的半左衛門戲院的中村七三郎君的聲譽一個口泡似的吹破了，好不快活呵！想起那些被半左衛門戲院吸引去的大羣的看客能夠仍舊拉到萬太夫戲院來，好不快活呵！

四郎五郎　總而言之，藤十郎君對於這新排的戲，是要煞費苦心的。從前逛窰子，男色，鬧笑話種種歌舞劇情的結構，是要為門左衛門先生這新的結構所推翻的了。況且在京都很出名的猿畫匠的事情也逼真地穿插進去的，這齣戲怎麼會得不賣座的呢？

若太夫　（漸漸得意起來）四郎五郎君說的正是。（在疊上膝行到藤十郎的前面）再喝一杯，祝你成功，演起尋花問柳的事來，你是日本的一等好手，那麼對於私情的花把戲，你一定也有一副特別的本領，是可想而知的。可不是？哈哈！

藤十郎　（從他聽演員們的談話時漸漸顯出不愉快的表情。受了若太夫端給他的杯，默然飲乾）

千壽　（注意到藤十郎的不愉快，略加安慰似的）若太夫說的正是。藤十郎先生對於這方面一定是胸有成竹的。我們只消跟了他，傀儡似的動作一番，就好了。

若太夫　（彷彿因千壽的話而得了力似的）比起我們這回的戲來，像那爭做成功了的「傾城淺間嶽」那樣的戲真是淺薄無聊的東西呵！寫私情的劇本虧著門左衛門先生想得到。對於這一種異樣的戀，坂田先生想必也已經有了經驗罷。哈哈！

藤十郎　（從頃間起，愈發現出不愉快和懊惱的表情，似乎為若太夫最後幾句話所傷。有些惡意）不，不，我藤十郎雖然是天生好色的，但還沒有親暱過人家的妻。

若太夫　（剛纔想引起些席上的興致的話，受了挫阻，頗為掃興，默然不語）

千壽　（再用調和的口氣）唔唔，坂田先生說的正是。便是我千壽也從未親暱過誰家的女人。（其他演員們一齊笑）

彌五七　這誰都一樣。若果患了女人荒的毛病，那可就不同了。然而偷人家的老婆，想起來究竟是危險的。像宮川町的歐女呀，寶町的「小孤霜」呀，祇園附近的「鵝毋」呀，四條五條的「町娘」呀，和唱戲朋友合伙來的姑娘們，星也似的多著，又何必偷呢！哈哈哈！

源次　哦，哦！講到一盜二妾三婢四妻的話。偷情的滋味是特別的滋味啊，所以人家的女人倒底也不是輕易捨得掉的。

長十郎　呵呵！看起來，你好像是有過經驗的。

源次　經驗我是沒有的。不過如果人們都怕磔死，那是姦情這等事應該絕跡於世界了。但是看到這回戲中的茂右衞門可知並沒有絕跡哩。偷情這件事眞是不可解釋的！哈哈哈！

若太夫　（想要遮掩自己的悶氣）席上太沈悶了。喂，小哥兒們，舞一回連舞罷。

年幼的演員三四人　好的。（立即起舞）

藤十郎　（默著，像是心中對於將排演的新劇暗做功夫的樣子，當衆人的注意集於連舞之際，他悄悄地站起，移開了正面的紙門，靜靜地出至廊下）

（年幼的演員們繼續舞著。鼓聲劇烈急驟起來。演員們也開心起來）

彌五七　（以可笑的樣子站起）我也來加入連舞罷。

四郎五郎　美的小哥兒們，禿的彌五七君，還不是一段很有趣的湊合麼？我來打鼓罷。

（和年青的演員們一起，彌五七以滑稽的姿勢跳舞。在轟沓的笑聲裏，舞臺旋轉）

第二場

宗清茶館的別室。左面可見鴨河的一部分河岸。右面有通往正屋去的長廊。絹燈的光照耀著美的傢具。

幕開時，藤十郎在右面的廊下，交著左右兩手走。時時停了步沈思一會，或者靠著廊下的柱沈思一會。又走上兩三步，注視一下自己所[illegible]面罩的姿勢。漸漸來到那個別室，移開了紙門，誰知裏邊沒有人，遂悄然進去。從懷中取出一張鈔寫的紙條兒來。

藤十郎　（對著那紙讀，試作種種姿勢）既經上了場，縱使我受了水火之苦呀——（彷彿不做功夫似地，將紙條拋掉，沈思起來。站在那裏，試作執女子的手的樣子。又將紙頭揭開，定睛對了看。）縱使我死呀，只要如同你在一起，我也很願意的呀——（又復絕望似地將紙條拋掉，抱了頭沈思著。隨後，改的了心意，站起來無言地動作一番，彷彿終於不能貫徹自己的計畫似地，兩手放在身後在席上坐定，低聲說著歎息似的話。最後彷彿暫時中止做功夫似地，走到壁龕，拿了一把靠手椅來，把右肘靠著，躺在那裏）

暫時間，沒有什麼舉動。正屋的大廳裏打手鼓和打大鼓的聲音微微可聞。藤十郎默默閉著眼。忽然間，聽到廊下的人聲。藤十郎略張其眼，又將紙條放在臉上，裝作睡熟的模樣。現於廊下的是宗清茶館的女主人梶娘。她以輕快的腳步走近來，毫不會意地把紙門移開。一見藤十郎便現出驚異的樣子。

梶娘　阿阿，是藤先生那？驚擾了。對不起。（起身欲去，忽又有所注意似的）使女們真太不管事啊。這樣的躺在冷森森的地方，你要受風寒的。我來給你蓋一條棉被，（到房間的一角從木櫃裏取出

棉被)。

藤十郎　(知道宗清的女主人在跟前，使坐起來，挺一挺身子，) 阿阿，是女主人麼？對不起！

梶娘　這算什麼呢！請躺下來，休息一會罷。

(藤十郎看著梶娘的臉。她的十分細白的臉上有美而修整的眉。起初受了蠱惑的藤十郎的胖子，漸漸陰險起來。梶娘對於藤十郎的不可思議的緊張，毫不留意，從藤十郎的背後，將綾綢的被，輕輕地蓋在他身上)

梶娘　哪哪！休息一會罷。我出去，叫使女們帶些水來給你。(從容地走出去)

藤十郎　(胖子愈加亮晶晶起來。注視著梶娘出去，繼又想起什麼似的急從她後面呼叫，) 梶娘，梶娘！。等一會兒。

梶娘　(略略出驚，但是天真爛漫地) 有何吩咐？(跪坐)

藤十郎　(將被扔到後面) 不過有一些事，要問尊意如何，請你走攏來些好不好？

梶娘　(略感不安似的，遲疑著，沒有走的很近。但她依然天填地說話) 像煞有介事，什麼啦！阿阿！

藤十郎　(低微而卻使勁的聲音) 有些瑣細的話要講給你聽。再請你走攏來些罷。

梶娘　藤先生擺起這副正經臉孔來，一定有著什麼岔兒哩。(膝行而前) 已經這樣的近了，究竟有什麼吩咐？

藤十郎（十分認眞的模樣）梶娘呵，今天夜裏，你聽一下藤十郎的懺悔好不好？我藤十郎有件事情，二十年來，一向對你隱瞞著。今天夜裏，你得聽一下。纔是這事情想起來，已經是陳舊的事了。是你十六歲我二十歲那年的秋裏，恐怕你忘記了罷。我們倆趁「祇園祭」的時節不是在河灘的棚屋裏一同舞過連舞的麼？（定睛看著梶娘的臉）

梶娘（惱賽而恍然了似的）噢，那時候！

藤十郎　那是我第一回看見你。在以前我曾聽到人們講起說：宮川町的歌女梶娘，無論怎樣標緻靑年的旦角，也不及她的美貌。此後初次．看到你，便覺得你的美，是遠勝於從前所耳聞的了。連我藤十郎，自己以爲品貌總算不錯的，同你跳舞的時候，也覺得有些慚愧起來了。（俯視地面）

梶娘（臉上火也似的紅起來，俯首無語）……

藤十郎（不顧一切的緊張）自從那時以後，我一直想著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就是你。

梶娘（頭愈垂，俯下，身體微顫）

藤十郎（不能看作有著戀情似的冷靜的兩眼，向擡不起頭來的梶娘深銳地凝視著，而聲音帶著激烈的熱情發顫）當時我一見就愛上了你，時時想要對你說，但我是學戲的小徒弟，師父教規異常嚴厲，怎能隨心所欲呢？我只好死心塌地捱日子等機會，——讓相思的火在這顆心裏儘發燒，不料你纔到二十歲就做了此地的主人，淸兵衞君的情人。那時我心裏的苦，便是現在回想起

來，也差不多胸脯都要炸裂的。（說時，藤十郎彷彿不能安坐似的苦悶著。但他的兩眼燗燃放著冷光。對那女子，從她的呼吸乃至姿態，式楞楞地注視著）、

梶娘　（略略安心似的擧起一半的臉龐來。這曾經轉到蒼白的臉因反應而漸漸微赤起來。兩個眸子火也似的發亮。）

藤十郎　（言辭因熱情而發顫）雖然我知道戀慕人家老婆是壞的，我也竭力抑制過我的心，可是凡人的相思終是止不住的阿！在這二十年間聽到你的消息看到你的面影我是沒有一天忘卻你。（他比舞臺上的表演更演得圓熟，混合了偸情的恐怖與不安，逼近小鳥一般驚恐著的那女人）哪哪，我藤十郎雖然好色，卻是將這日夜燒著的一顆心時刻抑住，不使犯著愛上有夫之婦的罪過的，但這個年頭，我是四十五了。人的定命是有限的。這樣的戀愛，這樣的忍了二十年的戀愛。這世裏不說出來，到那一世對誰說出來呢？我是這樣地呆想著，如果再不對你說一點，我的心眞是擾亂得快要發狂了。哪哪，梶娘，如果你是憐惜藤十郎的，那就請說一句憐愛的話罷梶娘阿。（發狂似的苦悶著，把身體移近去擦著她的身邊。他的眼睛明亮得有如刀口一般）

梶娘　（哭起來，將身子俯伏）

藤十郎　（注視梶娘伏在那裏哭。他的唇邊浮現了冷的表情。雖然如此，他的聲音和動作卻是充滿了狂戀的男子的熱情的）哪哪，梶娘。聽了藤十郎的毫不虛僞的本心話，不也憐憫藤十郎的戀

麼不也悵惘他的已經忍了二十年的戀麼！如果你沒有悵惘，那你眞是個硬心的人了！

梶娘　（嗚咽地哭著，沒有回答）……

（二人默著，過了片刻。似很近的聽得慕燈光而來的千鳥的叫聲，有如使用紙剪的聲響）

藤十郎　（自嘲似的，作慘笑）我說話說得十分粗相了。不過你冷落無情地看待我藤十郎的熱切的戀愛，眞也算得一個硬心人。甚至舞臺上色情功夫日本無雙的藤十郎，到你這裏來也遭了白眼了！哈哈哈哈！

梶娘　（忽地舉臉。現著失魄似的臉色，以低而消沈的聲音）那麼，藤先生，你剛纔所說的一切話，可是都出於本心的麼？

藤十郎　（臉上現著失魄似的蒼白）那裏會得尋你的開心呢！我既然對人家的老婆講話，我的戀愛可不是拼了性命的戀愛麼？（他不高不低地蹲著膝微顫）

（梶娘似乎有了失魄似的覺悟，以火一般的眼珠一瞥他的臉，驟然將旁邊的紙燈吹滅。黑暗裏，可怕的躊躇與沈默起於兩人之間。梶娘渾身震顫，等待他的移近。藤十郎向上滾著眼珠，而足微顫。終於他站起來，向梶娘這邊走過去。梶娘是失魄了。但藤十郎卻從她的旁邊溜過，摸索著走到廊下。）

梶娘　（留意他要去了）藤先生！藤先生！（這樣地低呼著時，她追過去，想要抓住他）

（藤十郎見梶娘追著，便關了背後的紙門。梶娘抓住紙門，使悶大哭。藤十郎驚惶失措獸也似的急速逃去。聽得千鳥的聲和梶娘的哭聲夾雜著）

第三場

從第二場過了七日的一日。都萬太夫戲院的戲房上首看見演員們的各房間的進口。其中第一耀眼的是掛著丞梅花紋的暖簾的藤十郎的房間。正中是戲房助理員的房間。左首是通到舞臺去的進出口。垂著淺黃的暖簾舞臺的那一邊可以看出開幕以前的景像，斷續地聽得鼓和大鼓和笛的聲音。幕開時，五六個佈景員及下級演員忙著跑來跑去。助理員搬運著衣裳履刀等等東西，走向演員們的房間去。萬太夫戲院的若太夫從藤十郎的房間出來。他碰著戲房總管，便和他打招呼。

總管　賀賀你，賀賀你今天午鐘還沒有敲，戲院門口就擠滿著許多的看客們了。

萬太夫　妙呵！藤十郎舉覺了不得。花界中的姑娘們說，他做情夫的身分，是毫無破綻的。

總管　這樣子，半左衞門戲院的人們一定是要眼紅的了。既有這麼好的生意，我們不妨來連演一百天，甚至二百天。

若太夫　好是好的。但是戲房裏要當心呵。防不到的事也許會得發生的。人擠的時候，火災和搶案須

得提防著纔是。

總管　是，是，知道了。

（兩人左右相點，從左首的出入口，一個夥計模樣的男子同了學徒進來）

夥計模樣的男子　（向總管呼叫）喂喂，藤十郎先生的房間在那裏？

總管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的房間，走過去些，那邊就是。

夥計模樣的男子　我是四條寶町的備前屋的夥計。

總管　阿阿，你是寶町大老闆的來使麼？哪！進去就是。左首第二房間。

夥計模樣的男子　知道了。有著盆梅花紋的那邊罷，可不是？

（夥計模樣的男子走進藤十郎的房間去。從藤十郎的隔壁房間，走出扮裝畫匠以春的中村四郎五郎和扮使女人玉娘的袖崎源次來）

四郎五郎　（拉住源次的袖，路裝姿勢）同你串演的一段，我總做不好。到今天已經三天了，還沒有什麼純熟哩。昨天我向藤十郎請教，他說頂要緊是自己做些功夫。哪哪，趁幕還沒有開，你同我來串一回好不好？

源次　好好。隨你串多少回都可以。向藤十郎求教些什麼的時候，他總是說硬話的。全在自己做功夫，這是他板定的說法啊。

四郎五郎　阿阿，是前年的事呵山下京右衛門要到江戶去來到藤十郎的地方辭行，說道，「我是什麼都以你為榜樣的，因此我的藝術上大大的進步了。」而藤十郎呢，照例微微皺一皺眉頭，認眞的說道，「學人的樣者必定是劣於所學的人的。你還是專心做你自己的功夫罷。」這一場京右衛門的討沒趣，想起來眞是可笑阿！

源次　在聽藤十郎的訓斥之前，我們來做一番工夫看。

四郎五郎　（忽然裝作演戲的姿勢）「這裏，我是不放你走的。老婆的妒心猶如餛飩裏加胡椒，我並不在意。只要為了你，那怕渾身變成了紫色茶色，我也是情願的。」一

源次　（裝著應答的戲姿）「那就從你的心罷。但我要告訴（你的夫人）Ogan 女士去了。阿，Ogan 女士！Ogan 女士！」

四郎五郎　（也繼續裝作姿勢）「噓，太吵了！Ogan 的嘴是鱷魚似的嘴呀」說到嘴呀嘴呀——

（忽然又復回到演員模樣）．到這裏，總是做不好。

（從下首的入口，戲院茶室的鴇母導引年輕町娘進場）

鴇母　阿阿，源次先生。我們來的正好。哪，這位就是東洞院的近江屋的姑娘，新近曾經對你說起過的。

源次　（惋惜似的看著四郎五郎）幕快要開了，請等到下一回罷。

鴇母　，你說的眞不留情阿。她好容易到這戲房來，請你就和她談幾句罷。

源次・（張皇地對著蓉娘）屈煞了，謝謝你。

蓉娘 （同樣的害羞，點著垂下頭來）

鵠母 就到我的茶室去，只要一會兒就好。不費什麼工夫的。

源次 不能去了。立刻要開場了。

鵠母 還不至於就開場哩。請你去坐一坐罷。（強拉著源次的手，伴著町娘從左首的入口出去）

（扮助右衛門的仙臺彌五七同著扮小夥計的三四個戲子從右首進來）

甲 逗一·喲對於姑娘們必須看管住纔好。他們愛上戲子們，竟然大膽地走進戲房來。

乙 無論如何，袖崎源次君是好運道的人。給一個童貞的町娘這樣的愛上了，他終究是開心的啊。哈哈哈。

丙 聽啦。好不喧鬧啊。擁擠到這樣子，好像要把這戲院擠坍了。

四郎五郎 （失了他的配角源次之後，茫然地站在那裏）叫江戶的少長來看一看這麼擁進來的模樣，多好啊。

彌五七 是咯。是咯。比較起這齣戲來那麼「淺間嶽」一類的戲簡直等於孩子的戲了。

四郎五郎 從「淺間嶽」冒出來的烟也快要漸漸地稀薄消散了。哈哈哈。

（霧浪千壽扮著美麗的 Ogan，從他的房間悄悄地走出來。一個侍從陪著他）

彌五七　昨天在什麼地方偶然聽到一個謠言。說是藤十郎君對於這囘的戲，體會不出做法來，便向某茶館主人的老婆用了一番情，終於領會了情夫的心情和作法，但不知道這事可是眞實的？

四郎五郎　眞實不眞實，我也不知道，但千壽君大概有些聽聞罷。這一番話可是實在的麼？

千壽　我也聽到過人家說這樣的話。藤先生的嘴很謹愼，沒有說出什麼話來。不過在宗淸茶館聚宴的那晚，藤先生苦心忖著做戲的功夫，中途離了席，直至你們喝醉了酒，走到別間去，他纔顏蒼色白而氣喘喘地囘到席間來，用大杯喝了三四杯，叫道，「千壽君，你放心罷。我忖得了做這齣戲的訣門了。」他擺出了一副幾乎使人認不得的可怕的顏色來，那晚上……（千壽向一邊斜過頭去，宗淸茶館的梶娘從左手的門口悄悄地走進來，便停了嘴）

彌五七　（裝著小丑的神氣）喂，喂，是梶娘呀。請進來。我正要問問你，藤十郎揣摩這囘戲的對手，可就是你麼？

梶娘　（緊張而羞答答地）這是什麼話。你問我的話，好像是樹林裏飛來一根棒，未免太突然了。

彌五七　（依然小丑的神氣）人家說，藤十郎要練習這本戲向什麼人的老婆用過假裝的情，他見她入了彀，便跑掉了。你可知道這人是誰？

梶娘　（羞澀而鎭靜）雖說是假裝的情呀，但是做一做藤十郎先生的戀愛的對手，即使做一趟，在女子也是極其願意的。

彌五七　好好。我說不過你。哈哈哈。

千壽　（略帶寬慰的口氣）要不是你的貞潔的名聲一向這麼高，人們第一要疑心到你了。到戲房裏去可有什麼事情？請過去罷。

梶娘　我要找嵐三五郎，給一個客人傳話。

千壽　阿阿。進來就是。

（梶娘一轉身，走過他們的跟前。當她向演員們的房間走過去的時候，她當面遇著藤十郎，他正從自己的房間走出來。他們兩人都暫時一驚。梶娘用兩眼向他略打招呼，便走過了。藤十郎向她的後影注視一會）

四郎五郎　（見藤十郎出來）剛纔我們說著你啦。關於這回的戲，有一種傳遍戲房內外的謠言，你聽見了沒有？

藤十郎　（保持著主角的威嚴）一點也沒有聽見。

彌五七　奇怪。這是說到你的，你倒沒有聽得。

千壽　還是不告訴藤先生的好。

彌五七　便是我不告訴他，日後他也要知道的。藤十郎先生，我告訴你。外邊有謠言，說是你為要體會這回的劇情的功夫起見，竟向人家的老婆用了情。

藤十郎　（笑著）眞是胡說啊。前幾時，我看誰鳳三五郎的負傷的武士時候，人們紛紛地說，我的手法太精妙了，說是藤十郎一定懂得了外科的手術哩。其實不論有經驗沒有，總做出像有經驗的樣子來，這是戲子的技藝啊。戲子扮賣油客的時候，無論有沒有賣油的經驗，總表現出賣油客的心情來，這無非是一種藝能。倘說沒有做情夫的經驗便不能扮情夫，那是倘若沒有做傀儡兒的經驗便不能扮傀儡兒，沒有做公卿的經驗便不能在臺上扮公卿了。這還成什麼話呢？這一種胡說，一定是京都一班愛嚼舌頭的人們編造出來的。要是流傳開去，那同我藤十郎有往來的那些人們的家主婆不知道可要怎樣地著急呢。快把這些胡說消滅了罷。

千壽　不錯。藤先生說的正是。

彌五七　藤十郎所說的話是很對的，倘說一個人必須有了實際的經驗，然後可以扮演什麼的話，那是一個演員只有上自攝政下至脚夫統統做過來，纔好算是真正的演員了。

夥計模樣的人　（從藤十郎的房間出來）那麼，我回去了。

藤十郎　費心的很。請給我多謝老闆。

（夥計模樣的人同了小夥計出去。快要開幕的光景，布景員助理員等忙著往來）

藤十郎　（特向千壽）千壽君在黑暗的那一幕，我們初次握手的時候，你可能略顯出一些激動的神情來麼？因為在這等時候，女子比男子是更覺著心不由主地在放啊。

千壽 （順從似的）呵呵。我明白了今天編劇的門左衛門先生也要來看，我該全副心神放在這裏纔是。

藤十郎 死，再一會兒就開幕了。

（拉起千壽的手要走。忽然間戲房內起了騷擾。布景員和下級的演員們跑向演員們的房間來，叫道，「自殺啦自殺啦女子自殺啦」）

舞臺總管 （張惶地跑來）唉，唉，你們不要嘈雜啦。倘若看客激動起來，戲院裏就要鬧的不成樣子了。靜著，靜著。（都從後面走向裏面去）

彌五七 （仍然有些小丑似的輕浮的態度）唉，怪哉。自殺，而且還是女子的自殺。戲房裏是一匹雌貓也不該有的。

千壽 （同樣的驚愕）女子的自殺！真的是女子的自殺！

藤十郎 （彷彿已經術中了什麼事似的，臉上略略變色，沉默著）……

（布景員和助理員們抬了梶娘的屍體過來。迎祭說著「是宗清茶館的老闆娘啦」）

千壽 （駭然跑上去）什麼是宗清茶館的老闆娘麼！（彷彿想到了什麼似的，回顧藤十郎）

藤十郎 （像是避著千壽的眼光似的斜過眼去）……

彌五七 一點不錯，是宗清茶館的老闆娘，用短刀在胸脯下剌了一下呀！

四郎五郎 剛幾不多時，她還在這裏談話，只一霎眼就斷送了命了。藤十郎先生你看哪。怎麼樣的底細，我沒有知道。但是在女子，這樣的死法，究竟是少見的。

藤十郎 （像受了牽引似的，向屍體走去，定了睛看著死顏，沒有說什麼）……

若太夫 （氣吁吁地跑來） 什麼啦什麼啦。怎麼女子自殺了。阿，是宗清茶館的老闆娘。不知道可有什麼原故呢？但是無論如何總不該自殺在萬太夫戲院的戲房裏呀。

千壽 正是，用不著到戲房裏來死呵。（看了藤十郎一眼，沈默著）……

彌五七 如果外邊知道了這樣不吉利的事情，那麼好容易掙得的這齣戲的名聲未免要受損傷了。

若太夫 是呵，這一層我正在掛念哩。請諸位將這樁事情放在心裏，不要說給別人聽。

藤十郎 （在沈默著注視屍體之際忽然改變了神情） 這是用不著掛念的。難道藤十郎的技藝的聲望，會給一條女子的性命所損傷的麼？（拉了千壽的手）！喂千壽君，上場去。

千壽 （像真實的女子一般，溫和地） 是是。

藤十郎 ……（徐向舞臺走去，又回轉頭來，看了屍體一眼。終於打定了主意一直走去了。同時聽到開幕的柝板聲音，而幕緩緩地下了。）

——幕——

小說月報 第二十卷第三號 目錄

敦煌的俗文學……鄭振鐸
蘇俄十年間的文學論研究……日本岡澤秀虎著……陳雪帆
可敬的克萊登……英國巴雷著……熊適逸

隨筆

虹……M D
紅葉……M D
身邊雜事……章克標
去戴頂子的人……穆羅茶
熱辣辣的政治……孫福熙
故國與故鄉……孫福熙
夜航船中……孫福熙
惆悵……西班牙皮康著……傅東華
拉綺洛孚七十歲紀念……趙景深
他走後……丁玲
在一個晚上……胡也頻
第三夜……穆羅茶
沙寧……俄國阿志巴綏夫著……西諦
滅亡……巴金
現代壞文雜話……趙景深
讀書雜記……西諦

真美善 第三卷第六號 目錄

眷男子……（戀）……（二十）扑作教刑……病夫
靜夜思……徐蔚南
三十歲的婦人……邵洵美
『潛識的心』自序……盧白
失卻的丈夫……孫席珍
逋逃……王墳
他的新年……萬宗秋
歸鄉錄……邵濱
十字架……穆羅茶
玩偶少年……阿茅
音揚漫筆……（六則）……袞
感觸……鶴君
詩三首……趙景深等
樂園……A. France著……顧仲彝譯
時下女學生……F. Philips著……競文叢流譯
敬愛你的……Mary Webb著……盧白譯
有四十八顆星的房間……汪倜然譯
書報映象「有律現代詩」……毛一波
文藝的郵船……朱雯等
讀物雜碎……師鳩
文壇零訊……（十九則）……師鳩
衛生問答……鄒仲
編者小言

上海真美善書店出版

星

——東方的傳說——

伊凡·陂佐夫著
南池譯

埃索撲逵米亞的幾處大野已是明媚的晚上了。那時天上排列着燦爛的明星，他們好像欲以活潑的光輝臨照着入睡的世界。未幾又是一座新星出現。

這座新出現的星大而且亮。四射的光輝宛似一輪小太陽一般；強烈的光輝將天上閃爍的星辰都掩沒了。

這座星漸漸地自東方上昇。

下界的人們自這顆星發現以後，就發生了疑懼。不久，關於此星發現的種種謠傳就散佈於國內各縣各村之中。可是都不知道這星的預兆。

無人能說破這個神秘。

在第五天的晚上，關於怪星的謠傳流到喀爾多戰地方三位超衆的，光榮的哲人的耳中。他們熟讀無數的經典。在各種經典裏，他們能夠找出永久能夠知道牠的種種隱藏的秘奥。

他們一見新星之後十分驚愕。他們雖有不可測量的睿智，可是沒有一位能夠預測這座新星宿的預兆。於是他們互相說道：

我們要解釋新星的來歷不如去考查古時先知的預言書吧。在那裏或許已經兆示我們的了、

他們費了全力在古時先知所著的兔皮書上尋覓。

哲人們因爲要探求這不可思議的答案，他們都用十二分的精神校讀，詳細地推究古先知的經典。這樣已經過了三天三晚了。

第三晚將盡時，三位哲人都覺得無限的欣慰，因爲他們在各本經典上已探求出新星的預言了。

古代的預言說：東方新時代將臨的時候，在伊色列後裔的國度裏眞王將降世的時候，當有一座新星出來，預示他不久要下凡。那座光芒四射的新星在東方上昇，牠上昇的地方就是新王臨凡之處。

三位哲人討論着。第一位說道：

自從人類有王以來，那一個王出世以前便有像這樣的星宿預示過？過去的萬王他們在世界上，臨當有天下，指揮萬民，但沒有一位有像這樣光輝的星宿預示過。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知道，這位新王比大賽若斯德耶斯還要偉大。他的光輝從多福的尼羅阿中的帝伐的中央門出發，直照到列朋的高柏樹頂上。維爾的威信開拓到西方的海岸和東洋的熱流所灌溉的各朝廷上，他將來比有權威的幾爾遜要衝。亞力山大，馬英頓奈能夠用無數的寶劍發揚他的威信自里德拉盤山踏嶺而達聖庚哥的

諾橋，他將來比馬其頓奈巡要厲害。

第二位哲人憂慮地發言道：

——可怕呀，悲慘的世界，可怕的戰神今天下凡了。你們的田園又要被積屍堆滿了。你們的江河和清澈的泉源處處都要變成人血的紅浪了。雖有種種悲泣和號哭，決不能上達天聽的了。

第三位哲人說道：

——願我們的白髮者都有福祉，因爲種種都是我們幸福的預兆和希望。我們生的時候不會遭遇如所說的恐怖，將來雖有威權的新王長成之後，運用自己的寶劍，大火，戰爭的痕跡，浴着血的屍骸，絕望者之眼淚來滿佈這個世界。每個帝王的光榮都建築在破壞之上；每種的勝利都以荒漠和卑劣換來的。

於是三位哲人合着說道：

——我們的幸運，我們不會遭遇將來暗黑的時代了。

後來講到新王的名字了。他們驟然想知道將來那位以血和戰痕散遍世界的戰神的名字。

他們又在先知的書中探求神秘的預言。他們不知費了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在不可思議的謎似的預言中探求。

他們找着了，豁然地徹悟了，那位新王的名字就是：

「愛！」

這幾位高深得不可測量的哲人覺得無限的驚異。他們的內心都覺得安慰，因為他們常關切於人類的絕滅。

於是他們合着說：

——幸福的我們呀！無量幸福的我們呀！我們能朝見愛之王呢。我們去吧，去讚美他。那座新星會引導我們到新王臨凡之地。

三位白髮術士帶了最香的香料和黃金去朝禮搖籃中慈祥的王，向着列朋諾山前進。

那座星宿在他們面前引導，時時指示着他們的路程。

晚煙

張戴人

濛濛地，像苦悶的情緒，纏繞着意識的宇宙，你晚煙啊，包圍那個濛濛的叢林罷！

在這叢林裏，有我幼年的足跡。

當你假作在草地上時，替我問一聲安好罷！

詩

目次

勝歸山歸來寄……劉滄海
午……菅運初
懸語……陳竹影
一生……陳𦒍空
憶……李建新

勝歸山歸來寄

劉滄海

是寒食後第一個豔陽天,
我與你邂逅於勝歸山邊;
天中有白雲往還,
地上有紅花萬千。

*

我最早見你是在別墅的一
　閒,
可是一見面你卻又向後退
　了;
毋奈在十分之一的一秒鐘
　間,
你又在我的面前悄悄地呈
　露容華。

*

你立在那裏祇是微笑,
我不禁想起了半年前也有
　一遭;
那時雖也曾向我微笑,
但——何曾有這樣的俊俏
　像今朝?

*

我因爲有許多人的耳目,
所以不久就在你的微笑中
　轉向別處;

因想你也隨了我避人耳目，
果然喲，在我理想中，你又嫣
笑著與我互視！

我大膽地背著人向你目語，
你也大膽地從眸子中告訴
我你的情意；
可憐我們因早未訂定密約，
縱有千言萬語，又何能絲毫
知悉！

我曾向你招手，你用嫣笑來
答我；
我曾向你跺脚，你還是用嫣
笑來答我；
唉，不會學習過的符號，
叫我怎樣知道其意如何？

我忍不住感情的指使，
終於走到你身旁，輕問一聲
姓甚名誰；
「姑娘，你姓甚，名誰？」
「我不曉得」是你給我的
回音！

我歡欣著你這個「我不曉
得！」
我永記著你這個「我不曉
得！」
我祇顧著你這個「我不曉
得！」
因爲你已在「我不曉得」
中告訴我是姓甚名誰！！

良辰不能久留兮，匆匆過去，
同伴的叫聲打斷了我倆的
凝視，
我固然近了他們，
你也轉換了故地！

唉，我固然近了他們，
你也轉換了故地！
祇最後的嫣笑和目語，
告訴我這樣那樣，數不盡的
情意！

•

唉，這是寒食後第一個豔陽

天，

我與你逛過於勝歸山邊；

天中有白雲往還，

地上有紅花萬千！

十八年，寒食節後三天的夜裏。

黃蓮初

午

當一隻歇息在窗前的芭蕉

樹上微微漾起，

一隻白羽的小鴨已醒來了，

——從他沈迷的夢裏。

面前是澄澈的水池浮藻隨

著輕風微蕩；

但，你看他又把頭插進翼膀，

竟是這樣的倦慵！

「又偶然有隻小鳥悄悄的飛

下在池邊，飛下在小樹枝

間，

可是有誰能看透了誰人的

夢裏的幻景與戀念？

當小鳥再提起翼膀，無聊的

又飛向雲中，

這淚夢初醒的小鴨呀，他又

已悠悠然的重復入夢。

•

竹籬乘著的窗裏，有一道白

雲的銀光繚繞，

賴裏睡著寶寶，寶寶身邊蹲

著一匹灰色的假貓：

他側耳遠聽雄雞高啼，怕啼

醒了他小友的好夢，

異的，你看他嘴上長鬚筆直，

眼色又燒得通紅！

但，驀然來了一陣怪風，外面

的樹葉便嗤嗤飄零，

寶寶遂睜開了玲瓏的小眼，

——她確已受了虛驚；

然而，她卻伸手將枕邊的小
貓，緊緊地摟入懷裏，
呀，你看在這紗帳，是滋著無
限的溫存與慰藉！

•

纖巧的乖燕偏穿過沉重的
日光翩翩飛舞，
在那窗裏，正斜倚著一個香
汗涔涔的嬌喘的少婦；
桌上的剪刀，絲線，與針，都已
慵慵地朦朧睡下；
也許他們會夢見那三個巧
鐵，披著翠羽，羽上散著珠
花，
在簾間嘲笑著主婦的傭懶，
又說是因何這樣嬌怯無
力？
真的，你看那少婦不是手提
著絲巾輕輕的拭著額邊
的粉漬？
但剪刀的沉重，絲線的蓬鬆，
銀針又不容易穿過綾衣
幾重，
她卻絕不驚怪，況又有睡意
壓住了她的欲睡的雙眼？

•

籬外的池邊，修竹正向水心
把他婀娜的瘦影騷弄，
一片好看的浮雲，卻已慢慢
的將天際的金光半遮半
掩。
水池裏倒映著一個牧童的
小頭，正向胸間低低的垂
下，
有柔細的樹枝彎著，又悄悄
的撩他散蓬的長髮；
於是他醒來了，但牽牛猶在
亂草裏依戀著縹渺的夢
田。
這牧童他是否剛會晤他遠
路的骨肉，離別算已多年？
你看，他遂橫起了小笛，吹起
一枝短曲，正是悽弦而哀
怨，
但那近的遠的，誰知道他所

懷念的是在天上抑在人
間？
•
茅舍的主人，頭枕著漫散的
書籍帷帷地悠然入夢，
一個潔白的瓷像在花間欲
笑，卻不敢展開了笑容；
但真的，她的影兒已無意映
入了他的幽幽夢境，
因此上他遂偷渡過高山烈
水，去找他失落星散的愛
情：
你看，他的乾枯的唇嘴動了，
分明在吐露著甜蜜的笑
意；
你看，那瓷像的頭邊，也正滴
下了少女的苦淚絲絲。
呀，如紙裹的花朵能隨輕風
吹過了他跳躍的心房，
這主人的夢呀，豈不會比那
朝露裏的茉莉更香？
一九二八，二，三午作於嶺南，

陳竹影

慰語

愛者！你還記得，
那一個朦朧的月夜；
我們同立在江邊的小艇上，
江天浩森，萬籟無聲；
你說，
「忘去了那些傷心的往
事罷，
我們今後祇有歡樂了！」
•
愛者！你還記得，
那一個清明和緩的春天，
我們在海浪翻滾著的岸邊，
攜手同行，低聲細語。
你說，
「我將沉溺在這動人的

愛泉裏了
我們永遠互相緊抱持著
罷！」——
祇有世界末日來臨的那
一天了。」
「也不是不愛我呀！」

•

愛者！你還記得，
那一個明徹的秋月夜裏，
我們同坐在湖濱的青草地
上，
月色皓潔，輝映著燈光樹影。
你說，
「我們誰能捨去了誰呢？

•

愛者！你還記得，
那一個陰沈黑暗的夜裏，
我們並坐在燈光下，
低頭垂淚，相對無語。
後來你說，
「你何苦做哭呢？——
現在我並不曾不愛你，你
也不是不愛我呀！」

•

啊，愛者！你為什麼，
今朝，又流淚了呢？
你怎麼又悲愁往事了呢？
你怎麼又憂慮將來了呢？
你又是說過，
「我並不曾不愛你，
你也不是不愛我呀！」

一生

陳曉空

你好似溫柔的綿羊，
找不到青蔥的牧場，
祇在那荒涼的郊野，
對著天空悵惘。

•

你好似慘白的梨花，

不貪戀枝頭的光華，
任那無情的風雨，
疾捲到海角天涯。

你好似擬歌的夜鶯，
老不在光明的良辰，
試你底歌聲；
一待到夜深人靜，
便嗚咽悲鳴。
阿，這樣地度了你底一生，
這樣地度了你底一生！

李建新

憶

天是這樣的鬱悒陰沉；
風是這樣的飄灑不停。
沒有一個黃鸝，沒有一枝花
　朵，
給我一聲愉快，給我一片殷
　紅。

想起了，在這凄涼的時分，
我的乖，我的愛，我的親親，
想起了她的神秘嫵媚的臉，
她的水晶般一雙媚人的眼
　睛。

她的漆黑的光亮的一頭烏
　髮，
她的灰黑的合式的一身衣
　衿，
她的潔白的柔筍般一雙嫩
　手，
她的迷人的微紅的兩片櫻
　唇。

這一切都在我的眼底記得
　分明，
這一切都令我陶醉，瘋狂，傾
　心；
我恨不得終朝沉湎在她溫
　柔的心底，
忘懷一切的苦惱，煩悶，陰森。

川口章吾著　黃涵秋翻譯

口琴吹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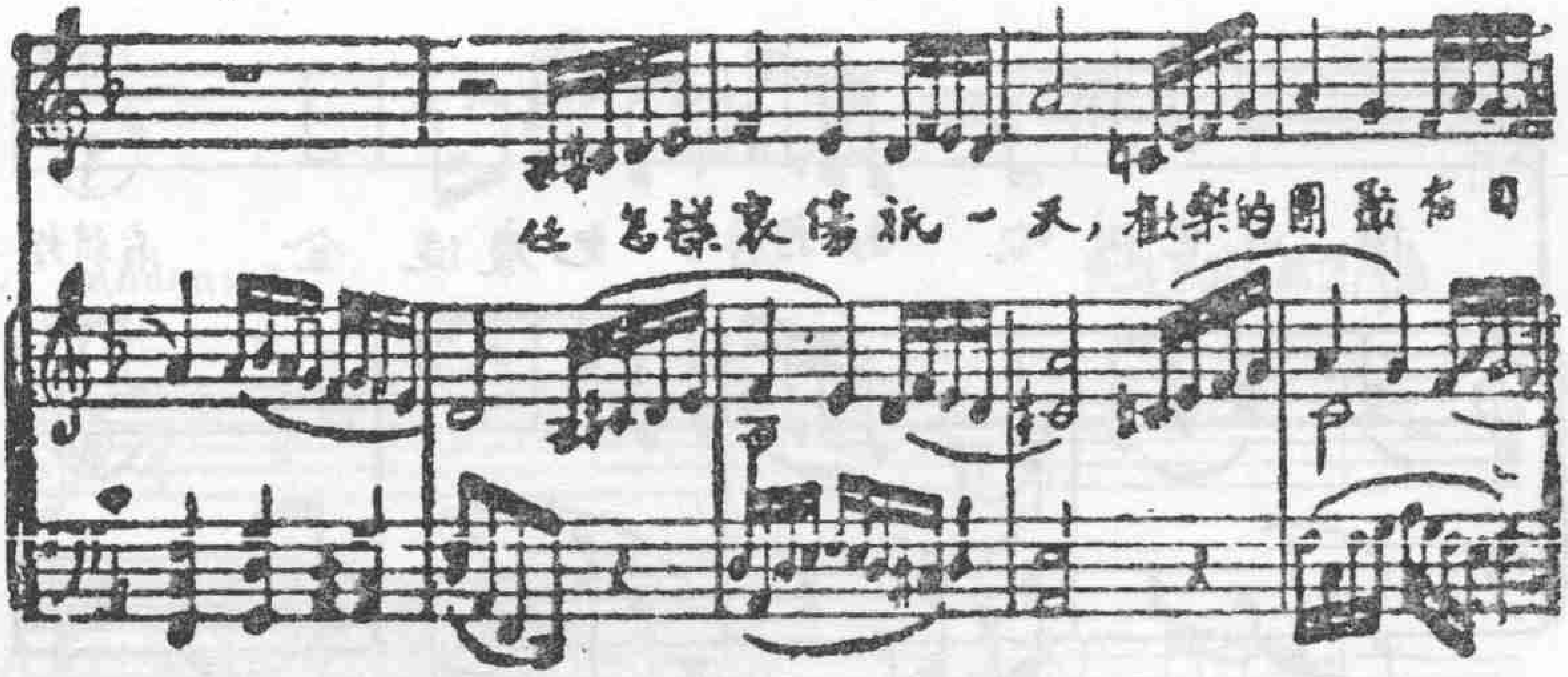
民衆音樂的先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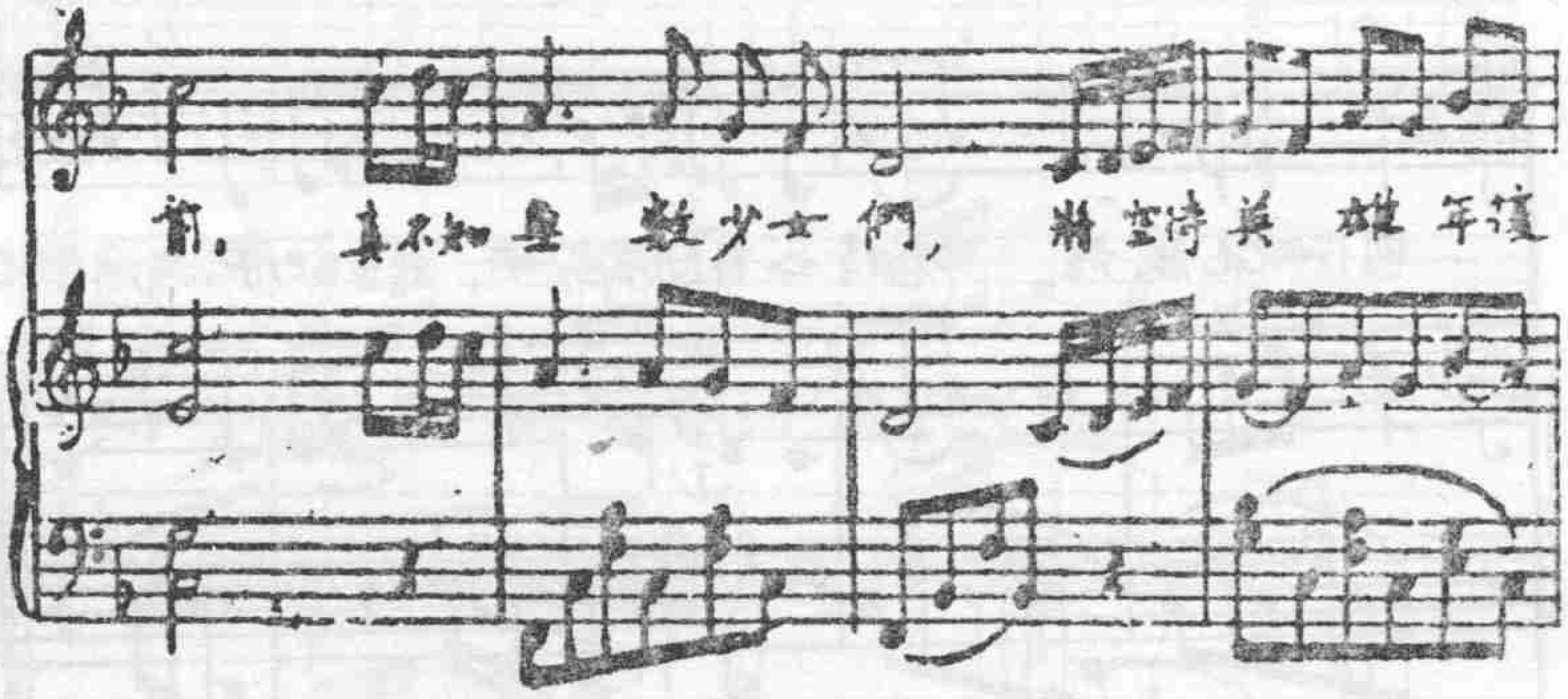
口琴在中國一般社會還被當作小孩的玩具，然在西洋及日本卻早與披雅娜懷娥鈴等複雜的樂器同等看待。而口琴的小巧廉價，易學易熟，遠非其他樂器所能及。貲銀二三元，便可購得最優的口琴；平時藏在懷中，業務餘暇，隨時可以吹奏。眞可算得最高尚的民衆音樂。川口氏爲日本口琴名家，口琴音樂的鼻祖，書中詳述吹奏方法，使人一讀即能熟習。黃先生亦擅長此術，於初學不易領會之處，更丁寧說明。附錄名曲多篇，尤便練習。愛好音樂者不可不讀。每冊實售大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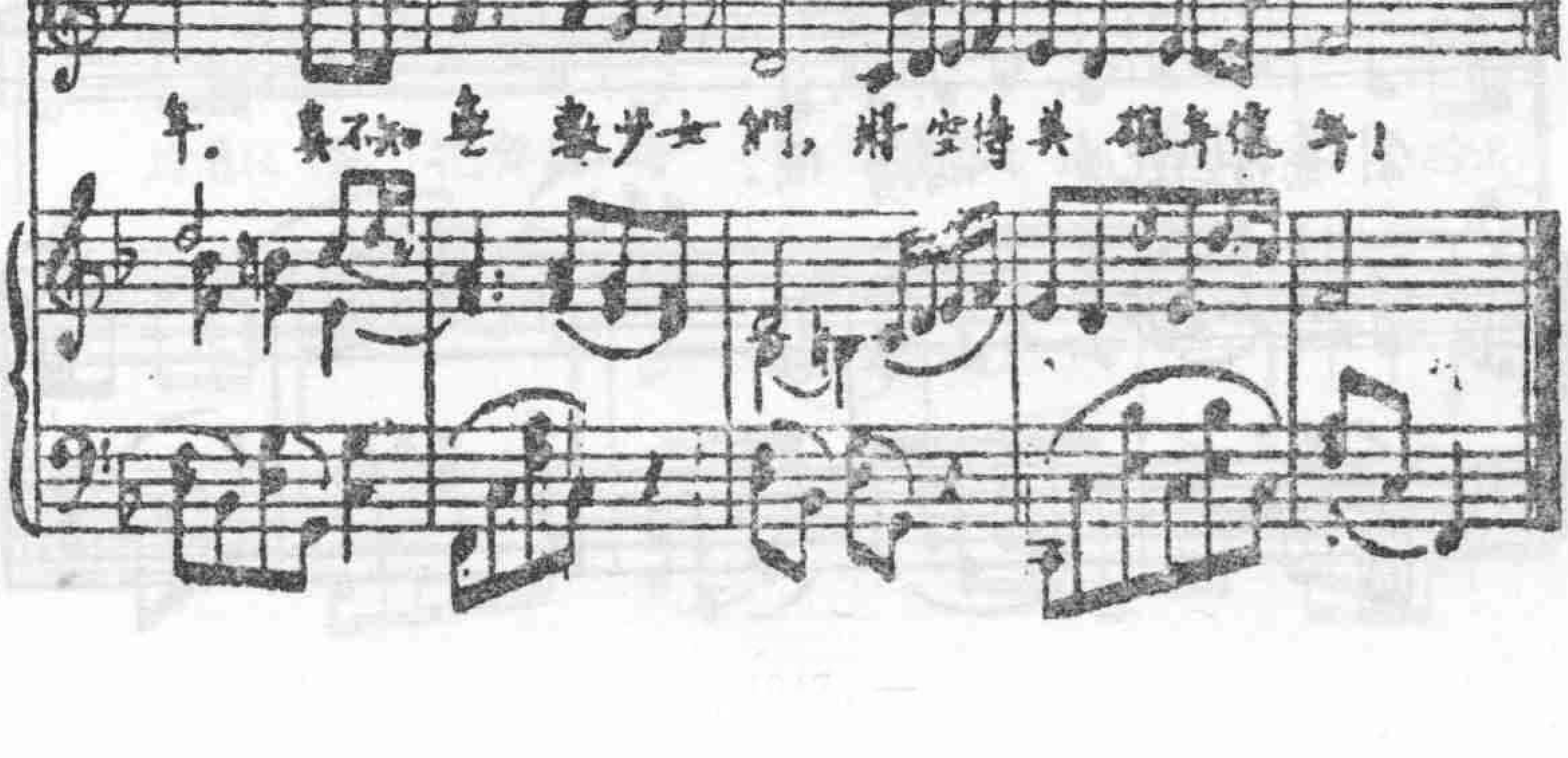
另備川口式口琴二種，甲種實價大洋二元四角，乙種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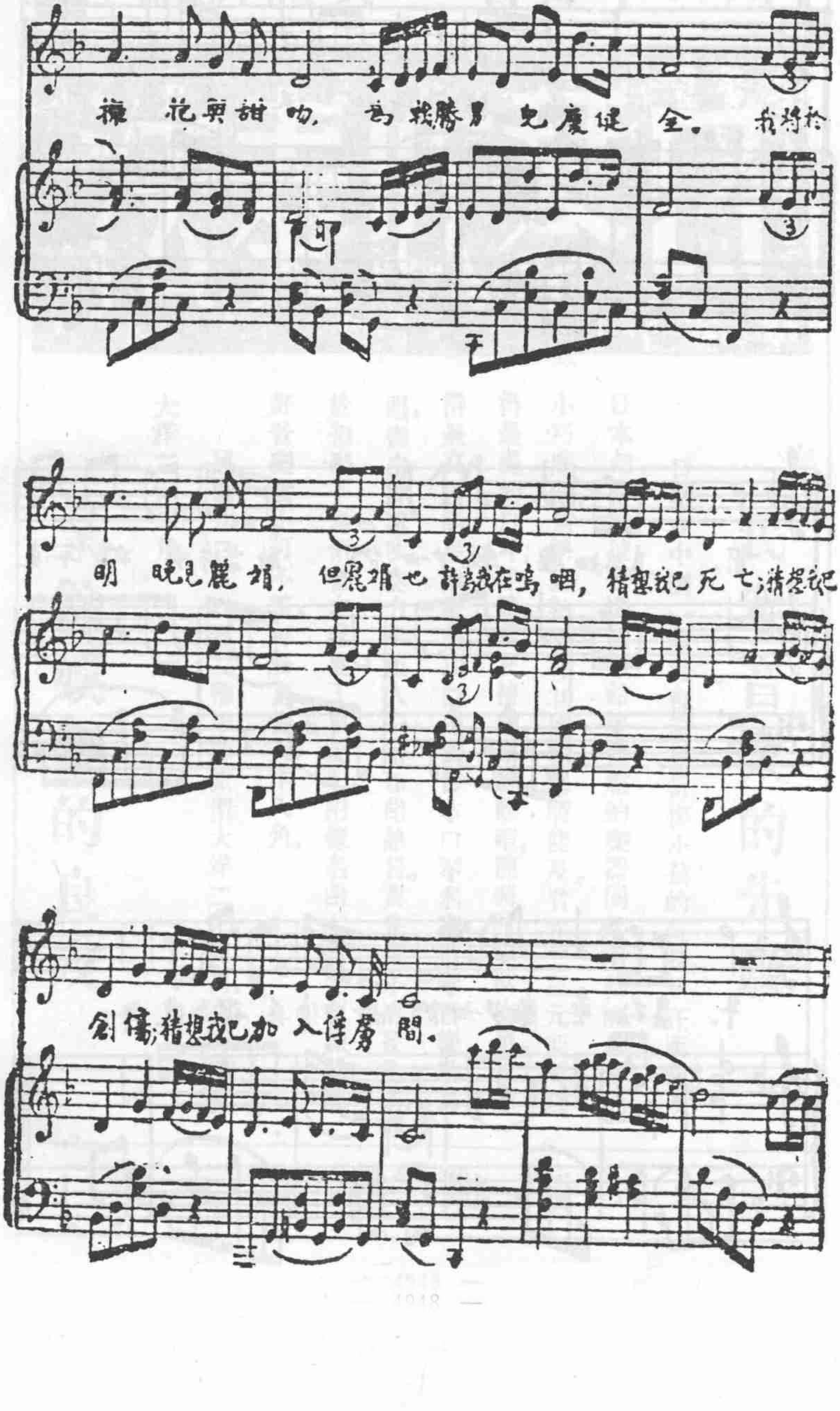
業餘娛樂的良友

上海　開明書店　發行


任怎樣哀傷祇一天，歡樂的團聚在目


前。真不知垂數少女們，將空待英雄年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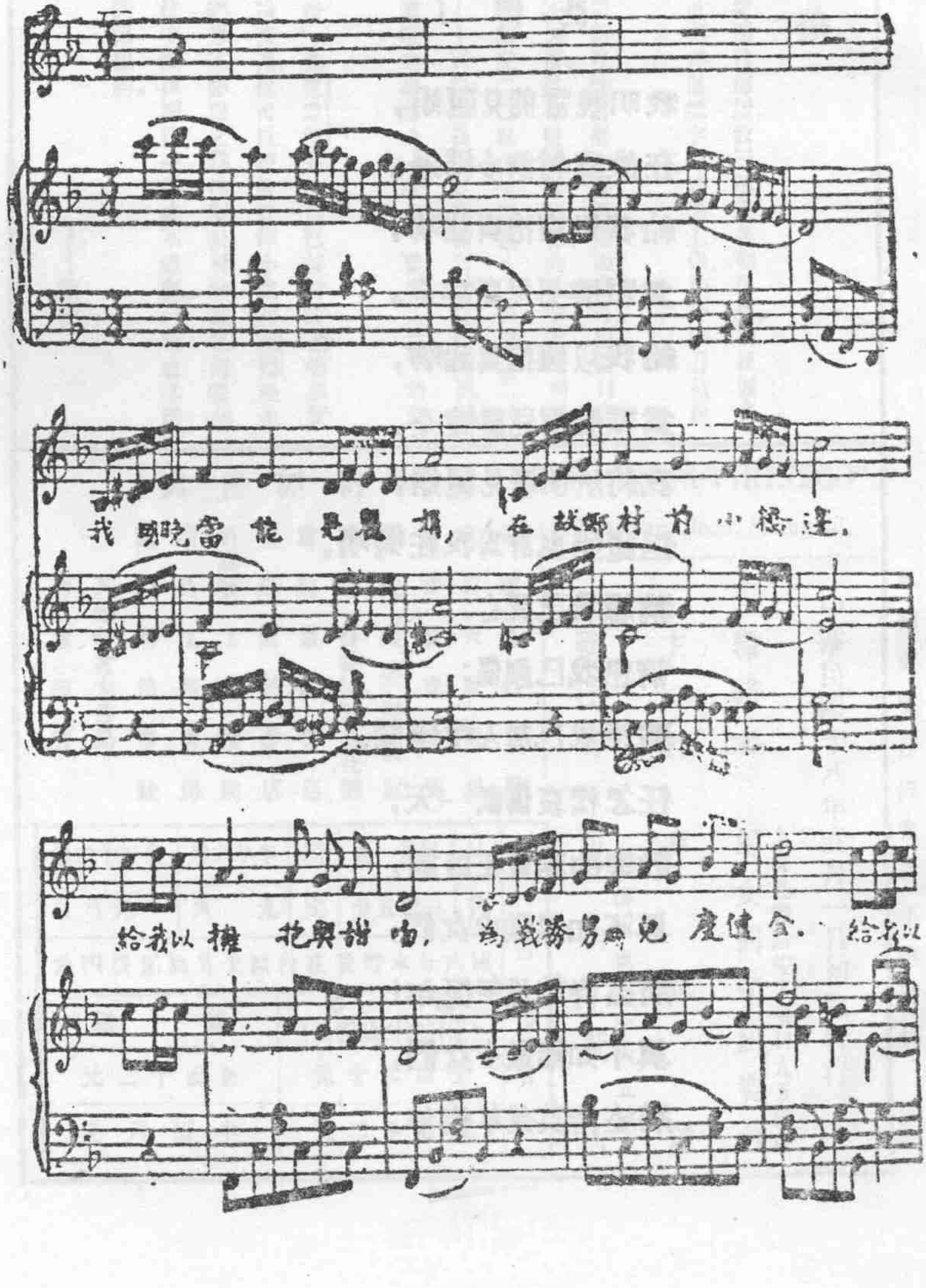

年。真不知垂數少女們，將空待英雄年復年！


檬 花與甜吻，為我勝男兒康健 全。 我將於
明 晚見麗娟，但麗娟也許為我在嗚咽，猜想我已死亡；猜想我已
創傷；猜想我已加入俘虜間。

凱旋之夕

Andante

沈鄰丁歌 邱望湘曲



凱旋之夕

沈醉了

我明晚當能見麗娟，
在故鄉村前小橋邊。
給我以擁抱與甜吻，
為戰勝男兒慶健全。
給我以擁抱與甜吻，
為戰勝男兒慶健全。
我將於明晚見麗娟，
但麗娟也許為我在嗚咽，
猜想我已死亡；
猜想我已創傷；
猜想我已加入俘虜間。
任怎樣哀傷祇一天，
歡樂的團聚在目前。
豈不知無數少女們，
將空待英雄年復年！
豈不知無數少女們，
將空待英雄年復年，

排完以後

本刊因書店擴充營業，遷移房屋，致三四五各期出版，均延遲多日，對讀者非常抱歉，刻下正在督促排字房趕緊工作，期於下月號起按期出版，以補前愆。

本刊下月號爲兒童問題專號，篇幅比普通號加倍，另售價目略有加增，惟預定全年則概不加價。該專號值得預告的文字有下列諸篇：(一)兒童問題發端——陶父(二)私生子問題——葉凱(三)中國民間之 Infanticide——宜昭然(四)蘇聯之女性保護與兒童保護——陶父(五)兒童感化事業之一斑——葉凱 (六) 幼兒故事——管子愷

本期「一個人的結婚」爲章克標先生自己結婚經過的忠實記錄，我們可以把他當作論文讀，也可以把他當作小說讀。克標先生對被強迫結婚的態度，我們雖不必以之爲典型，但看他處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而能於無辦法中找出辦法，一點也不悲觀，一點也不消極，這樣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

——編者

特約經售處

天津 直隸書局
漢口 大東書局
長沙 泰東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成都 普益協社文化部
重慶 重慶書店
重慶 開明書店
新嘉坡 上海書局
南昌 江西書局
廈門 新民書社
其他各省大書局均有經售

定價			
另售	每月一冊	一角五分	
預定	半年六冊	九角	
預定	全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國內日本寄費在內歐美另加郵費四角			

廣告價	特等(底頁封面及圖前)	普通
全面	二十元	十二元
半面	十二元	八元

"LA NOVA VIRINECO"
Shantung Road, Shanghai.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婦女問題研究會 上海兆豐路安多里[illegible]九五四號

主幹 章錫琛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山東路一六五號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新出版書目

▲民俗學會叢書▼

印度民間故事型式表（楊成志、鍾敬文譯）全一冊 定價二角

台灣情歌（謝雲聲編）全一冊 定價三角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顧頡剛編著）全三冊 每冊三角

蘇粵的婚喪（顧頡剛、劉萬章編）全一冊 定價三角

狼獞情歌（劉乾初、鍾敬文譯）全一冊 定價二角

吳歌乙集（王翼之編）全一冊 定價四角

廣州兒歌甲集（劉萬章編）全一冊 定價三角

民俗學問題格（楊成志譯）全一冊 定價四角

民間文藝叢話（鍾敬文著）全一冊 定價四角

潮州的傳說（蔡 演編）全一冊 定價一角

情歌唱答（丘 峻編）全一冊 定價四角

蘇州風俗（周振鶴編）全一冊 定價二角

閩歌甲集（謝雲聲編）全一冊 定價四角

小孩子們的歌聲（黃詔年編）全一冊 定價四角

謎史（錢南揚編）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紹興的歌謠（婁子匡編）全一冊 定價二角

妙峯山（顧頡剛編著）全一冊 定價五角

廣州謎語第一集（劉萬章編）全一冊 定價二角

▲史料叢刊▼

荷牐叢談（林時對著）全二冊 定價一元

教會源流考（陶成章著）全一冊 定價一角

莊史案辨論（朱稟廷著）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星槎勝覽（費 信著）全一冊 定價四角

諸蕃志（趙汝适著）全一冊 定價

▲考古學叢書▼

甲骨文例（胡光煒著）全一冊 定價一元

▲文藝叢書▼

木槍集（崖窓野著）全一冊 定價四角

▲定期刊物▼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全年五十二期 每期定價五分

民俗週刊 全年五十二期 每期定價四分

訂購處……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北平）景山書社 北京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 北新書局 （廣州）廣和書局 丁卜書局